

五代史源義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新二版

五代史演義

洋裝一冊定價六元

【外埠酌加郵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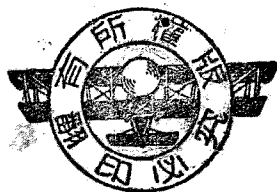
編著者 許慕義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

上海河南路

序

往年在甬江得見俞曲園太史題錢武肅王五世畫像有斷句一首云風舞龍飛雖已矣錦袍玉帶固依然梁唐晉漢周天子誰得錦延到五傳長言詠嘆感慨甚深今統觀五代得國梁僅十六年中更二主唐僅十三年中易四主且非本宗晉僅十一年漢僅四年周僅九年俱不過再傳而已且復篡弑相尋善終者蓋寡當時之人視易姓改國如摧枯拉朽恬不爲奇無怪乎馮道以長樂老自詡也推原其故爲君者旣以不仁得之復以不仁守之爲將者自不能不擁兵自衛佔據地盤其甚者或且媚事異種欺凌同胞稱子稱孫不知羞恥爲何事上以是逞下以是應此必敗之道也推之近世如前年歐陸之戰德皇威廉以陸軍鳴於時當其盛時幾欲氣吞大陸卒之爲公理所敗枯木朽株盡起爲難遂致一敗塗地可見古今中外同此一轍獨怪乎今之軍閥者流借手武裝爭權攘利陰謀傾軋行同盜賊其結果更可知矣余爲撰唐宋元各史演義陸續付手民友人告余曰小說之興以能驚世爲貴君前所爲書旣各因事設爲勸懲曷再爲若輩痛下鍼砭醒其醉夢乎余曰唯唯因復成此篇倘能譎諫易入巽語能從化合羣力以對外使余得如華山處士之願手稱慶曰天下從此定矣豈不善哉

例言

- 一本書材料悉本正史。凡屬朝野大事。採取無遺。可作正史讀。
- 一本書既名五代演義。上起朱梁篡唐卽位。下迄陳橋兵變爲止。以明統系。其餘偏安竊據之國。間亦附載。以期賅博。
- 一本書以白話爲主體。務使婦孺都解。且俱用北方官音。以期普及。
- 一本書記載各事。均一氣貫串。無間斷凌躐諸弊。

梁太祖



史達唐

劉守光



周瓊獻

李晉忠



李存勗

楊師厚



朱溫

王彥直



王彦章

張承常



王連

劉仁恭



劉非

王檀



王宗信

馮瑒



安重誨

馮道



楊隆演

劉巖



石敬瑭

王思同



符習

錢鏐



五代史演義目錄

第一回	禪大梁全忠稱帝	攻夾寨存勗解圍	一
第二回	救深冀李存勗主盟	帝幽燕劉守光肆虐	五
第三回	梁主宣淫宮闈內亂	郢王篡位夫婦同誅	一〇
第四回	破幽燕劉守光遭擒	分相魏賀德倫歸晉	一五
第五回	將機就計三破劉鄩	攘外安中獨驅胡騎	二〇
第六回	宗衍嗣蜀大肆奢淫	承業爲唐獨抒忠藎	二五
第七回	攻鎮州符習報故君	建唐國存勗稱皇帝	三一
第八回	漆頭顛朱友貞末路	施粉墨李存勗登場	三六
第九回	逞敗獵唐主荒遊	修門第劉后逐父	四一
第十回	作坤陵羅貫受冤刑	伐西蜀繼岌領帥印	四五
第十一回	信讒言伶宦得志	殺功臣勳舊離心	五〇
第十二回	趙在禮固守鄴郡	李嗣源攻據大梁	五六
第十三回	安重誨獻計滅唐宗	李嗣源監國繼大位	六一
第十四回	失河中小憤成大怨	割閬州兩州懷二心	六六
第十五回	併鄰鎮知祥據兩川	恃武力從榮招橫禍	七一
第十六回	五節度潰敗鳳翔城	三宰相爭士勸進表	七六

第十七回	徐知誥建立南唐國	石敬瑭謀逆河東鎮	八
第十八回	恃外兵石敬瑭代唐	信妖言范延光作亂	八六
第十九回	媚契丹晉廷招侮辱	耽麴夔關主召危亡	九一
第二十回	朱文進弑主稱閩王	景延廣當國召遼寇	九七
第二十一回	破敵陣安審琦仗義	逼簽名杜重威降遼	一〇二
第二十二回	稱孫男晉主貪生	載帝犯遼君畢命	一〇七
第二十三回	誅漢奸杜重威授首	叛幼主李守貞連衡	一一二
第二十四回	開餞筵將相存意見	爭權利君臣啓殺機	一一七
第二十五回	軍變澶州郭威興周	地轄忻代劉崇延漢	一二二
第二十六回	鑿發掘遺命薄葬	關衆論銳意親征	一二八
第二十七回	富國強兵周主圖治	喪師失地唐帝求和	一三三
第二十八回	扮僧裝留守棄地	去帝號唐主求和	一三八
第二十九回	仗大節孫晟報國	造戰艦周主破唐	一四三
第三十回	地割江北唐主稱臣	兵變陳橋趙家一統	一四八

五代史演義

第一回

禪大梁全忠稱帝

攻夾寨存勗解圍

却說李唐末造。方鎮跋扈。早成了尾大不掉之勢。其初不過驅逐主帥。任意推舉。因為朝廷懦弱。不能禁止。後來遂弄到各霸一方。以致大好河山。四分五裂。其中最熾盛的一個便是朱全忠。一個便是李克用。分投佔據了東西二京。爲爭權奪利的上頭。弄得兵連禍結。世爲仇敵。干戈擾攘。生靈塗炭。後來到底被全忠篡奪了李家三百餘年的天下。當時一切詳細情形。在下所著的那部唐史演義裏面。早經敘述。現在無須再贅。但是全忠雖然得了天下。却是全靠武力。本沒有什麼德澤及人。所以羣雄竊據。各霸一方。雖然號爲五代。不過是就統系的關係說話。其餘同時稱帝稱王。還有擁兵自衛。雄視一隅的。約有五國十鎮。當時這些人。又看慣了那篡奪弑逆的事情。恬不爲怪。所謂以暴易暴。能得而不能守。所以五代數十年之間。姓氏屢更。而且沒有到三傳的。而且就這一二傳的天子。不是遭殺害。就是被驅逐。能得善終的甚少。因此倒把這部歷史穿插得五花八門。波譎雲詭。大有可觀。演成小說。自然更是花團錦簇了。如今我這部書。既名五代演義。自然該從朱梁說起。且說朱全忠自從在滄州與李克用大戰。敗了回來。威名大挫。深恐怕中外離心。須要早日受禪纔好。回到大梁。路上又受了些感冒。唐昭宣帝便派御史大夫薛貽策來慰勞他。貽策到了大梁。請用君臣禮相見。山呼舞蹈。全忠直受不辭。貽策早明白他的意旨。連忙回來。告訴昭宣帝說。元帥有受禪的意思了。昭宣守着寶位。專等這句話。當下傳了禪位的詔旨。一面派宰相張文蔚。携涉。同着薛貽策。蘇循。張策。趙光逢等。捧了玉冊傳國寶等。帶領百官。備齊法駕。送到大梁來。全忠見了大喜。便擇定登基吉日。又因爲自己名叫全忠。乃是人臣用的。現在做天子。甚不相宜。改爲單名一個晃字。到了這天。文蔚等幾個人。駕了玉輅。捧着冊寶。直送到金祥殿。朱晃換了龍袍。戴上冕旒。登壇卽皇帝位。便是後梁太祖。文蔚等也

上壇將玉冊玉寶打開。高聲朗誦的念了一遍。然後下來帶同百官排班跪下。舞韶慶賀。禮成之後。梁主留他們在殿上飲宴。親自過來把盞。着實慰勞了一番。說今天這事。全是諸君推戴的功勞。文慰等又羞又懼。伏在地下。說不出話來。只有蘇循同薛貽渠兩個。却行所無事。滿嘴裏歌功頌德。不外乎天與人歸。應天順人。這些套話。恭維了一番。散了出來。第二天梁主又在宮裏治酒。請他的親戚宗族飲宴。又拿出賭具來。叫他們隨意賭博。因為梁主自從貧賤的時候。性最嗜賭。苦無資本。所以富貴之後。每逢大典。或是良辰佳節。總要聚賭。纔算盡興。這回登基。更是破天荒第一件大喜事。賭得格外高興。酒也吃得不少。梁主的哥哥全昱。着了草衣。戴了草冠。早吃得東歪西倒。也斜着眼向梁主道。朱三。你本是碭山一個小百姓。跟着黃巢去做強盜。天子不但不殺你。已是萬分的恩典。又用你做到四鎮節度使。富貴極了。應該知足纔是。怎樣反奪了他三多百年的社稷。只怕天理也不容。將來滅族的日子有呢。梁主氣得變色。又不好說什麼。大家都不歡而散。後來梁主封全昱爲廣王。全昱終看不過梁主的行爲。不肯住在京師。仍回到陽山舊屋裏去住。下。這纔是算得高士了。梁主又廢了唐帝。封爲濟陰王。叫他搬到曹州去居住。四面都用荆棘圍了起來。派了甲士看守。後來到底放心不下。次年叫人去把他弑了。這是後話。當下想起晉王的仇恨。不可不報。派定康懷貞爲大將。去打潞州。守將李嗣昭得報。閉城緊守。懷貞晝夜攻打。半個月不下。只好築了一條長塹。把潞州圍困起來。這塹名叫蚰蜒塹。因為蚰蜒這種蟲子。雖然軟弱。却最利害。只要把他的蚰蜒畫在牆上。無論蜈蚣蠍子都不敢走過。懷貞以爲這塹築成之後。便可斷絕晉人內外的交通。所以取這名字。晉王得信趕緊派了周德威爲行營都指揮使。前來救應。直到高河駐紮。懷貞屢次派親兵來攻。不能取勝。梁主怕他有失。又叫李思安來代他。思安到了潞州。在城下又築了一道城。圍得水泄不通。名爲夾寨。德威却毫不在意。今天抄他的糧道。明天劫他的營盤。諸將士輪流休息。一晝夜出來十幾次。弄到梁兵東奔西忙。不知接應那邊好。關起營門不敢出來。守過殘年。到了第二年春天。德威得了晉王病重的信息。方纔把大營退屯亂柳。四馬入宮見駕。克用味已垂危。

命兄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孝璋吳琪。掌書記盧質等幾個人。同心輔導兒子存勗嗣位。說此子志氣遠大。將來定可成就。我未了事業。又說嗣昭現在圍城裏面。我來不及見他了。等我下葬之後。你們務必幫助德威竭力去救他。又向克甯說道。我把亞子（存勗小名）累你了。說乃便死了。原來克甯久掌兵權。晉王病重。軍中議論起嗣位的人來。都以為一定是他。後來定了存勗。克甯不免失望。存勗也怕弄不過他。先來儘讓叔父克甯道。你是長子。又有先王的遺命。誰還敢不聽麼。諸將聽了。纔來謁見幼主。存勗方在柩前痛哭。遲迴沒有出來。張承業大踏步的闖進去說道。大孝全在能守先人基業。多哭有什麼用處。一手早把存勗拉了出來。登殿襲了晉王位。兼河東節度使。克甯雖然首先帶領諸將叩賀。心裏十分不服。不久作亂。晉王揮淚將他斬首。這是後話。再說嗣昭在圍城裏面。百般固守。轉瞬已是一年。梁主屢次派人來諭他投降。都被他焚燬詔書。將使臣殺死。梁主親自到了澤州。叫人與諸將商量退兵。諸將都說。李克用新死。晉兵不能遠出。上黨孤城。更容易破。不如再守他個把月。看梁主只得答應。後來正值周德威回去。夾寨守兵忙來報告。說是晉兵已去。梁主也以為晉兵不會再來。便命駕回大梁。夾寨也不防備。早有探馬報到河東。晉王召集諸將商量。道上黨雖止一州。乃是河東的藩蔽。若是失了上黨。還能保河東麼。況且朱溫（即梁主舊名）所怕的只有先王。現在聽說我新繼位。年紀又小。不懂得軍務。一定不在他眼裏。若趁這時候。揀選精兵。星夜前去。出其不意。給他個迅雷不及掩耳。倒可以操必勝之權。盛衰興廢。都在此一舉。這機會萬不可錯過。張承業也在旁攬撥。勢在必行。乃定期大閱。選了五萬人馬。派丁會為都招討使。帥同周德威等從晉陽啓行。五月初一這天。離潞城不遠。晉王伏於三垂崗下。次日清晨。恰巧遇着大霧。對面不見人。進兵直抵夾寨。沿途梁兵連巡邏守望的都沒有。一個將士們都在高臥。睡興正濃。晉王下令。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馬為兩道。填溝燒寨。吶一聲喊。殺了進去。梁軍將士纔從夢中驚醒。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只得各顧性命。望南逃潰。梁招討使符道昭手忙足亂。蒼皇出營。胯下戰馬。被亂石絆倒。道昭翻了下來。被亂兵殺死。其餘的兵士。傷亡逃失。共約一萬多人。委

棄資糧器械。堆積成山。德威先到城下。呼嗣昭道。先王已經薨逝。新王親來破賊。幸而大獲全勝。賊兵不留一個。還不趕快開出門來。迎接你哥哥進城麼。嗣昭聽了。那裏肯信。說這一定是德威被梁兵所擒。逼脅着他來騙我的。傳諭四們格外固守。不可上當。德威只得回去。請晉王親自前來。在城下高聲喊叫。嗣昭在城頭上看見晉王頭頂白盔。身披白甲。纔曉得是真的。天性所感。不由得撫胸慟哭。景倒城上。城中無不痛哭。馬上開門。迎晉王進城。兄弟相見。悲喜交集。嗣昭問起先王可有什麼遺囑。晉王道。父王因爲你同德威素來有隙。很不甘心。臨終時還提起說進通忠孝。我所深愛。此次德威不能刻期把他救出圍城。莫非他不忘舊怨麼。若潞圍不解。我死不瞑目了。其實德威何嘗不盡力聽了這話。格外感奮。現在這場大戰。也是他的功勞居多。你須要慰勞他一番纔是。嗣昭追念先王。又哭了一回。便命大排筵讌。親自延德威上坐。開懷暢飲。盡釋前嫌。比從前還要親密。又談了些軍國正事。方散。再說梁主那邊。聽說夾寨不守。不覺大驚。但事已至此。也就無可如何。只好另圖報復。不覺嘆口氣道。生子當如李亞子。也不枉教養一場。克用可以算得不死了。要想我那些兒子。還不同豚犬一樣麼。當下晉王住了幾天。仍回晉陽。有功的各各加了賞賜。命兵士各回汛地休息。令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不到一年。境內大治。又訂了戰守的規約。令士卒遵守。犯者必斬。因此行軍也有可紀律。凡事必先向張承業商量。然後舉行。相待同自己手足一般。登堂拜母。賞賜無算。這且慢表。再說此時燕趙一帶。各自爲政。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因大安山四面懸絕。在頂上築行館。非常壯麗。其中滿住美女。並道士在內。煉丹。又把境內所有的銅錢都搜括了來。埋在山上。令民間用董泥爲錢。因愛妾羅氏與次子守光私通。仁恭曉得了。杖守光一頓。驅逐出去。後來梁兵來伐。仁恭在山上置之不問。幸虧守光引兵前來。纔把城守住。他便自稱節度使。派部將李小喜到大安山上。把他父親仁恭擒下。拘禁起來。其兄守文不服。用了重賂去招結契丹。與吐谷渾的兵馬。合四萬人屯薊州。守光迎戰。又把守文擒住。也拘囚起來。却遣人到梁主處告捷。梁主封守光爲燕王。守光欲僭帝號。那裏在他意中。派大將元行欽去。

把滄州攻破。擒其姪延祚回來。另派大將張萬進周知裕兩人輔助自己兒子繼威鎮滄州。回來又叫人去把守文暗中殺死。又怕難以見人。歸罪於動手的人。也殺害了過了一年。梁主疑惑趙王鎔暗中聯絡晉王。想趁趙王紹威故後。收回鎮定。約燕王守光發兵侵定州。又派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兩人監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面子上說是助趙守禦。趙將石公立戍守深州。連忙去報知趙王。說是拒而不納。爲是。趙王那裏肯聽。公立只得回去。臨出城的時候。回首指着城門流淚說道。朱氏忍心滅唐社稷。三歲小孩子也曉得他的爲人。獨我王還把他當做好人。靠着同他有些瓜葛。便想把四境都託付他保護。只怕現在世界上沒有這樣忠厚的人。這纔叫做開門揖盜呢。可惜好好的滿城百姓。我看着他們做人家俘虜就是了。說畢撥馬而去。果然深冀兩州的百姓。看見魏博的兵到來。都嚇得手足無措。四散逃走。杜廷隱等乘亂以禁止遷徙爲名。便把四門緊閉。所有趙王原有的戍卒。一齊殺死。他倒登城固守起來。趙王這纔慌了。曉得中計。趕緊命公立攻打。無奈已經被人家佔了先着。那裏還能濟事。正是

吾謀適不用。莫謂秦無人。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救深冀李存勗主盟

帝幽燕劉守光肆虐

却說趙王見梁將在深冀反竇爲主。公立連打了幾回敗仗。知事不妙。連忙派人到燕晉與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三處求救。幸而三處都答應了。擇日出兵。共推晉王爲盟主。合兵攻梁。晉王先召集將佐。問他們有什麼意思。不妨陳說出來。共同討論。諸將道。王鎔從前甘心事奉朱溫。既獻賄賂。又結婚姻。交情不淺。這回事只怕是假做的圈套。大王不可不防。晉王道。你們這話太把他看重了。這種人。不過惟利是圖。有什麼情義。王鎔在前唐的時候。尙且或臣或叛。他能够做朱氏的忠臣麼。現在他既上了朱氏的當。救死還來不及。那裏還有工夫算計他人。我們如果不

出兵。那纔真是上了朱溫的圈套呢。當下便派周德威將兵出井陘屯駐趙州。再說劉守光這邊。雖然口頭答應。却並沒有出兵之意。終日在外面打獵作樂。孫鶴恐怕誤了正事。騎了四馬。趕到圍場裏來勸道。趙人來請兵。這正是天意幫助大王成功業的時候。機會不可錯過。守光道。何以見得呢。孫鶴道。一向他們交情如膠似漆。我心裏很是耽憂。因爲朱溫志向非蓋吞河山不止。現在難得他們自相仇敵。大王如能趁此併力破梁。則鎮定等郡誰敢不來朝燕呢。况有晉人在旁。我們如果出兵稍遲。這權利都被他奪去了。守光不以爲然。說王鎔屢次負約。聽其與梁自弊。我可以坐收其利。何必救他呢。孫鶴曉得他不能有爲。只得歎息而去。從此鎮定復用舊唐天祐年號。梁主又派王景仁添了一支兵前來攻擊。進駐柏鄉。趙王鎔又派人赴晉告急。晉王親自督兵東下。王處直也派大將帶兵五千前來助戰。到了趙州。遇見周德威合兵一處。離柏鄉五里。在野河之北下寨。晉王欲速戰。德威道。鎮定的軍隊向來只會守城。不會攻戰。就連我們也全靠的是馬隊。但馬隊須要平原曠野纔施展得開。如今已經逼近敵軍壘門。用不著馳突。而且彼衆我寡。相去甚遠。若被他曉得了我們的虛實。那時就壞了。晉王見議論不合。大爲不悅。拂衣而起。走進後帳。倒在牀上便睡。諸將見這樣子。那個敢作聲。德威只得找了張承業去說道。大王初次出兵得勝。心懷驕傲。未免輕敵。不自量力。一味的只想速戰。現在離賊咫尺。中間只隔開一條河。他若造起橋梁。趕了過來。我們這幾個人還够他打的嗎。不如退軍高邑。誘了他出來。伍子胥多方誤楚的法子。彼出則歸。彼歸則出。然後另遣輕騎。出其不意。去劫他的糧草。不上一個月。還怕他不敗麼。承業走進後帳。揭開晉王帳子道。這是大王安睡的時候。麼。德威老將知兵。他說的都是閱歷之談。大王不可輕忽。纔是。晉王一咕噪爬起來道。我也正在此細想。那裏能睡得著呢。後來得著梁軍那邊的降兵。問起來。纔曉得王景仁正在預備造浮橋渡軍。晉王笑向德威道。果然不出將軍所料。當日拔寨而起。退保高邑。過了些時。梁軍不出。周德威帶同別將史建塘李嗣源率領精兵三千至梁壘門。百般辱罵。王景仁韓勅不覺大怒。率衆齊出。德威等且戰且退。景仁等緊追不捨。將到高邑以南。早有李存璋帶領

步兵在野河上策應。梁兵爭欲上前奪橋。又見一枝兵馬殺出。乃是晉指揮使李建及。上前攔住去路。兩軍大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在門旗下觀看。向德威道。兩軍已合。勢難遽罷。我之興亡。即在此呼吸之間。我如果不出力。誰還肯出力。現存只有我策馬先登。汝等隨後趕來。德威道。梁軍兵勢浩大。只能以智勝。未可以力取。此地離他本營。已是三十餘里。他們身邊。縱然帶有乾糧。也沒有工夫去吃。人身體不是鐵打的。到了日斜之後。饑渴內迫。矢石外攻。沒有不勞倦的。到那時候。我再加上生力軍衝出。沒有不取勝的。現在還非其時呢。晉王只得罷了。果然到了未牌。梁軍饑疲。漸漸懈怠。德威忽然大喊。道。梁軍敗走了。晉軍齊聲附和。大爲譁譟。奪勇上前。梁軍驚怖。不能支持。頃刻潰散。李存璋又揮步兵上前喊道。梁人也是一樣的百姓。父老子弟。有來送飯食餉軍的。不可亂殺。戰士聽了。個個感激。爭解甲拔兵。堆棄地上。不願再戰。趙人因爲深冀的事。恨梁兵切齒。此時不願剽掠。但挺起白刃。遇見梁兵。便殺。窮追不放。因此梁軍精銳殆盡。所失糧食資械。尤其不可勝計。共約斬首二萬級。河朔大震。晉王收兵暫屯趙州。杜廷隱等打聽得梁軍不利。也離開深冀而去。晉王又欲乘勝取邢魏。遣周德威史建塘趙彥魏張承業李存璋攻邢州。自統大軍繼後。移檄河北州縣。順我者生。逆我者亡。本有一往無前之意。不料劉守光從中作梗。他聽說梁兵大敗。便派人到趙王鎔與王處直兩處。說是聞得二鎮與晉王合力破梁兵。舉軍南下。鄙人不武。亦有精騎二萬。打算親自領了來與諸公開路。諒不致遽遭擯棄。但四鎮連兵。必有盟主。號令方可統一。我若到來。請問諸公怎樣位置我呢。王鎔即便來告知晉王。晉王笑道。從前趙人第一處先到他那裏告急。守光不敢出一兵發一矢。現在見我大功已成。他又妒忌起來。相要仗著兵威離間二鎮。也算其愚不可及了。諸將道。雖如此說。但我雲代二州。處與燕接壤。他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却也是腹心之患。不如等先取了守光。然後再一意南伐不遲。晉王道。此言正合吾意。適遇梁主派了楊師厚引兵來救邢魏。晉王乃解圍而回。師厚留屯魏州。周德威等亦各各來見。晉王便命德威帶兵戍守趙州。王鎔十分感激。謁見晉王。大犒將士。又叫自己養子德明帶領三十七都之衆。從晉王征討。

不久楊師厚又將兵移屯邢州。與趙逼近。王鎔又危懼起來。趕到承天軍來見晉王。晉王因爲他是父輩之交。呼之爲叔。相待很爲敬禮。乃安慰他道。朱溫現在惡貫滿盈。不久皇天必加誅討。靠著師厚輩幾個武夫。有何能爲。倘若他敢侵入汝地。我自當率衆前來懲罰他。叔父可不必過慮。王鎔又上卮酒爲壽。呼晉王爲四十六舅。晉王又把女兒許給他幼子昭誨爲妻。王鎔這纔放心。從此晉趙交情更加親密了。再說劉守光誤以爲各鎮都不敢惹他。荒淫暴虐。肆無忌憚。每學商紂砲烙的變相。將人放在鐵籠裏。四面用火煽攏來。觀其躲避。至死爲止。又做鐵絲刷子。刷人面皮。以爲快樂。又做了一件赭黃袍。嘗穿起來。向諸將吏道。方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我這裏兵強地險。還不該做個皇帝麼。孫鶴道。現在內難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忽然妄自尊太。遽濫帝號。只怕時機未至。罷守光聽了。好像兜頭一盆冷水。恨不高興。又叫人到鎮定去授意趙王。請尊己爲尙父。其實他也不懂尙父是個何等名稱。王鎔又來告知晉王。晉王大怒道。他這不是明欺人麼。便欲興兵去問罪。諸將忙勸道。他本是梁主第二。也要惡貫滿盈快了。將來必定族滅。大王何不索性推尊他。早點爲民除患。不好麼。晉王是從諫如流的。便與趙王鎔。義武王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瑤。六路節度使聯名奉冊。推守光爲尙書令尙父。守光居之不疑。更加驕橫。又去上表梁主。說是晉王等齊心崇奉。臣意甚誠。格。但臣蒙陛下厚恩。未敢遽受。陛下何不授臣爲河北都統。則并鎮不難平了。梁主也曉得他在那裏夢嚙。樂得不去喚醒他。看他弄出何等笑話。真個授他爲河北道采訪使。也派了使臣去冊命。守光見兩面所求都如了願。不覺大喜過望。叫僚屬去預備受冊的儀注。僚屬乃檢取李唐冊太尉的儀節。送了上來。守光約略看了一遍。問道。怎麼沒有郊天改元的禮節呢。僚屬都忍著笑說道。尙父雖貴。也不過是人臣的官銜。有什麼郊天改元的事呢。守光老羞成怒。將儀注冊子往地下一丟。說道。我地方三千里。帶甲三十萬。真做河北天子。誰敢攔我。要這尙父作什麼。快去查出天子卽位的儀注來獻與我看。一面叫把大梁及六鎮來的使者都囚起來。守光從此終日預備稱帝的事。將佐在背後都紛紛議論。以爲萬不可行。守光命人拿

斧鑽來放在庭上。下令有敢諫的。馬上動刑。孫鶴道。前次破滄州的時候。我本當死。蒙大王生全。得有今日。斷不敢忘恩負義。閉口不言。據我看起來。此刻斷非稱帝之時。守光不等他說完。叫人抓下去。剝了孫鶴衣裳。放在砧板上。叫軍士過來。把他身上的肉。一塊塊割下來。嚼著吃。孫鶴呼道。照王這種行爲。不出百日。定有急兵。那時就想著我的話了。守光不要聽這種話。又叫人用土將他嘴堵住。然後魚鱗寸剮。八月卽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受冊這天。邊疆來報。契丹攻陷平州。燕人大爲驚擾。晉王聽說守光僭號。大笑道。等他卜年。就是我國鼎的時候了。張承業請遣使往賀。有意驕縱他。晉王乃派太原少尹李承勳前去。用鄰國通使之禮。到了那邊。燕興客逼承勳稱臣。庭參承勳道。我乃受命唐朝爲太原少尹。燕王安能臣我。守光大怒。把他拘留幾天。承勳始終不屈。仍放了回來。再說梁主身體癡肥。素來怕熱。又性好女色。荒淫無度。聽說河南尹張宗奭家多婦女。顏色姣麗。這年夏季。便以避暑爲名。命宗奭特在家中備了一所園亭。預備御駕臨幸居住。宗奭曉得他不懷好意。但自己從前受過他的厚恩。自然不敢違拗。便在家裏特造了幾間幽雅精緻的軒館。梁主居然恣然肯來。又叫他妻子媳出來服侍。豈知不到一月工夫。家中婦女無論妍媸老幼。都被梁主姦淫遍了。幾乎不留一個完璧。宗奭雖知只好假作痴聾。他的兒子繼祚羞憤交加。實在忍不過。把身邊一把佩刀。磨得雪亮。早晚跟在梁主後面。想行弑逆的事。宗奭看見連忙止住。將繼祚叫到後堂吩咐道。我家前次在河陽。被李罕之圍困。吃草根木屑過日子。全虧主上救我出來。纔有今日。此恩萬不可忘。那時你年紀幼小。無怪你不清楚。我勸你快點打消這念頭罷。繼祚迫於父命。只得把一頂綠頭巾硬戴在頭上。梁主直住到秋涼。還是戀戀不捨。後來重陽已過。不知從何處得來的謠傳。說是晉趙同起大兵。擄日南伐。梁主不得已。親自動身出去拒戰。一路上無精打彩。到了衛州。大軍駐下。正要埋鍋造飯。又有探馬報說。晉軍已出井陘。梁主也怪其神速。又恐怕被李亞子佔了先著。立刻命啟輩朝北直往那滄進發。無分晝夜。倍道兼程。不准稍有停留。將士們都餓者肚腹。走得人困馬乏。趕到相州。纔打聽得晉王安坐家中。並無出兵之事。梁主氣得半死。又

遇著相州刺史李思安。他按程途計算。梁主至快也。須要十餘日方能前來。萬想不到他晝夜兼程。三四日已經到了。所有飲食供張。一點也沒有預備。弄得梁主饑渴交加。不覺大怒。削去李思安官爵。不久梁主到了涇水。邊吏又來報說晉趙兵南下。梁主又命即時前進。到了魏縣。但聽得道路上的人都傳說沙陀來了。沙陀來了。（沙陀乃克用起兵之地。其兵最強。）梁軍聽見了。個個驚惶失色。不按部伍。紛紛逃竄。梁主命軍政司殺了幾個人。仍然禁止不住。及至打聽清楚。那裡有晉軍的踪影。上上下下。這纔鎮靜下來。究竟不知謠言從何處說起。真是俗語說的。時衰鬼弄人了。原來梁主恣意聲色。病已經年。因為從前夾寨柏鄉兩次失敗。實在沒有面目見人。所以力疾出巡。想一雪舊恥。所以一路上悶悶不樂。躁忿無常。無論宿將功臣。偶然犯了些小過處。便命推出斬首。弄得衆人兢兢不能自保。越法離德。離心及至白跑了一趟回來。到了懷州。又看見刺史段明遠的妹子。生得美貌。納爲美人。明遠樂得借此獻媚。餽送供應。一切豐盛完備。梁主這纔歡喜起來。不意回到洛陽。舊病又作。比前更加重了。正是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伐性戕身。首在美色。

要知晉趙是否出兵。下回交代。

第三回

梁主宣淫宮闈內亂

郢王篡位夫婦同誅

却說梁主雖然有病。還可以支持。到了次年正月。晉王命周德威東出飛狐。連合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在易水會齊。攻燕祈溝關。燕人敗走。德威乘勝克了涿州。直抵幽州城下。守光派人赴梁求救。梁主此時巴不得有事。又下令親自督兵前往。從官文武嘗過他的脾氣。那個不想規避。有的告病。有的請假。梁主大怒。一概不准。到了白馬。頗有意賜從官宴飲。試看人數齊否。果然寥落。如晨星的幾個人。便叫快馬回去催促。散騎常侍孫籬等三人來的最遲。梁主怒不可遏。立命在階前用金瓜撲打。竟撲得腦漿迸裂而死。到了魏州。命楊師厚、李周彝、閔叢強、賀德倫

袁象先圍蓨縣。自己却又晝夜兼行。抵下博。遇着趙將苻習帶了幾百馬隊在城外巡查。先鋒回來大驚小怪的報說。晉兵大隊又到了。梁主不問真假。早嚇得棄盔擗甲。一溜煙跑到襄強。藏在楊師厚肘腋底下躲起來。兩軍便合併一處。師厚急攻。破了襄強。下令屠城。賀德倫在蓨縣也。想仿照辦理。無奈晉將李存審已到。把守下博橋。正派史建塘李嗣肱分道巡邏。奸細遇着梁軍出來打柴的。生擒了數百人回去。就在軍前斬首。只留了六七個人。砍去右臂。放了回去。臨行時對他們說。替我告訴朱公。晉王大軍這回真個到了。原來梁主仗着師厚的威名。打起他的旂號。又去攻蓨。方才走到。來不及安營下寨。建塘嗣肱每人帶着三百馬隊。換了梁軍的旂旗服色。混在梁軍採樵的裏面。不慌不忙的走來。到了營門。已是黃昏時候。劈不出彼此。晉兵點起火把。到處放火。吶喊前進。弓矢亂發。營中人不知是兵變。還是敵人。頃刻亂做一團。正在東逃西竄的時候。又看見那幾個斷臂的人走來。喊道。晉王大軍這回真個到了。梁主這一驚非同小可。自己放火燒營。連夜逃走。左右跟隨的只有二三十人。個個心慌意亂。又值夜色蒼茫。辨不出道路。只向無人的地方走去。轉了幾個灣。約莫已走了一百五六十里。却仍舊沒有出蓨縣境界。走了一夜。看看天將破曉。村莊裏的農夫都起來耕種。老遠的望見他們身穿軍服。舉步慌張。曉得是梁軍敗回來的。心裏恨如切齒。拿着手裏的鋤頭木棒都來追趕驅逐。梁主不敢耽擱。只得忍氣吞聲落荒而走。這回委棄的輜重器械更多。出險之後。又派探馬回去仔細偵查。轉來報說。晉軍實在並沒有來。剛才遇見的不過是史先鋒的游騎而已。弄得梁主又羞又氣。半晌說不出話來。從此病更沉重了。五月回到洛陽。便臥牀不起。向侍臣道。我經營天下三十年。那一天敢忘太原餘孽。想不到不能除此大患。反被他猖獗至此。我看亞子志不在小。看我在還可以同他抵抗抵抗。天意偏又不叫我多活幾年。到了我後輩手裏。怕不是他砧上肉麼。我沒有葬身之地了。說到此哽咽不能成聲。晝厥過去。好容易纔叫了轉來。却說晉王此時方留意人才。幽州參軍馮道勸守光不可輕敗兵端。守光非但不聽。反把他下在監獄裏。好容易放了出來。馮道即奔河東。張承業薦他文才可用。晉王即命補了掌書記。後來

周德威遣副將攻克瓦橋關。莫州刺史李嚴同將吏等都來投降。晉王聽說李嚴博通書史。命他做兒子繼岌的師傅。李嚴一定不肯。晉王一時下不來。喝令推出斬首。教總使孟知祥上來勸道。現在強敵未滅。大王正在延攬人才。還恐來不及。若是因爲些須小故。殺戮慕義之士。天下曉得了。誰還敢再來呢。晉王忙叫把李嚴放了。再說劉守光聽說晉兵入境。忙遣大將單廷珪帶了精兵一萬出來抵擋。走到龍頭崗地方。兩軍相遇。單廷珪身體魁梧。素稱無敵。手使一枝八十斤重的梨花鎗。尤有神出鬼沒之妙。這天老遠望見晉軍人馬不多。先向左右說道。今天若不生擒周楊五（德威小名）獻與我皇台下。誓不回營。這邊周德威使的是兩把鐵槌。也有百斤來重。上下飛舞。旋轉自如。鼓聲起處。兩軍合在一處。戰了有五十餘合。不分勝負。德威暗想此人武藝出衆。果然名不虛傳。只好用智取。不能以力勝。又戰了三合。虛晃一擡。回身便走。廷珪那裏肯捨。匹馬緊緊追來。舉起梨花鎗向德威後心便刺。德威早料到他有這一着。將身體朝左邊一閃。恰好躲過。右手乘勢回敬了他一擡。正打在面門上。鮮血迸流。跌下馬去。早有跟隨的親兵上前將廷珪擒住。燕兵見了。四散逃命。德威揮兵追趕。殺了三千餘級。這單廷珪乃是幽燕第一名大將。守光全靠他做個長城。當下敗兵回去。報告上下都震懼起來。守光別無他法。只有再派人到洛陽去求救。豈知梁朝生了內亂。正在父子喋血的時候。那裏有功夫顧得到燕呢。原來梁主長子名叫友裕。封爲郡王。死得最早。第二個乃是抱養的名叫友文。最得梁主的寵愛。常命他留守東都。第三個名叫友珪。乃是梁主納了亳州營妓李氏養的。雖也封爲郡王。梁主却最不喜歡他。派他做個控鶴指揮使。第四個乃是均王友貞。爲東都指揮使。梁主雖然荒淫。從前皇后張氏在的時候。性最嚴厲。人又機警聰明。處處防閒着他。所以還有些忌憚。後來皇后故了。梁主更恣意荒淫。後宮人數雖多。他却視同家常飯菜。早經膩煩。專想弄些新奇野食。來換換口味。從前召到大臣妻女。已是聞所未聞。後來更異想天開。把幾個兒子都打發出去。却叫幾房媳婦入宮陪侍。還有意叫他們妒寵爭妍。以爲快樂。其中又以友文的娘子王氏生得最美。最爲有寵。又因爲愛媳婦的上頭。牽連着便想立友文爲太子。其餘

三人心。中如何能甘服。尤以友珪最爲憤恨。到了現在。梁主病勢漸漸沈重。自知不起。便命王氏暗中去叫友文進來。託付他後事。豈知被友珪的娘子張氏曉得了。忙去告知丈夫道。今天我看見大家把傳國寶遞給王氏嫂嫂。叫他藏在衣襟底下。送往東都。我們幾個人還有命嗎。友珪聽了一時也想不出主意。搗了張氏的手。彼此對哭起來。有人在旁說道。這不是哭的事。須要早些想個計策纔好。俗語說的先下手爲強。難道殿下忘了麼。友珪也恍然大悟。過了兩天。梁主又叫敬翔出來傳命。以友珪爲萊州刺史。並叫他即日去到任。友珪聽了。更如火上加油。怒不可遏。當下換了衣裳。扮做禁衛軍士模樣。走進左龍虎軍。求見統軍韓勅。將適間情事詳細告知。韓勅也爲着梁主多殺功臣。自己也有朝不保暮之慮。兩人便祕密商量。派了三百牙兵幫助友珪。混在控鶴隊兵士裏面。趁着昏夜時候。斬關闖進宮禁。一直到了寢殿。梁主嚇得坐了起來。見爲首的。乃是友珪。恨恨的說道。我早疑惡此賊。定要造反。只可惜沒有早些一刀殺死。但你如此悖逆。天地也不能容的。友珪也回罵道。老賊再敢開口。馬上斬做萬段。他的僕人馮廷諤聽了。早從腰間拔出一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上前看準梁主肚腹刺了進去。因用力過猛。那刀尖直從背上透了出來。梁主登時氣絕。友珪便叫找了一條破氈來。將屍身胡亂裹了。埋在寢殿角裏。身後大事便算完了。一面派供奉官丁昭溥馳赴東都。命友貞將友文就地殺死。矯故主遺詔。說是友文謀反。全虧友珪忠孝。將兵平亂。應令友珪權主軍國事務。韓勅又勸友珪多拿出金帛來。賞給將士及大小百官。好買他們歸心。然後發喪卽位。內中有幾位老成宿將。雖然受了友珪的敬禮。心中終憤怒不平。護國節度使冀王友謙哭着說道。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不是容易。前日宮中變起。死得不明不白。我們備位藩鎮的。有何顏面見人呢。友珪聽說。又加友謙侍中。徵他入朝。友謙向來使說道。先帝怎樣晏駕。諒友珪自己明白。我正要到洛陽來問罪。他還敢來叫我麼。使者回去說了。友珪便派韓勅帶兵攻打河中。友謙卽將土地歸附晉王。請他出兵援救。還有個楊師厚。自從得了魏博之後。又兼着都招討使。所有宿衛勁兵都在他麾下。連外面各鎮的兵也都歸他任意調遣。威權顯赫。眼睛裏早看不起友

珪道。事任性。並不奏達。友珪怕他作亂。遣人叫他進京。師厚見詔。便要動身。心腹人都勸他不去。爲是恐遭不濟。師厚笑道。友珪爲人。早被吾看穿。何須過慮。當下帶着精兵萬人渡河。友珪聽了。果然心驚膽戰。師厚不日到都門。却只帶了十數人進城。其餘都令駐紮外面。友珪方才放心。見面時候。言語之間。格外做得謙恭。賞賜甚厚。師厚安穩穩帶兵回去。友珪以爲有了這個保駕將軍。得他承認。可以無事。從此放心大膽。終日在宮裏恣意取樂。弄得內外離心。怨聲載道。這天駙馬都尉趙巖奉派到大梁有事。兩人談起朝廷情狀。歎息了一回。友貞便有討賊之意。趙巖道。此事成敗。全在楊公（指師厚）一人身上。楊公如肯贊成。只要他一句話諭禁軍。那得還敢幫助逆賊。事情總算成功了。友貞便派心腹馬慎交到魏州向楊師厚道。鄧王篡弒。事成之後。繼以荒淫。人神怨憤。久已屬望大梁將軍如肯相助。真乃不世的大功。而且均王的意思。除陞官授爵之外。另出金錢五十萬犒師。師厚聽了一時沒了主意。先命馬慎交退去。召集將士出來商量。師厚道。鄧王弒逆。固然有罪。但我當時沒有即刻聲討。到了現在。君臣名分已定。忽然改圖。倘事不成。豈不被天下人恥笑麼。一個部將說道。做事須要明白順逆。自然不致後悔。鄧王弒君篡位。乃是逆賊。均王起兵報仇。乃是義舉。奉義討賊。還顧什麼。君臣名分。况我公如果推却了他。萬一他向別處借兵。把賊驅逐了。正了大位。請問我公那時置身何地呢。師厚拍案而起道。幸虧你提醒了我。不然我幾乎誤了大事。次日便派副將王舜賢星夜奔往洛陽。暗中與龍虎統軍袁象先商量。此時趙巖已從大梁回到洛陽。也去謁見象先。三面定計。約好日期。象先等帶領禁兵五千人。突然入宮。友珪見事不妙。曉得無可逃避。仍叫馮廷諤拔出那把牛耳尖刀。先把已妻張氏殺死。然後再殺自己。廷諤一如命行事。忽然想起朱氏兩代皇帝。都是我親手殺的。諒世間也不能容我。回過刀來。向頸上一抹。也跟隨友珪去了。象先趙巖進來。將三個屍首分別收殮。命人將宮殿打掃乾淨。兩人奉了傳國寶。親自到大梁去迎均王。王見大事已定。而且辦理非常神速。先慰勞了一番。然後說到大梁本是國家創業的地方。何必定要洛陽。當下就在大梁即位。改名鐙字。後來又改名瑱字。論功以楊師厚爲

首。加陞兼中書令。賜爵鄴王。又派人去招撫友謙。友謙也願歸藩。這且慢表。再說晉王伐燕。周德威進逼幽州南門。守光自失。大將軍廷珪後。自知萬不敵。不敢再戰。只有遣人致書求和。書中措辭非常悲哀。做盡搖尾乞憐的樣子。德威看了笑道。纔做了一年的大燕皇帝。還沒有郊天。怎麼做出巾幗婦人的口吻。這六龍御天的威風。到那裏去了。我此來只曉得奉命討罪。其餘我一概不問。便將來書丟開。置之不理。後來漸漸盧龍屬地。非破卽降。已都歸了。晉王版圖。守光無法。只得去向契丹求援。契丹主也曉得他素無信義。反覆無常。不肯出兵。守光窮蹙無計。幾次三番。派人到晉軍求降。周德威等總疑他是狡詐。不敢輕於答應。非要他親到不可。又支持了些天氣。漸漸寒冷。兵士更無鬪志。守光登城親自向德威道。等晉王一到。我馬上開門。俯首聽命。德威便去報知晉王。到了十一月。晉王便道到了幽州。單騎站在城下。叫守光上城。吩咐道。朱溫篡逆。罪大彌天。我的初意。本想同你聯絡河朔的兵。殺進關去。重興唐祚。事果可成。那時是何等威風。何等的名望。那曉得你不曾打算。非但計不出此。反去效法朱溫的行爲。及至鎮定二帥。俯首聽命。尙有可爲。豈知你仍是貪圖目前安逸。置之不顧。所以纔有今日的事。我也是出於不得已。但是既已到了這種地步。大丈夫做事。須早有解決。豈能終久依違兩可。你究竟是戰是降。快此說來。正是

到頭惡貫終當滿。烹割於今祇聽人。

要知守光如何出降。下回自見。

第四回

破幽燕劉守光遭擒

分相魏賀德倫歸晉

却說晉王在城下叫守光趕緊打定主意。守光聽了句句刺進心坎。此時顧命要緊。低頭答道。現在我砧俎上的肉一般。聽大王處置就是了。晉王聽他說得可憐。順手向腰間箭壺裏拔出一枝狼牙箭來。一折兩斷。向守光說道。你如果肯來相見。我一決保你安全。倘若口是心非。就同這枝箭一樣。你快些想定主意。限你明日給我回話。晉王

說罷。撥馬而回。守光下去。便把他的愛將李小喜叫過來商量。小喜道。我主平日所行所爲。很不滿人意。到了他們手裏。如何肯放過。晉王當面雖然說得好聽。常言說的兵不厭詐。倘若到了那裏。他變起卦來。我們又怎樣抵制他。我看起來。還是不出去的穩當。守光本來游移。又聽了他這一席話。更怕起來。只得過了一刻。是一刻。誰知小喜騙住守光。自己却連夜纜出城去。降了晉了。原來小喜最善迎合。哄得守光言聽計從。守光平日所有荒唐舉動。大半都是他迎合成功的。現在看見大勢已去。曉得守光不允一降。自己如果跟了過去。便不見什麼功勞。因此用幾句話。將守光騙住。一人先去搶奪頭功。弄得守光進退兩難。小喜見了晉王。又說城中兵糧俱盡。捉拿守光。與甕中捉鼈無異。晉王果然親自督同諸將四面急攻。一戰便把城打破。晉王進了幽州。先把劉仁恭搜捕了來。守光却早帶着妻子逃了出去。晉王將諸事略爲安排。用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李嗣本爲振武節度使。正要預備班師。忽聽轅門上小校報進來說。是劉守光將奔滄州。走到半路上。迷了道途。被人擒住。特地獻了來。晉王大喜道。這纜叫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呢。一半也是他生平作惡多端。沒有人肯指引他的緣故。便命將守光用大練繩細細起來。同劉仁恭父子兩人。繫在一個囚車裏。諸事料理妥當。這天便從幽州動身。三軍敲着金鑼。齊唱凱歌。好不得意。但人到了得意時候。舉動輕浮。精神疏懈。最容易弄出笑話。晉王臨走。想起古有打了勝仗。總有一篇露布。便命掌書記的王緘去起草經辦。誰知這王緘生平沒有讀過劉勰的文心雕龍。不曉得這露布。乃是露版不封。布諸親聽的意思。又沒有地方去請教人。只得獨出心裁。以意爲之。做了一篇文章。寫在白布上。叫幾個人曳起來。一路上跟着走。還要叫劉仁恭父子帶着重枷。隨在底下。一步一步一蹙的。又羞又氣。可憐他們這場苦。却是多吃的。也害在這位書記先生。學問太淵博的上頭。引得旁邊看的人無不大笑。閒言少叙。單說晉王不上幾天。率衆回到晉陽。先將所得俘虜。獻於太廟。然後綁赴市曹。明正典刑。到了斬守光的時節。晉王親臨監視。守光還想貪生。大聲喊道。我早就要降的。是李小喜叫我不要降。都是上了他的當。小喜此時正在晉王身旁伺候。聽了這說。瞪圓了兩個怪眼。走到守光面前。

喝道。我何嘗阻止你。你又何肯聽我的話。難道你幹的那些內亂。禽獸行爲。也是我教你的不成。守光無言可對。倒是晉王大怒道。此人在我面前。對他臨危的故主。尚且敢如此無禮。平日之兇橫可知。命先將小喜斬首。然後再殺守光。剩了一個仁恭。直押解到代州。刺出血祭了先王墳墓。然後斬首。却說滅燕的信息。傳到鎮定。有人向趙王鎔道。大王所稱尚書令。乃是梁官。大王既與梁爲仇。不應該仍稱他的官職。況且尚書令這個官名。自從唐太宗由此踐祚以來。沒有人敢當。這個名號的。現在晉王爲各國盟主。何不把尚書令讓給他呢。王鎔便去約了義武王處直。各遣使人推晉王爲尚書令。晉王謙讓三次。然後受下。從此纔開府置行臺。一切仿照從前太宗的辦法。這且按下不表。且說西蜀王建看見天下紛擾。此處稱王。彼處稱帝。便也商量要改換尊號。將佐都已贊成。只有馮涓獻議。說是不如仍用蜀王稱制行事的好。果然朝廷興盛起來。我仍是臣子的職分。就是賊人一時不能驅除。我也不算扶同爲惡。最爲兩全之道。王建那裏肯聽。馮涓便回家高隱。杜門不出。王建乃採用副使掌書記韋莊的謀劃。擇期卽帝位。國號大蜀。建元武成。以王宗佶韋莊爲宰相。唐道襲爲內樞密使。這時候唐朝衣冠臣族。在蜀避亂的甚多。蜀主正當草創用人之際。一一禮聘前來。令其修舉故事。因此西蜀的典章文物。獨有唐朝遺風。王建有十幾個兒子。另有假子一百二十人。卽位之後。立長子元膺爲太子。其餘的假子。都封了王爵。雖然姓氏排行都照弟兄的樣子。仍舊可以互通婚姻。這假子的風俗。本是從唐末宦官典兵起的。宦官沒有兒子。多擇軍中壯士。養作自己的兒子。也是自樹黨羽的意思。後來各鎮將帥也都仿照他的辦法。親子之外。養子愈多愈好。所以五代時候。這個風俗最盛。聞言少叙。單說這太子元膺。素常看不起唐道襲。因爲他本是舞僮出身。爲蜀主所嬖幸。居然由樞密使兩三年工夫。升了少保。兩個人在蜀主面前。不是我毀謗你。就是你傾陷我。早有誓不兩立之勢。這天七夕。太子一時高興。請諸王大臣到府裏來宴會。王宗翰同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到。元膺大怒。告訴蜀主說。潘峭文錫有意離間我們手足之情。非貶官治罪不可。太子才退出去。道襲早走進宮來奏道。東宮打算造反。盼望早幾年做皇

帝。所以想把諸王同文武大臣騙到他府裏去。鎖禁起來。他好起事。蜀主道。真有這等事麼。這便如何是好呢。道襲道。陛下不必驚惶。我們只要先調兵進來保護。自然有備無患。太子得信。曉得又上了道襲的圈套。大爲驚駭。又不
好去辯論。便叫軍使徐瑤起兵攻入道襲家裏。道襲逃走。被追兵趕上一箭射過去。正中要害。墮馬而死。蜀主聞報。
更當是太子真個造反。反命王宗侃等起了大兵來捉拿。徐瑤被擒斬首。太子元膺逃到躍龍池船裏面躲避。這船
專備蜀主游玩之用。平日無人看守。空繫在那裏。太子餓了一夜。次日不能不出來尋飯吃。被衛兵看見。上前殺死。
蜀主命追廢爲庶人。當時幾個兒子。都要想謀這東宮的地位。第十一子宗衍年紀最幼。乃是徐賢妃生的。這時候
賢妃最有寵。大臣誰不想巴結聯絡。徐妃趁此替兒子宗衍設法。派飛龍使唐文展去授意張格。叫他上表。請立宗
衍爲太子。張格巴不得這一聲。以爲借此可以鞏固自己的位置。將來又可以居定策功勞。他便格外討好。將表寫
好了。乘夜跑到各宗王大臣家裏。騙他們說。這是主上的密旨。王宗侃等信以爲真。都一一的簽了名字。次日早朝。
張格便把這表呈了上去。蜀主看了詫異道。宗衍年紀最小。性格又懦弱。他能够勝任麼。後來看見諸王大臣等既
已同意。也就答應了。當下便立宗衍爲太子。這且慢表。再說梁朝的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自恃功高位顯。手下的
兵馬又多。他便擅割財賦。另招銀鎗隊。效節隊。各數千人。出入跟隨。想恢復從前牙兵的盛況。梁主面子上雖加敬
禮。心裏很爲猜忌。這年梁主改元貞明。二月裏。師厚病故。梁主自以爲萬千之幸。趙巖同邵贊兩人獻計。請分天雄
六州爲兩鎮。以免魏州方面兵權太盛。成爲尾大不掉之勢。梁主深以爲然。以賀德倫爲天雄軍節度使。另置昭德
軍於相州。將檀衛兩州割歸昭德。以張均爲節度使。所有魏州原有的將士府庫金帛。均平分一半入昭德。當下天
雄軍大亂起來。因爲魏兵向來父子相承。姻黨盤結。一聽說有分徙的信息。都連營聚哭起來。互相商量道。朝廷爲
着怕我們軍府強盛。才想出這法子來。摧殘我們。不知六州的人。舊爲藩府。從來沒有遠出河門一步。如今一旦骨肉
分離。生不如死。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看他怎樣。乃各持刀仗。攻入牙城。殺死數百人。擒住賀德倫。放在鼓樓上。將

士沒了統系。都欲自由行動起來。幸有向來效節軍的軍統張彥。還懂些道理。帶着部衆。拔出白刃來。向衆人說道。我們此行第一須戒搶劫。叫人也好曉得我們的志趣。敢有妄動民間一草一木的。先叫他來試我的刀看。衆人不敢不遵。轉瞬已過兩月。梁主派供奉官扈異來招撫衆人。見張彥還可壓服得來。便同他說話。許他事平授爲刺史。張彥道。只要還我三州。刺史非所敢受。扈異往返數次。梁主也不肯答應。張彥將詔書接來。扯得粉碎。丟在地下。用手指着南方大罵。又向賀德倫道。現在天子可稱昏君。同牯牛一樣。聽人穿着鼻孔。要東就東。要西就西。只有求救於晉王。還可以有生全的指望。當下逼着德倫寫了一封信。送到河東。晉王得信。先命李存審進據臨清。到了五月。晉王親統大兵東下。與存審會在一處。猶恐怕魏人有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瓌遠來犒軍。請晉王屏退左右。說道。魏軍中只有張彥一人。最爲狡詐兇狠。非先將他除去。永無安靖的日子。晉王點頭下令。將兵進屯永濟。張彥帶了銀鎗。效節約五百人。手執兵器。前呼後擁的。到了軍門求見。晉王登了驛樓。老遠的向他說道。你凌脅主帥。殘虐百姓。我今舉兵遠來。原爲的安撫百姓。並無貪圖土地之意。你對於我。雖然有功。但我不敢因私廢公。所以只好將你斬首。才對得住魏人呢。張彥還想分辯。早有伏兵在旁。將他擒住。又尋出他的密黨七個人來。一併斬首。其餘帶來的人。早嚇得屁滾尿流。面無人色。晉王叫到面前。吩咐道。罪止八人。業經就誅。其餘的一概不問。衆人這才放心。都跪倒磕頭。口呼萬歲。次日。晉王脫去鎧甲。輕裘緩帶而來。兩旁夾馬伺候的。都是張彥手下的這班銀鎗。效節隊。手裏都拿着明晃晃的刀戟。晉王談笑從容。和他自己的親兵一般。衆人更加佩服。入城之後。德倫連忙將印綬節鉞獻上。晉王再三謙讓。然後受了。德倫帶領將吏前來叩賀。王承制授德倫爲大同節度使。到了晉陽。被張承業留住。這是後說。原來梁主當初打算分相魏的時候。原也防備魏人不服。遣劉鄩將兵六萬。從白馬渡河。虛張聲勢。以資鎮懾。劉鄩又派了澶州刺史王彥章帶五百馬隊。直駐魏州。防備有變。後來魏人果然起事。先攻王彥章於金波亭。彥章衆寡不敵。只得南走。劉鄩進屯洹水。後來探得晉軍已到。曉得不敢輕敵。急忙選了精銳一萬人進

趣魏縣。晉王也派了史建塘去拒戰。一面自引親軍與劉鄩夾河駐紮。等到晉王得了魏州。遂分兵先取德州。又陷澶州。並獲彥章妻子。晉王命優加禮待。不許難爲了他。一面寫信派人去約彥章前來歸降。彥章告知劉鄩。將使人就軍前斬了。晉人得信大怒。也把彥章一門殺害。到了晉王諸事安排就緒。親赴魏縣勞軍。手下不過帶了百十個馬隊。勞軍既畢。循河而上。想就便察看劉鄩安營的地勢。誰知早被劉鄩覺察了。趁着這天天氣陰晦。雨霧迷濛。便在河曲埋伏下五千人馬。晉王一到。一聲鼓響。吶喊齊出。早把晉王圍了數重。晉王在垓心躍馬大呼。所向披靡。那個敢來近他。還有個裨將夏魯奇。也是奮不顧身。一可抵千。手裏使了一柄短刀。逢人便砍。遇敵便亡。從午牌直殺到申牌。方才殺了一條血路出來。點點自己這邊兵馬。止少了七個人。恰好遇着李存審救兵趕到。敵兵不敢追趕。才得脫險回去。晉王嘉獎夏魯奇驍勇。賜姓名爲李紹奇。却說劉鄩一計不成。又思一計。忽然想起晉兵盡在魏州。晉陽一定空虛。乘這時候去襲他的根本。豈不甚好。乃暗中引兵從黃澤西去。晉人見劉鄩將士幾天沒有出戰。深爲詫異。叫探馬去探望時。只有城牆堞口上有旗幟隱隱約約的往來。晉王道。劉鄩用兵本來有名的一步百計。內中一定有奸詐無疑。再派人去詳細察看。果然都是用草紮就的人。路上披着軍服。手裏綁了旗幟。縛在驢子背上。在城頭上走來走去。連一個人影也不留。正是

自古用兵宜用詐。從來制敵貴知人。

此後晉王與劉鄩孰勝孰負。閱者諒已猜着八九了。

第五回

將機就計二破劉鄩

攘外安中獨驅胡騎

當下晉王聞報笑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但是劉鄩爲人。我所深知。雖然長於襲人。却最短於決戰。現在我屈指計算的行程。不過剛到山下。卽派李嗣恩帶着馬隊趕緊追了上去。此時恰好遇着連旬陰天。道途既險。泥深沒

膠。劉鄩那邊的兵。道路既生。又是不服水土。患腹瀉與足腫病的。不計其數。往往墜馬落崖而死。十成裏先去了三成。李嗣恩輕車熟路。早倍道先入了晉陽。告知城中將守禦的器械預備齊全。劉鄩又遲了幾天。到帶的糧草俱已告罄。又聽說晉陽早已有預備。後面追兵看看趕到。軍心惶急。馬上就有潰散之勢。劉鄩再三撫慰道。人生那個不要性命。我也不好強留你們。但是現在既已深入敵人的境地。背腹受逼。前有高山。後有深谷。請問向那裏逃走。只有各人盡力死戰。還有一線的生路。即不幸死了。也是光明正大。可以報答君親。留名後世。衆人聽了。哭了一場。方才止住。周德威聽說劉鄩西上。也從幽州帶了一千馬隊。河救晉陽。走到土門。劉鄩正在整隊下山。屯於宗城。馬匹倒斃了大半。聽說晉陽的積蓄都聚在臨清。便要去佔據。好斷絕晉軍糧道。德威得信。馬上追到南宮。擒住梁軍一個奸細。斷了他的一隻膀子放回去。叫他報告主帥。說是周侍中早已據住臨清了。次日清晨。晉兵掠劉鄩營壘而過。進了臨清。劉鄩引軍赴貝州。在堂邱下寨。德威攻打不能下。次日劉鄩又移營莘縣。築塹固守。又築了一條甬道。直通河岸。以運糧餉。晉人屢次來挑戰。劉鄩均不肯出。晉人乃將甬道拆毀。梁主曉得了。下詔責備他畏縮不前。劉鄩覆奏晉兵甚多。且又精於精射。誠爲勁敵。未可輕視。倘若有隙可乘。臣豈有偷安養寇之理。梁主覽奏大怒。又派了兩個中使前來督戰。劉鄩乃召齊將士問道。主上深居禁中。那裏明白戰場上的事。不過聽幾個少年新進的計策。不曉得戰事。頃刻萬狀。全在臨機應變。如何可以老遠的拿定成見。現在晉軍正強。如果出去。一定失敗。請問諸君如何處置。將士齊聲答道。勝負終久總要一決。照這樣曠日持久。拖延下去。如何是好呢。劉鄩聽了。不不再說。心裏更加煩悶。背後向自己親信人說道。主上如比昏暗。內臣個個詔諛。武將自驕。兵卒偷惰。有不敗的麼。連我也不曉得死在何處呢。過了幾天。只好帶了萬餘人。想出晉人不意。攻擊鎮定營。營中大爲驚擾。又被李存審帶了二千馬隊橫衝過來。劉鄩大敗。晉軍齊出追趕。擒斬一千餘人。劉鄩仍舊奔回莘縣。從此更有得他說嘴。一連守了幾個月。再也不肯出來。晉王只得留李存審守住大營。自己到貝州去勞軍。故意使人揚言出去。說順道便回。

晉陽。劉鄩聽了。果然忍不住。奏知梁主。請襲魏州。梁主自然照准。劉鄩下令調潭州刺史楊延直將兵二萬。到魏州取齊。存審得信。連夜進城。選了五百名壯士。趁延直軍隊沒有調齊的時候。猛出攻擊。衆皆潰散。延直不敢違令。仍舊帶了敗殘餘衆。到城外等候。次日黎明。劉鄩從莘縣悉衆而來。到了城東。與延直合在一處。誰知李存審帶領營中大隊。也跟踪而來。李嗣源開門。揮城中兵出戰。晉王在貝州曉得。劉鄩已經中計。也折了回來。與嗣源並馬當先。攔住梁軍的去路。劉鄩一見。曉得上當。這一驚非同小可。撥馬便回。晉王緊緊跟隨。到了故元城（卽玉莽城）西面。彼此均將營紮住。晉王在西北角列成方陣。存審在東南角列成方陣。把劉鄩夾在當中。他所擺的又是圓陣。因此四面受敵。戰了許久。梁兵大敗。劉鄩不能支持。突出重圍便走。步兵七萬。不是被殺。就是落水。一個也沒有剩。劉鄩渡河保守滑州。後來梁主宣召。他也不敢前去。就叫他做了宣義節度使。帶兵屯黎陽。再也不敢多事了。又有匡國節度使王檀。自告奮勇。祕密上書。請調關西兵。暗襲晉陽。直到城下。方纔舉旗伐鼓。這回晉人却真沒有防備。幾乎措手不及。倒吃了一大驚。關西大漢。又都是身強力壯。精神抖擻。晝夜不息。殺得晉人筋疲力盡。幾次三番。被王檀將城牆攻破。晉人竭力堵塞救護。勉強總算守住。幸虧安金全。乃是代北故將。早已退伍。閒住太原。此時看見大勢不妙。往見張承業說道。晉陽乃是我王立國根本重地。關係成敗興亡。與別處不同。倘若有個蹉跌。大局一敗塗地。我雖衰朽。鎗置身田野。不敢把國家置之度外。相公如果能把武庫裏的兵器鎧甲。交給我。情願一盡死力。承業正愁諸將在外。無人禦敵。見他說得慷慨摯誠。料不至於憤事。命人將武庫開了。任他自取。金全叫出他的子弟宗族。還有同時退伍諸將的家屬。集合了約有數百人。把同仇敵愾的意思。向衆人宣布了一番。各各授以兵器。乘夜開城殺了出來。梁兵大驚。向後便退。李嗣昭也派了牙將石君立。帶領五百馬隊來救晉陽。人人踴躍爭先。清晨纔從上黨出發。傍晚已到了城中。口中大喊。道。昭義侍中的大兵。已經全到了。梁兵聽得呆了。不由的閃出一條大路。讓他過去。石君立進城。與安金全會合商議。當夜分四門出來攻打。梁兵大敗。十成中早去了二三成。王檀不敢戀。

戰引兵遠遁。晉陽這纔保住。安金全的功勞却也不小。只因晉王生性驕誇。自是不願見人家勝過自己。這回事爲着不是自己畫的計策。所以聽了不過點了點頭。始終沒有行賞。這種度量也就不是君人的氣概了。從來說的有是君必有是臣。張承業因見賀德倫當時降晉。原非出於本心。時刻防備。又見他的部下時常逃回梁軍。深恐留着終是禍根。到底借故將德倫斬首。再說梁主兩次得着損兵折將的信息。不覺失聲長嘆道。吾事去矣。原來晉王連年經營河北。不遺餘力。先命李存審攻貝州。刺史張源德固守不下。存審圍之不退。後來衛磁洛相那等州都被晉人攻破。滄州也投了降。源德圍困城內已經一年。也想出降。倒是他的部衆不肯。齊心將源德殺死。又守了些時。無奈城中糧食完了。纔央求晉人。許他穿了盔甲。拿着兵器出降。晉人也答應了。出降的共有三千人。晉人等他解甲釋兵之後。一齊圍住。阮陷而死。於是河北州縣完全都入了晉人之手。只有黎陽有劉鄩在那裏駐紮。自以爲前曾屢次圖晉。不敢來降。還在那裏替梁固守。再說契丹主按巴堅看見中原你也稱王。我也稱帝。他也稱起帝號來。設置百官。改元神冊。便有窺伺中原之意。先取了晉新州。又圍幽州。周德威遣人來向晉王告急。晉兵都在河上與梁對壘。往救既恐兵力單弱。不救又怕失了幽州。又召諸將商量。只有李嗣源李存審閻實三個人說是應當派人去救。爲是。晉王便命嗣源帶兵先進。存審閻實陸續隨後。共有步兵七萬人。到了易州會齊。嗣源向存審商量道。契丹都是馬隊。利於平原。我們何不從山谷小路過去。直赴幽州。果然遇見了敵兵。也可以隨地擇險拒守。存審亦以爲然。當下一同度過了大防嶺。朝東直下。嗣源與從珂共帶三千人馬。作爲前鋒。離幽州六十里。果然遇着契丹兵。竭力衝了過去。進至山口。契丹又有一萬人攔住去路。晉軍因爲衆寡不敵。都驚惶起來。嗣源帶了一百人匹馬向前。左手摘了鐵盔。右手舉着馬鞭。口裏操着契丹土白。向來將說道。你們無故犯我邊疆。晉王命我特來問罪。手下共帶有一百萬大兵。現在已到西樓。（即按巴堅在上都新造的樓臺名爲西樓）誓必殺進去。不滅了你的種族不止。說着又把馬加上幾鞭。手持兩把百餘斤重的鐵錘。使得同風輪一樣。深入敵人陣中。沒有一個人敢來近前。往返

三次。如入無人之境。第三次殺了他一個酋長。手中提了血淋淋的首級出來。部下將士見了。個個勇氣百倍。早排山倒海的殺了過去。頃刻間契丹兵退却數里。晉兵纔得出險過去。到了幽州。契丹軍早布陣等待。存審指揮步兵。陳列後面。吩咐他不准輕動。先擇一班老弱殘兵。在前面。個個馬尾上都縛上枯柴。點起野草。令灰塵煙燄飛揚起來。對面看不見人。趁此鼓譟聲中。與契丹合戰。契丹見來勢兇猛。不知有多少人馬。那裏敢怠慢。殺得力盡筋疲。晉軍後面的生力軍。一湧上前。契丹大敗。被擒被斬的約有一萬多人。這纔解圍而去。晉王因見軍事暫時可以結束。便想回到晉陽。料理軍府的政事。爲着一連這幾年。自己南征北討。政事一概委給監軍使張承業管理。幸虧承業一生忠耿。竭力盡心。百廢俱舉。曉得國家須先要富了。方才可以說到強。況在爭戰的時候。糧餉更是要緊。他便先從勸課農桑入手。歷年積蓄金錢。收買馬匹。遇着有抗租的。無論皇親國戚。也要捉來追繳。因此地方肅清。轉運無誤。凡晉王軍事上有所徵求。無不立刻辦到。所以幾年工夫。晉王很相信他。這次回到晉陽。心裏本欲借此休息。不免觸動了少年時的嗜好。今日喝雉呼盧。明日徵歌選舞。有時發起豪興來。擲百萬。纏頭賞賜千金。不免都要向承業處去支付。承業的款項都是銖積累來的。深知此中艱難。那裏肯如此浪費。不免有些吝惜起來。不肯照數撥發。晉王想了一條計策。這天在銀庫裏置酒。請承業前來飲宴。飲到半酣。晉王笑道。我們吃這清酒。很是寂寞。何不叫繼岌來舞一回。替老監軍下酒。承業不好推辭。左右早把小王子喚到在筵前。舞了一回。承業連聲稱妙。等他舞罷。站起來說道。有勞王子。深抱不安。此間有玉帶一條。名馬一匹。聊以相贈罷。晉王聽了。指着一個銀櫃說道。和哥（卽繼岌小名）這兩天正沒錢用。你何不把這個給他二櫃。這區區玉帶馬匹算什麼呢。承業道。這錢乃是我替大王留着。預備賞有功的戰士用的。怎好拿來作爲我的禮物。私相授受。晉王怒道。我家的錢。用你管麼。我就是將這滿庫的錢都給和哥。又誰敢說個不字。況且我幾年在外。無暇稽核。不知被你侵冒了多少。此時在我面前。却來假撇清麼。承業也大怒起來道。我本是前朝老敕使（卽宦官）不要說兒子。連女兒也沒有一個。要錢來何用。

所以愛惜這庫錢。不過爲要輔佐大王成王定霸。大王果真要用。儘可自取。何必問我。不過是財盡人散。只怕連家也不保了。晉王更是火上澆油。見李紹榮在旁。喝令往取寶劍。便欲親自動手殺承業。承業連忙拉住晉王衣裳。哭着說道。我受先王顧託之命。誓不滅朱梁不止。今日若果爲了愛惜庫財的緣故。死在大王手裏。就是到了地下。見着先王。也可以無愧了。正在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忽然從內苑走出一個大丫鬢來。說是太夫人有請。大王進去。原來晉王生母曹氏。本是克用的寵姬。自從存勗嗣位之後。封爲晉國夫人。性最嚴正。教子有方。晉王雖是勇夫。却天性最孝。侍奉太夫人極盡敬禮。雖在戎馬蒼皇的時候。每年總要回來幾次。以盡定省之禮。太夫人也曉得這兒子生性暴躁。生怕不免過失。每逢他在家的日子。總要叫幾個丫鬢暗中遠遠偵察。若是有了過分的舉動。進來告訴。便好隨時規正。這天丫鬢們看見晉王與張承業起初不過拌嘴。後來竟至拿刀弄杖。事情弄大了。不敢不從實稟報。太夫人便要叫他進來。問個實在。當下晉王聞命。好像頂心上打了一個霹靂。嚇得不敢進去。先向張承業叩頭謝過。請他再痛飲一番。兩人一同進內。大家擔些不是。承業不肯。晉王只好自己入宮。太夫人問明情由。叫入出來謝承業道。小兒得罪了。特進。我已經用家法懲治。請特進不可動氣。次日太夫人又親自領着晉王到承業府第。謝過過了些時。又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終身只稱唐朝官職。這年冬天。晉王見河水已合。以爲時不可失。又親自督兵攻梁。楊劉一鼓而下。梁主本欲在洛陽行南郊大典。聞報晉軍深入。不敢行禮。匆匆奔回大梁去了。正是

皇天無親。所輔惟德。奔命往來。國將不國。

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宗衍嗣蜀大肆奢淫

承業爲唐獨抒忠蓋

却說梁主郊祀已經定期。所以乘輿服飾一概應用的東西。也都製備齊全。忽然聽說楊劉失守。謠傳晉兵已經破了大梁。扼守汜水。這一驚不小。不敢再等郊祀。奔了回來。誰知不見晉軍踪跡。派人去探察時。回報晉軍早從梁濮鄆一帶大掠回去了。宰相敬翔遂上疏道。國家連年損兵折將。土地也失掉的不少。陛下天天在身邊計議大事。都是些近習小人。求其能够揣量敵國的情形。比登天還難。李亞子那邊即位之後。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就拿最近攻楊劉而論。填塞城壕的時候。自己先負了柴薪。士卒那個敢不踴躍。所以纔一攻便破。像陛下這樣溫文爾雅。喜逸惡勞。所用的又是賀環這班人。要求其能够復仇制勝。只怕是沒有的事。陛下若不趁此時諮詢老誠意見。別訪奇材。只怕還有可憂的在後呢。梁主聽了。起初也很動心。被趙張等一班小人都說敬翔因爲怨望。所以發他自己的牢騷。梁主纔不在意了。這且慢表。再說現在天下稱帝的。又有越王劉巖。吳王楊隆演。都建號改元。梁貞明二年。吳越王錢鏐遣判官皮光業問道。至大梁入貢。錢鏐爲人素極謹慎。因此所進表文。措辭很爲恭順。梁主見了。很是歡喜。卽降詔授爲諸道兵馬元帥。劉巖曉得了。大爲不平。說錢鏐已經封了國王。自己還是南平郡王。也上表求封爲南越王。梁主不許。劉巖向僚屬們說道。現在中國紛紛。那個是真命的天子。我又何必梯航萬里。老遠的去事奉這僞朝做什麼。從此永不遣使入貢。後來使自稱皇帝。國號大越。改元乾寧。吳王隆演爲人懦弱。一切軍政盡爲都軍使徐知訓把持。知訓驕倨淫暴。邀視吳王。毫無君臣禮節。有一回同吳王上臺串戲。自己扮了參軍。却叫吳王去扮蒼頭。又一次同吳王盪舟游戲。吳王先起。知訓在後面用彈弓去彈他。幸虧吳王躲得快。沒有彈中。又有一次侍吳王飲酒。三杯之後。拍案叫罵。吳王嚇得哭起來。左右擁護着上船躲避。知訓放下酒杯。追上前來。差了一步。沒有趕上。只得搗殺兩個親隨出氣。將士怕他威權。沒有敢說話的。副都統朱瑾因爲同知訓不合。降爲靜淮節度使。心中甚爲快快。外面待知訓却格外謹慎。這天又備了上好酒席。請他來赴宴。大聽後面。早伏下壯士。知訓一到。朱瑾假作恭敬。自己拜罷。又叫妻子盛妝出來拜見。知訓連忙回禮。朱瑾趁他拜倒的時候。抽出牙笏。照頭很命一

擊。知訓倒在地下。爬不起來。壯士聞聲一齊走出。將知訓首級割下。朱瑾搥了頭。一直跑到吳王府里去。向吳王道。我已替大王除害。有首級在此。隆演見血淋淋的一顆人頭。忙用袍袖掩了面。朝裏便跑。口里說道。你須要一身做事。一身當。不可牽累別人。內城使翟虔聞亂。叫關起府門來。調兵討賊。朱瑾見無入做主。拔刀自刎。徐知誥在潤州得著信。便用宋齊邱的計策。即日過江前來。撫定軍府。徐溫便留下知誥輔政。原來知誥知誥等都是徐溫的兒子。徐溫執掌內外大權。軍事內政。都在他手裏。這回入朝廣陵。想起知訓死於非命。欲圖報復。疑惑諸將都與朱瑾同謀。想大行誅戮。知誥同嚴可求在旁勸阻。說實在是知訓平日過惡多端。自取殺身之禍。找出許多證據來。給徐溫看了。氣纔稍爲平些。却又怪到知訓的將佐身上。說他們平日爲什麼不能規勸到底。殺了幾個。只有刁彥能屬次上書勸諫。拿出信稿爲憑。徐溫沒得說的。只好加了獎賞。事情辦完了。忙著要回金陵。便以知誥爲行軍副使。知誥權管潤州團練事。徐溫去後。一切政事都歸知誥專斷。雖然有權。却與知訓不同。待吳王甚爲敬禮。接待僚屬。異常謙和。御下人也寬厚。自奉却非常儉約。因此全國沒有不說他好的。後來徐溫看見人心已得。自嫌權重位卑。向吳王隆演說道。大王與諸將同爲節度使。不相統屬。怎好駕馭他們。不如卽就吳國自稱皇帝。庶幾可以永霸一方。再圖進取。隆演不以爲然。這年梁貞明五年。徐溫又約齊了將吏藩鎮。聯名重申前說。吳王依舊不肯答應。徐溫無法。只得請就吳國王位。大赦改元。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都改用天子體制。吳王不好再不從他。卽位之後。陞徐溫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知誥爲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王命謀爲內樞使。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駱知祥爲中書侍郎。後來吳越屢次來攻。俱爲徐溫遣將擊退。吳越不能得志。次年徐溫因爲兩國鄰近。長此兵連禍結。徒然苦了百姓。便奏知吳王。遣使帶了國書。連同無錫戰事所得的俘虜。一齊送還吳越王。吳越錢鏐也正派人來求和。從此兩國結盟休兵。無虞無詐。從此南方三十幾州縣的百姓安居樂業。享受昇平日月。二十餘年。這且不在話下。再說蜀主王建年紀已老。久病昏沉。這年六月看看不起。乃以王宗弼爲都指揮使。向諸

大臣說道。太子爲人過於仁弱。朕當時礙著諸君的公意。勉強立了他。倘若將來看著他果然不堪造就。可以在宮裏另外弄一間房屋給他居住。切不可害他的性命。諸君可在王姓子弟中另擇一人爲君。仍請諸君同心輔助。至於徐妃的兄弟們。不妨多給他些俸祿。或賞給他些虛榮。切不可叫他掌兵。或干預朝政。借此可以保全他的宗族。宗弼等一一答應。退了出來。誰知內飛龍使唐文展聽說蜀主病重。便想謀爲不軌。自恃兵權。政柄一手把持。令人將宮門把守起來。先把諸大臣除去。不意事機不密。宗弼等已經曉得他這計策。約衆闖進宮門。將文展的詭謀奏明蜀主。請下手詔。宣召太子入宮侍疾。貶文展爲眉州刺史。以內監宋光嗣爲內樞密使。原來蜀主的官雖然仿照唐制。至於樞密使。却專用士人。現在自以爲諸將里面。都是從前在許州時的舊交。恐怕他們不甘心事奉幼主。所以纔想到光嗣身上。但是從此又開了宦官用事的路了。蜀主故後。太子宗衍卽位。尊徐賢妃爲太后。徐淑妃爲太妃。命人去將唐文展殺死。誰知宗衍非但年少懦弱。自從嗣了大位。遇事任性。奢縱無度。尊其父爲高祖。作原廟於萬里橋。這天帶領后妃百官去上祭。所用的都是猥褻物品。另外還用了一班劇場的吹手。在廟裏敲打起來。將俎豆鐘鼓都廢棄了。大臣明曉得不合道理。都不敢說。倒是華陽尉張士喬上疏諫道。天子祭祀宗廟。自有一定的祭器祭品。豈可隨意胡行。被鄰國聽見。不要笑話麼。蜀主大怒。喝命拿下斬首。還是太后勸住。說士喬直言。罪不至死。乃命流配黎州。士喬感憤填胸。過河時跳在水裏死了。蜀主又歡喜穿了便服游行。常奉著太后太妃。今天到這個大臣家裏。明天到那裏貴族府第。所到之處。還要叫他們預備酒饌戲文。流連到夜纔回去。後來各家都去遍了。又到近郡去游山玩水。賞賜一切。所費不可勝計。教坊使劉旭更助桀爲虐。爲自己希榮固寵計。強取民間子女。送進宮裏去。弄得怨聲載道。他却陞了某州刺史。太后太妃各下教令。賣官。每逢出缺。甚至明定價值。再叫人自認賄賂。那個出資最多。便給那個。文思殿大學士韓昭。頗有口才。專善巴結。遂爲兩宮所寵信。這天到韓昭家裏。見他所住房屋。不甚宏敞。問他爲何不另造。韓昭道。臣久想遷移。實苦於財力不足。只好將就着。太后問需款若干。命由庫中

撥給。韓昭道恩賜實不敢當。倘蒙太后見憐。只須將幾個刺史缺歸臣去賣。儘够造宅有餘了。太后含笑點頭。這種事都可以當面求得。真可算得肆無忌憚了。徐耕有孫女。卽太后之內姪女。姿容姣好。當時有國色之稱。蜀主一見大喜。太后忙把他領進後宮來。蜀主寵愛專房。便把皇后高氏放在腦後。又怕人說他要母黨的女兒。叫他改姓韋氏。作爲韋昭度的孫女。不久封到元妃。後來蜀主北巡回來。索性把皇后廢遣還家。蜀主又歡喜擊球。常作錦步障。累月兼旬。住在裏面。不見外人。所以他有時遠出。臣民均不得而知。宮中常年焚燒各種香料。氤氳繚繞。遠望如同雲霧一般。後來聞得厭煩了。又叫多燒皂莢。混亂他的氣味。又在山上用五色綵絹結成宮殿樓閣。絢爛繽紛。果然好看。但每逢風雨摧殘。滿山更換新絹。毫無吝惜。綵山上笙歌雜奏。酒肉如林。蜀主每一遊幸。一連十幾天不肯下山。山前引水爲渠。直通宮內。以便乘船往來。每遇回宮。多在夜間。令宮女濃妝豔抹。手中持蠟炬千餘。作爲前導。粉光脂膩。照耀水面。如同白晝。蜀主心猶不足。又常徵服到外面去遊行。無論酒肆娼寮。都有他的踪跡。識者早曉得他的國祚不久了。這且按下。再說晉王屢次勝梁。蜀主吳王屢次寫信來勸他早正帝位。晉王拿着來書向僚佐們說道。從前自從王太師（卽王建）時候。也曾寫了信來勸先王自帝一方。先王將我叫到跟前吩咐道。前朝天子被賊臣逼迫。逃到石門。全靠我去起兵救駕。這時候我的威名震動天下。如果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敢攔阻我。但是我終不肯爲的是我家世代忠孝。勤勞國家。甯可死了也不做那等背禮的事。總想將來重興唐室。我死後你便當體會我的意思。萬不可以墮賊臣的覆轍。現在言猶在耳。我豈敢依他們自帝的話呢。說着早淚流滿面。僚屬們那裏肯信他的話。過了些時。倒去聯絡了全營將士以及各處藩鎮都來勸道。晉王也動了念。令人在外面訪求美玉。預備製造法物。這個風聲一傳出去。便有魏州和尚來獻傳國寶。這和尚名叫傳眞。據他說。這傳國寶還是他師傅當黃巢造反破長安的時節。在亂兵間得的。已經藏了四十多年。師傅死後。傳眞將這東西當做尋常玉器。拿出來賣。被識貨的看見。說這是自秦以來。歷代帝王互相授受的傳國玉璽。要有福的才能承受。不遇識主。那

個肯出重價。倘遇識主。又不敢買。不如獻到晉王行臺。或者還可以得着重賞。也未可知。和尚所以才來獻的。晉王得着這寶。也自信天命有歸。心更變了八九。諸將佐得信。都來奉觴慶賀。晉王並不推辭。只有張承業却早慌了。連忙跑到魏州來諫晉王道。大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拚死替大王擲節財賦。招補兵馬。不過希冀早平逆賊。重整李氏山河。現在河北才平。朱氏尚在。大王已經議登大位。天下志士有不寒心的麼。大王何不等到滅梁之後。先替列聖報仇。然後求唐室之後。立以爲君。南取吳。西取蜀。掃清宇內。四海一家。那時候就是高祖太宗復生。還要讓大王居上呢。且老奴這話也並非全爲唐室。實是受過先王的大恩。不能不替大王謀萬年永固的基業。請大王仔細一想。就明白了。晉王道。這本不是我的初意。被將士所逼。不好十分違拗。承業見無可挽回。慟哭說道。連年血戰。我以爲都是爲的唐家。大王忽然取爲己有。連我的名節都被大王誤了。說畢。自回晉陽。憂抑成病。再不出來了。晉王也因爲各處干戈擾攘。應接不暇。更沒工夫理會到稱帝的事。又耽擱了一年。這一年裏面。趙王鏐耽於富貴。起造宮室。專事游嬉。不理軍政。爲其養子張文禮（即王德明）所弑。自稱節度使。遣人向晉王告禮。並求節鉞。晉王正在置酒作樂。聞得這種信息。不覺將酒杯落在地上。流淚不止。便要興兵問罪。僚佐連忙勸住。說現在要緊的敵手在梁。豈可多添仇怨。不如且自由他再說。晉王聽他說得有理。便承制授文禮爲成德留後。文禮爲人存心忌刻。見趙故將甚多。深恐不利於己。大加誅戮。都指揮使符習帶着趙兵萬人。方在德勝助晉王征戰。文禮忽然寫信給晉王。要調符習回去。另派他將來代。符習料着他不懷好意。回去難免一死。哭着來見晉王。將上項情形說了。請求設法援救。甯可死在面前。不願意回去。晉王道。此時眼前我雖然可以救你。但你是趙王的人。將來葉落歸根。終是要回去的。如何是好。現在我却有一法。不知你們辦得到辦不到。正是

前徒倒戈。以誅不義。失道寡助。天心人意。未知晉王說出什麼計策。看到下回自然明白。

第七回

攻鎮州符習報故君

建唐國存勗稱皇帝

當下晉王接着說道。從前我與趙王同盟討賊。患難相隨。本同至親骨肉一樣。不意他禍生肘腋。先我而去。我心裏怎的不要死。久已要想替他報仇。實在是兵力不及。你們倘若不忘舊君。能够去報仇雪恨。我這裏情願助你。糧餉符習等二。餘人一齊投地慟哭道。大王果念故主昔日一線勤勞。准與伸冤。我等不敢再望。大王有所勞費。願自領所部回去。與逆堅決一死戰。雖死無怨。晉王道。如此甚好。恰逢此時。德勝這邊軍事清簡。晉王便以符習爲成德留後。另外派了閻寶史建唐兩人帶兵三千幫助他。從邢洛北下。再說文禮這邊。多行不義。想來也是天道。看不過。肚腹上忽然生起一個大疽來。痛楚異常。日夜叫喚。臥牀不起。這天忽聞探馬報說。趙將符習帶着晉兵已經拔了趙州。驚得心膽俱裂。瘡潰而死。其子張處瑾與死黨韓正時帶兵前來抵禦。晉兵遂圍鎮州。史建唐中流矢而亡。晉王聽說損了一員大將。大怒道。何物狂童。敢如此猖獗。便欲分兵自將攻鎮州。這信息傳到梁軍。梁將戴思遠定計偃旗息鼓。來襲德勝。也是晉不該敗。這天有一個梁軍小卒前來投降。晉王親自叫到面前。和顏悅色的問話。梁兵十分激感。便把思遠的計策一一說了出來。晉王叫他不要張揚。乃將機就計。假作動身。一面命李嗣源帶一千人馬在戚城埋伏。李存審帶三千人馬屯德勝舊營。另派游騎出去誘敵。戴思遠看見。以爲晉兵中計。揮軍前進。將士們也想爭功。個個爭先恐後。走到晉軍大營不遠。伏兵齊起。晉王親率三千鐵騎。從後面殺了上來。斷其歸路。梁軍大敗。損失三萬餘人。晉王這才放心。大膽望鎮州進發。豈知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在定州）深恐鎮定乃是唇齒之邦。鎮定則定州勢處孤立。忽然從中作梗。親見晉王。扣馬固諫。說是應該同心合力禦梁寇要緊。至於文禮縱有犯過。宜令其帶罪圖功。晉王道。文禮敢於親弒其君。豈有邀免之理。況且還聽說他在暗中勾結梁兵。只怕連易定也在他籌畫之內呢。處直見晉王不從。心中很爲憂懼。便叫人去告訴兒子王郁。叫他用賄賂去送給契丹。招他

與兵來犯晉邊界。好解鎮州之圍。原來處直雖有幾個兒子。年紀都還幼小。只有王郁稍爲大些。乃是侍婢所生。處直不大在意。却最寵愛抱養的一個兒子。原名劉雲郎。改名王都的。王都爲人便佞諂詐。最喜逢迎。處直令統新軍。並假以副大使的名目。預備將來傳位給他。王郁見勢不妙。逃往晉國。晉王克用將幼女給他。招爲駙馬。並官至朔州團練使。爲着王都奪了他的地位。心中很爲憤懣不平。現在得了處直的吩咐。借此要求事成之後。廢去王都。用己爲嗣。處直只好答應。誰知部下將士沒有一個贊成招契丹的。王都尤其是對頭。馬上下令調新軍數百人。伏在帥府兩旁。大聲呼噪道。將士不願將全城送給契丹。請令公趕緊退歸西第。處直毫無預備。只好束手就擒。王都揮兵入府。凡是處直妻妾眷屬。一齊幽禁起來。王氏子孫不分長幼。俱綁出斬首。連他平日親信的幾個心腹將士。也不能免。王都將原委稟請晉王。晉王承制授他爲節度使。不久處直憂憤而死。這是後話。當下晉王又派人回到晉陽。探聽王郁作何舉動。不知何時撇下妻子逃走。只贖了一所空屋。料他一定逃往契丹。只有付之一嘆。一面定計令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大兵攻鎮州。半月不克。這天夜裏。忽然看見一員大將。帶着百餘馬隊突圍而出。向北直奔。晉軍知道是去求助的。如何肯放鬆。連忙追上將大將斬首。其餘的兵士也生擒了幾個。問起來才曉得。這大將正是張文禮的死黨韓正時。現在處瑾看見軍情危急。叫他冒險去到定州告急的。不料反損了一員驍將。城中更加驚惶。再說王郁見了契丹主。說是鎮州地方美女如雲。金帛更堆成山。邱一樣。天身一去便可捲了回來。不然只怕都便宜了晉王。契丹信以爲真。這年十二月。興兵來攻幽州。李紹宏閉城固守。又特別將南破涿州。進圍定州。王都叫人來告急。晉王親自帶了五千人馬前去救應。未到新城。探馬來報說。契丹兵已經渡過沙河。將士聽了都驚慌失色。當下逃去的不少。晉王下令有再逃者斬。仍不能禁止。諸將也都勸晉王還師自救的多。晉王也猶豫起來。只有郭崇韜李嗣昭以爲可進不可退。因契丹本爲財貨而來。並無救鎮州之意。晉王乃親率五千鐵騎先進新城。契丹看見不戰而走。晉王分兵追趕。擒獲契丹主太子。契丹主退俗望都。晉王便到了定州。王都親到馬前。

迎接。願把自己愛女許給王子繼爰爲妻。晉王小住了幾天。仍趕到望都。與李嗣昭輪流夾攻。契丹大敗。一直追出易州。又遇着天降大雪。十日不止。平地積深數尺。契丹人馬死的不計其數。契丹主才帶了敗兵回去。深怪王郁說話靠不住。以致上了這場大當。將他鎖在馬尾上帶了回去。從此永不聽他的話了。且說鎮州這邊。閻寶築起長圍來。以爲困守之計。又決漳沱河水灌之。內外斷絕。城中糧早已盡。派了五百餘人出來求食。閻寶想放他出去。再用伏兵來攻他。豈知這五百人便攻起長圍來。閻寶又不設備。城中出來的人愈聚愈衆。頃刻多至數千。又放火燒營。閻寶抵敵不住。退保趙州。晉王派李嗣昭爲招討使來代閻寶。恰好遇着張處瑾千餘兵出城迎糧。被嗣昭伏兵攻擊。幾乎全軍盡沒。嗣昭還在奮勇上前。亂兵中忽然發出一箭。正中嗣昭額角。深入腦子。嗣昭連忙拔下。扣在弦上。向發箭人射去。其人應弦倒下馬來。嗣昭回營。到夜也死了。晉王得信。甚爲傷悼。幾天不飲酒食肉。嗣昭遺命叫把澤潞兵暫歸判官任圜管帶。仍進攻不息。任圜謹遵嗣昭舊法。號令嚴明。因此軍中雖失大將。鎮人毫不覺得。嗣昭共有七個兒子。長子繼儔最爲懦弱無能。被其弟繼韜囚起來。自稱節度使。晉王因各路軍務正忙。那裏有工夫來理會他。命將昭義改爲安義。以繼韜爲留後。一面派李存進爲招討使。督兵前進。存進到了軍前。在東垣渡下寨。營柵還沒有立好。鎮兵趕到。存進把住橋口奮勇戰鬪。殺死鎮兵無數。存進亦力盡身亡。晉王又派李存審前代他。城內糧食告盡。早有投降之意。屢次來說。無人做主。存審兵一到。才安下營寨。城中守將李再豐先送了密書來。請爲內應。又從城上縋下布疋繩索來。招晉兵上去。有些膽大的便跟着他上去。直往帥府。先把處瑾兄弟捆起來。連同他的密黨高濂等。一齊送往晉王行臺。趙人都恨極了。求着將處瑾等尸體發還。每人割一塊肉來烹食。晉王乃命將處瑾寸斬。又把張文禮的尸棺發出來斬了。又有王鎔舊僕來說。曉得王鎔尸體埋藏的地方。晉王卽命尋着。另用棺槨。以禮改葬。晉王親往祭奠。符習在旁着了麻衣。慟哭行禮。晉王擬授爲成德節度使。符習固辭。適逢趙人也來請晉王兼領成德。情詞懇切。只得答應。符習自陳願領河南一鎮。乃授爲天平節度使。各方戰事。至此總算暫告

結束。晉王遂回晉陽。這年冬天張承業病故。曹太妃親到他府第去祭送。穿了一套素服。照姪輩行禮。晉王亦唏噓數日不食。次年春月各將佐僚屬都來報告典禮。法物已經備齊。請晉王卽皇帝位。晉王不能再辭。擇定四月吉日。在魏州牙城之南築起壇場。及期登場祭告天地宗廟。卽皇帝位。國號大唐。建元同光。尊母曹氏爲皇太后。嫡母劉氏爲皇太妃。以豆盧革盧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爲樞密使。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爲真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共有十三節度五十州。建宗廟於晉陽。次年遣李嗣源取梁鄆州。卽授嗣源爲節度使。信息傳到大梁。敬翔見李氏漸危。朱氏漸危。便預備了一根藤繩。藏在靴統中。入宮去見梁王。說道。臣在先帝手下言聽計從。所以贊助先帝得有天下。今日李氏更加強盛。陛下置臣於不顧。臣身無益於世。不如死的好。說着抽出藤繩便要上吊。梁王忙攔住道。你有什麼意見。儘管說出不妨。敬翔道。現在事已危在早晚。別樣方法都嫌緩不濟急。只有趕緊用王彥章爲大將。還可以救得眼前。梁王道。這有何不可。卽下詔授彥章爲招討使。並以段凝爲副使。唐王聞信。自將親兵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臨行再三叮囑道。王鐵槍勇冠三軍。素稱無敵。是你所曉得的。此去須要格外小心防守才是。原來彥章善使一枝鐵槍。連槍桿都是純鋼造成的。臨陣大呼。人不敢近。舉鎗一刺。可以穿透數人。威名震動遠近。人都叫做他王鐵鎗。聽說他來了。連小孩子都不敢啼哭。在梁朝可算有勇有謀的一員大將。唐主也曉得朱守殷不是他的對手。因爲這守殷乃是唐主自幼驅使的蒼頭。不妨直言相告。借此也可激勵他一番。叫他警覺。聞言慢表。單說梁主召見時。便問彥章幾天可以破敵。彥章伸着三個手指頭道。只要三天。準取德勝。左右官員聽了。幾乎要笑起來。彥章道。倘若不勝。願甘領罪。梁主點頭道。如此甚好。彥章辭了出來。手下人已經給他預備了快馬。彥章跨上馬。一口氣奔了下去。兩天工夫到了滑州。令人置備酒筵。大饗僚佐。猜拳行令。熱鬧非常。彥章趁人不留神的時候。離座起來。令人預備快船。在楊村等候。另選壯士六百人。腰間都插了巨斧。又傳了幾十名鐵匠。帶了風箱焦炭。一齊上船。順流開去。彥章看那飲酒的客人時。還都興致橫飛。一個

沒散。又上來斟了一巡酒。說是我要入內更衣。暫且失陪了。出門之後。引精兵數千。直趨德勝。這天正值微雨濛濛。守般以爲敵不能來。毫無準備。船上的壯士鐵匠先到。早把攔江鐵鎖燒斷。又用大斧子砍斷浮橋。一面彥章親帶兵士急攻南城。頃刻打破。果然沒有三天的期限。守般得信來救。已無及了。彥章進攻諸寨。更有那裏敢當。到一處勝一處。真是勢如破竹。聲威大振。唐主得信。深恐楊劉有失。命內監焦彥質騎着快馬跑到。會同鎮復李固固守。彥章也爲着楊劉是緊要隘口。率十萬人馬。用全副精神進攻。城打破了幾次。都被李固竭力守住。處處與士卒同甘苦。所以才肯用命。彥章提了一枝鐵鎗。躍出躍進。見不能得勝。氣得暴跳如雷。只得仍回城南駐紮。唐王引兵來救。六月到了楊劉。見梁軍塹壘甚堅。無法攻進。問郭崇韜有何計策。崇韜道。現在只有在博州東岸添築一城。既可以固河津的形勢。又可以接連東平。並可以分敵軍的勢力。誠一舉而數善備。所怕的彥章時時帶兵來攻。我的工程不能成就。依然無用。現在若要他不來。除非募些敢死之士。日日前去挑戰。將他綴住。只要他十日不來。我的大功便告成了。唐主也以爲然。便派崇韜帶領一萬人。昏夜動身。倍道前進。至博州馬家口。築起城壘來。舂牘齊施。晝夜不息。唐主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使他不暇兼顧。六日工夫。崇韜那邊才將城築就。只見旗旌招颭。鼓角齊鳴。彥章已帶領大兵數萬趕到。崇韜自念城牆雖有。守備之具毫無。士卒早慌了手足。只得將他們先撫慰了一番。然後當先出馬。四面拒戰。幸而唐主救兵到來。彥章知難取勝。才退保鄒家口。七月唐主引兵南還。彥章等又到了楊劉。被李紹榮等用火攻戰退。彥章走保楊村。計點兵馬。前後共損失一萬餘人。纔解了楊劉的圍。問起來城中糧食已斷了。依着彥章的意思。還想收拾殘兵。再圖恢復。豈知這天奉了梁主手詔。令其尅日班師。只得垂頭喪氣而回。正是

將相不和。功名難立。自古已然。於今爲烈。
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漆頭顧朱友貞末路

施粉墨李存勗登場

原來王彥章深恨趙巖張漢傑兩人亂政。素來與他們不對。常時向自己親信人道。等我成功回來。別的陞賞我。都不要。定須先把姦臣誅滅了。好謝天下。趙張聽見也暗中商量道。他要想成功。不要做夢。咱門甯可死在沙陀手裏。決不被彥章得著。從此凡有可以陷害彥章的地方。無不同心協力的做去。段凝自己沒有本領。見彥章功高位重。十分妬忌。也來趨附趙張。每逢彥章出征。便從中千方百計的阻撓他。惟恐其得志。前次幾番捷報到京。趙張都說是段凝的功勞。彥章那邊非但沒有陞賞。連句嘉獎的話都沒有。彥章自己雖灑灑落落。不以爲然。無奈他手下這班將士。見朝廷賞罰顛倒。誰還肯出力。因此不能有功。後來連梁主都疑惑彥章起來。深恐他成功之後。驕傲難以駕馭。索性下詔把他叫了回來。又派段凝至河上監軍。敬翔李振屢次奏說此人萬不可用。請趕緊撤回。梁主道。段凝沒有過處。叫我如何措詞呢。李振道。等他有了過。連社稷都危亡了。豈知在段凝心還未足。又預備了豐厚的賄賂。來獻給趙巖張漢傑。求代王彥章爲招討使。兩人真個在梁主前竭前保薦。梁主馬上答應。雖有敬翔李振兩人在旁力爭。都同耳旁風一樣。果然段凝到任之後。軍中宿將個個憤怒。士卒也不服。幾乎譁變起來。梁主又命王彥章帶領保鑿騎兵一萬人屯在兗鄆交界地方。謀恢復鄆州。但總放心不下。又派張漢傑爲監軍。去監察牽制著他。自領御營屯駐朝城。帳下有一員宿將名叫康延孝。素有遠見。眼看著梁主大勢已去。不甘埋沒。奔到唐軍來投降。唐主見其人一表不俗。不覺大喜。親自下來。將他扶起。從身上解下錦袍玉帶來。給康延孝披在身上。授爲招討指揮使。問他梁主現在的情形。延孝感激知遇。喜出望外。開懷盡說。論起梁朝的土地來。本不算窄。養的兵也不算少。無奈主上既昏暗懦弱。趙張又攬勢擅權。內結宮廷。外納賄賂。段凝本是毫無智勇之人。却叫他當此重任。只曉得尅扣搜括行伍裏的錢。去給交權貴。再加上梁主多疑。遇著真是好人。反不信任。另外派內臣去監督。弄得這人

行爲動作都不能自由。如何有得勝的希望。近來又聽說梁主打算分數路出兵。令董璋趨太原。霍彥威寇鎮定。王彥章攻鄆州。段凝當陛下。決定十日大舉前進。據我看起來。梁兵聚起來。雖然不能算少。散開來却並不算多。願陛下養精蓄銳。等他既分之後。自帥精兵五千。從鄆州直抵大梁。不須旬日的工夫。天下大勢就定了。唐主大喜。過了些時。就把諸將召齊。商議道。我現在得著可靠的信息。梁人將舉大兵。分道前來攻打。不知諸君可有什麼高見。李紹宏等都說道。鄆州地方難守。最好與梁調換衛州及黎陽。我們並不吃虧。然後與他訂立和約。永遠休兵。息民。最是上策。只要擋過這一陣。將來遇機。仍舊可以再舉。唐主聽了這些只圖苟安目前的話。心中大不以為然。暗想。照這樣子。我還有葬身之地麼。曉得只有郭崇韜還有些膽量。見識等衆人散後。獨留他到別殿商量。崇韜道。陛下奔走道途。衣不解甲。十五年工夫。原望著替國家報讎雪恥。現在已經正了尊號。纔得著鄆州尺寸之地。聽說敵兵將到。便不敢守。又要預備棄掉。只怕將士從此解體。將來糧食告罄。大家一散。就是想畫河爲界。誰還肯替陛下守呢。至於大梁那邊的情形。臣也向康延孝詳細的盤問過。談起來彼此意見都還相合。臣因此日夜思量。以爲成敗之機。就在今年。頭一樣難得的是所有梁朝精兵。都在段凝手裏。來只曉得決黃河自保。以爲有恃無恐。別處都無防備。這種無勇無謀的人。怕他什麼。我又屢次聽降兵來說。大梁無兵。陛下如果酌留精兵守魏州。固保楊劉。自己帶了精兵與鄆州合在一處。長驅直進汴梁。先把那假皇帝頭割了下來。懸竿示衆。各方鎮雖有武藝。誰敢不降呢。若是再一個因循。今秋一個荒歉下來。軍糧一完。永無成功之日。俗語說得好。道旁築室。三年不成。果然是真命天子。自有百靈護佑。只要陛下不可三心兩意就是了。唐主道。你這話正合我的意思。大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本是一樣的。這又何妨。從此便一言爲定。照你的話行事。決不更改。誰知正在這時候。王彥章已出兵攻鄆州。李嗣源派李從珂出馬。打了一仗。將梁軍前鋒殺退。彥章退還中都。捷報一到。唐主大喜道。難得出馬得利。我軍壯氣不少。便下令軍中。凡有家眷的一概打發回去。自己也把夫人劉氏同兒子繼岌送還魏州。臨行向他們訣別道。事

梁成敗。在此一舉。倘若事機不順。我決不來再與你們相見。你們得著信息。可將全家聚在魏州宮裏。放火一燒。便是我李氏的結局了。將士在旁聽了。個個感奮。當晚唐主率衆渡過河去。到了鄆州。已是三更時分。唐主下令派李嗣源爲前鋒。進攻梁軍。梁軍敗走。便把中都圍起來。梁兵無心戀戰。望風潰散。彥章也從重圍中衝了出來。要想逃遁。被將軍李紹奇看見。追了上去。彥章早經身帶重傷。馬又被亂石絆倒。紹奇躍馬上來擒住。部下將士也一擁上前。將張漢傑等二百餘人也都一一擒住。其餘士卒。被殺及投降的不下七八千人。唐主回營。紹奇先擁彥章上來參見。唐主愛惜彥章英勇。當面勸他投降。彥章道。我不過一勇之夫。蒙梁主厚恩。官爲上將。與皇帝爭戰十五年。現在兵敗力窮。自應該一死。這種朝秦暮楚的事。豈是我王鐵鎗肯做的麼。唐主也不再勸。便命推下。當下便有在營諸將都來叩賀。唐主命在御帳大排筵燕。親自斟了一杯酒。送到嗣源面前道。今日這場功勞。都是你與崇韜二人之力。我若早聽了紹宏他們的話。大事早去了。還有這場顯耀麼。又回頭向着衆將道。從前一向所怕的只有彥章一人。現在倒是他首先就擒。這不是天意要滅梁麼。但還有段凝在河上未動。我們現在從何處進兵爲是呢。康延孝道。依臣愚見。宜急取大梁。說了幾次。唐主終有些躊躇。嗣源道。兵貴神速。須叫他如疾雷不及掩耳。今日彥章被擒。段凝不見得曉得。就算曉得了。要發救兵。直路先被決河阻住。須繞到白馬去過渡。一時也沒有現成的船隻。如何能够快得來。我們此地到大梁。却沒有多少路。又不必爬山越嶺。都是極平坦的大路。就是擺著方陣。也可以過去。只要晝夜兼程。兩三日便到大梁。只怕段凝還沒有離老營。友貞已經被綁了。康延孝的話不錯。請陛下督率大軍緩緩進發。臣願帶一千兵馬前驅。唐主深以爲然。席散之後。即便下令。全軍莫不踴躍。嗣源當晚動身。次日唐主也從中都啟駕。想起彥章既不肯降。先命提出營門斬首。以絕後患。過了兩天。到了曹州。守將迎降。唐主撫慰一番。依然前進。這且按下慢表。再說梁主在宮裏。聞報彥章被擒。唐軍將到。嚇的一天到晚。只剩了揩眼抹淚。毫無主意。把個傳國寶藏在枕頭上。一夜要撫摩幾遍。這天夜裏又想拿出來觀看。誰知只剩了空匣子。追究起來。才曉

得早被左右偷去。迎唐軍去了。知道大事已去。向指揮使皇甫麟道。國亡家破。本不妨出去投降。仍舊可望一身富貴。無奈李氏與我世讎。不好向他去低頭服小。又不好坐在宮裏等他的刀鋸。要想自盡。我又不肯動手。還是托你把我這腦袋砍下來罷。皇甫麟哭着搖手道。陛下若命臣到唐軍去拚命。我不敢違。這話我却不敢奉詔。梁主道。你想賣我麼。皇甫麟也不去理他。拔劍便欲自刎。梁主自前拖住道。要死死在一起。皇甫麟被纏不過。先弑梁主。然後自刎。再說李嗣源走了五天。到了大梁。王瓚開門迎降。唐主也隨後趕到。排隊進城。嗣源得信。迎了出來。在馬前叩頭賀喜。唐主得意極了。手舞足蹈。不知怎樣才好。一把拉住嗣源衣服。將頭撞個滿懷。口中說道。吾有天下。全靠了你家父子的功勞。將來與你各分一半。嗣源也大笑。便幫着唐主下詔。許梁臣自新。將朱友貞的頭收了來。用漆漆好了。裝在木盒裏。帶回去。藏在社庫。永留紀念。李振向敬翔道。新主有詔許我們洗滌。你意中可想去朝見麼。敬翔道。我二人身爲梁朝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倘若問起來。拿什麼話去對答他呢。說罷。散了回去。這天晚上。天還未亮。有人來報告敬翔。說是李太保一個人已先去上朝了。敬翔歎口氣道。這才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李振平日侃侃而談。何等氣節。我總拿他當個丈夫。到了臨危。連婦女都不如。不知他拿甚面目入這建國門。說罷。自縊而死。趙巖逃到許州。被溫昭圖擒住。斬了。將首級送來。最好笑的是段凝。聽說唐軍已入大梁。假做應援。派杜晏球爲前鋒。到了封邱。遇見李從珂。晏球下馬請降。段凝手下還有五萬人馬。一仗都沒有打。也隨着完全投降。唐主不免當面獎勵他幾句。他便驕傲起來。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毫無愧色。梁舊臣見了。未有不恨的。當下唐主將鄭鈺等十一人。本是前唐舊臣。甘心事梁的都貶了官。又因敬翔李振趙巖張漢傑等竭力幫助朱溫。篡奪前唐社稷。一概誅其九族。賜段凝姓名爲李紹欽。杜晏球姓名爲李紹虔。命外面各方鎮。入朝覲見的。賞還原官。概不更調。當下便有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先入朝。帶來金銀珠寶裝載幾十輛大車。價值數十萬。偏送當道要人。從宮內劉夫人起。下至親貴大臣。以及伶官內監宮娥使女。沒有不到的。因此內外同聲稱贊他。唐主的恩寵。自然也與衆不

同了。却說唐主既併大梁。南方各國都來貢獻。只有吳國未到。唐主特遣使臣去告知他已滅朱梁的話。徐溫向嚴可求埋怨道。當初他起兵伐梁的時候。前來關照。我本想派兵在沿海去幫助他的。現在他勝了。豈不有面子。都是你攔阻我。沒有成行。現在他又拿這話來恫嚇我們。這却如何對付呢。可求笑道。請你不必驚慌。我早探聽過來。唐主自從得了中原之後。氣驕志滿。與前大爲大同。再加上御下無法。不到幾年。必然內變。怕他怎的。我們只要卑詞厚禮。保境安民。等着他就是了。唐使到後。將欲宣詔。可求不受。唐主乃照敵國禮。改用國書。國書自稱大吳國主。辭句照牋表體裁。唐主更不來理會他。原來嚴可求的話不爲無因。唐主自幼便懂音律。歡喜看戲。自己也會唱幾齣。連年志在報讎。南征北討。才把這事丟開。自從得了中原之後。以爲天下一家。終日尋歡取樂。首先招集一班戲來。三日兩朝在宮中演唱。自己同寵妃劉夫人坐出來觀看。有時高起興來。也在臉上塗了粉墨。親自上台演一齣。爲的是博劉夫人一笑。自己起了個優伶名字。叫做李天下。嘗與優伶們混在一起。談諧談笑。因此最優待他們。替他們設了最尊貴的品級。極豐厚的俸祿。名爲伶官。其中有個叫景進的最爲得寵。便叫他做領班。又有個做丑腳的。名叫敬新磨。也最親暱。因此無論內外大小公私事件。有大臣諫不了的。只要他們兩個一句話。沒有不立刻施行的。就連劉夫人面前。兩人也隨時可以進見。無話不談。一般熱中奔競想做官發財的都來走這條門路。記得有一天。唐主在台上。與敬新磨合扮一齣什麼戲。唐主叫着自己優名。道。李天下。李天下。不提防敬新磨上來。當面便是一個巴掌。打得唐主倒是一楞。正待發作。只聽他嘴裏慢慢說道。理天下的只有當今皇帝。你是何人。敢冒名麼。唐主大喜。下台之後。厚加賞賜。又有一次。敬新磨扈從唐主到中牟去打獵。御馬踏損田苗。中牟縣令跪在馬前。諫道。陛下爲民父母。應該憐惜子民。現在把這莊稼毀了。叫他們吃什麼呢。唐主見他話太粗莽。喝命左右推下斬首。正是

惟有忠言多逆耳。好教諫諫善批鱗。

要知這縣令性命如何。請向下回觀看。

第九回

逞改獵唐主荒遊

侈門第劉后逐父

當時衆人看見主上動了氣。那個還敢勸。只有看着這縣令砍頭罷了。敬新磨早追上去。將他橫拖倒曳的送到唐主馬前。向着中牟縣罵道。你身爲命官。難道不曉得聖天子最好田獵麼。怎樣不早些出告示禁止百姓耕種。任令這些青苗妨礙御道。到了現在還敢藉口百姓挨餓。等主上多打些獐鹿狐兔來。還不够他們一年的吃用嗎。這真是罪該萬死。快些拖去殺了。唐主早大笑起來。叫趕快將他釋放。回去辦公。看官們須知這班人對於天子的尊嚴。尙且玩弄得如同兒戲。平日在這班士大夫面前。其凌辱侮慢也就不問可知了。因此滿朝側目。都敢怒而不敢言。有些無恥的。反去趨附伶官。希冀恩澤。四海藩鎮爭獻賄賂。奔走門庭。尤以景進爲最。專采市井間瑣碎事故。走進宮中去報告。唐主也最歡喜刺探外事。便拿他當做耳目。每逢景進奏事。常常屏退左右。他便借此譏問。忠良干預政事。李紹欽（卽段凝）用金錢來結交他。又借着他去結交宮掖。因此得爲泰甯軍節度使。又有溫韜入朝。也帶着許多金帛。分送劉夫人及伶官權貴。賜姓名爲李紹冲。不到旬日。卽遣還鎮。郭崇韜諫道。溫韜掘發唐朝帝后山陵。幾乎不留一處。罪惡與朱溫相等。豈可仍舊叫他再居方鎮。天下義士。誰還看得起我們呢。唐主沒得說的。只得推說。我從前入汴時候。已經赦過他了。不好反悔。溫韜竟安安穩穩去了。又有荆南節度使高季昌。爲避唐諱。改名季興。親自入朝。伶官們都向他索取賄賂。永無厭足。季興因爲所帶無多。不能足數。伶官果然入宮說他的壞話。唐主便打算不放季興回鎮。郭崇韜諫道。陛下新得天下。各路諸侯。不過打發子弟將佐前來進貢。只有高季興親身到此。最爲恭順。應該格外優待。也好叫別處做個榜樣。如果羈留住他。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這算什麼計策呢。這纔放了回去。季興倍道出都。星夜前進。到了江陵。攜着僚屬梁震的手說道。我不聽你的話。幾乎難逃虎口。但是我

看他興旺也不久了。唐朝百戰得的河南。不知殘害了多少生靈。損失了多少大將。唐主對人談起來。每每舉着兩手。說是自己在十指上得的天下。豈不是把別人的功勞都一筆抹煞了麼。狂妄到這種樣子。叫這些功臣豈不寒心呢。誰還肯替他再出力。再加上外好田獵。內迷酒色。大約沒有幾年支撐。我們還憂什麼。回鎮之後。修城積糧。招募兵卒。預備戰守。又有李繼韜曉得唐主空了。頭一個總要尋着他。打算逃往契丹。誰知沒有來得及。已經下詔徵他赴闕。不敢不去。好在他母親楊氏最會積蓄。家資百萬。便帶了四十萬現銀子。四十萬貨物。跟着他一同前去。一到京城。各處餽送。先從伶官送起。果然個個替他說好話。說是繼韜本沒有異心。都是旁邊人不好。況且他父親嗣昭。本是國家至親。又有功勞。不可無後。楊氏又自己到宮裏。劉夫人面前哭求。送了些貴重珠寶。唐主果然答應赦了他。寵待如故。無奈繼韜心不自安。常起恐慌。這天忽然寫信給兄弟繼遠。叫他在鎮上放起火來。希冀唐主派他去安撫。豈知事情漏洩。這信被唐主看見。將他兄弟兩個一同斬首。唐主非但縱容伶人。又最寵信宦官。所有內諸司使。早經改用士人的。現在又都用起宦官來。且漸干預政事。又置諸道監軍。怙勢爭權。斯陵主帥。因此藩鎮無不憤怨。又聽了宦官的話。把天下財賦分爲內外。府州縣上供的入外府。充行政經費。各方鎮貢獻的歸內府。充賜宴。於是外府常不足。而內府常有餘。堆積如山。明光二年春天。舉行南郊大祀典禮。郭崇韜將自己所得方鎮餽送財物。獻出來。充作勞軍錢。共有十萬緡。一面奏明唐主說道。臣已領家所有助成大禮。願陛下也拿出些內府錢財來。賞給有司。不好麼。唐主吝惜財物。回答不出。停了半天。纔說道。我晉陽那邊還有些積蓄。等我叫租庸使運送過來。就是了。豈知他不過是一時搪塞的話。始終不曾實行。因此軍士大不滿意。人人怨恨。又加上孔謙體貼上意。專會聚斂。凡恩詔上蠲免的糧賦。他仍舊照常徵收。催逼甚緊。因此百姓也都愁怨。上下離心。後來就有皇皇詔旨。沒人肯信了。再講到後宮。唐主共有三位夫人。正室韓氏。次爲伊氏。再次才是劉氏。這劉夫人生性兇悍。狡獪。淫蕩。妒忌。又加上貪財。唐主偏最寵愛他。屢次想立爲皇后。因一則礙着正室尚在。二則太后素嫌惡他。三則有郭崇韜從外。

面諫阻。因此未能實行。這時候郭崇韜位兼將相。權倖人主。有些嬖臣來托他事情。不能人人如願。已不免有些怨言。崇韜又自己附托爲郭子儀後人。自居膏粱膏裔。現分流品。引進浮華。薄待勳舊。因此勳舊也都恨他。崇韜倒弄的孤立無助。鬱鬱不得志。便同自己親信人商量。想到外鎮去暫避衆口。親信人都攔阻他。說去不得。倘若去了。恐連性命不保。有的便替他出主意。不如請立劉夫人爲皇后。主上一定大喜。內裏又有了皇后的幫助。俗官雖然有權。那個還搖得動你呢。崇韜深以爲然。次日便去約了宰相。帶同百官聯名上疏。說劉夫人四德俱優。請早正位中宮。唐主准奏。擇期行冊封禮。劉夫人果然深爲感激。原來這位劉后乃是魏州安城人。出身甚是低微。他的父親本是走方賣藥的。有時還帶着替人起課算命。這年遇着安成地方荒歉。劉后年紀不過十歲。父親顧不了他。被人拐了出來。輾轉賣到宮裏。到了十五六歲。出落得有幾分姿色。爲人也還聰明。跟着唐主在魏州的時候。他父親因爲貧苦難度。打聽得女兒在宮裏安享富貴。趕到營門求見。劉后正在與諸夫人爭寵。自己誇耀門第。捏稱是某貴官的女兒。見他來了。深怕證穿了謊。如何肯承認。乃轉羞爲怒。道我離鄉里的時節。年紀雖然幼小。父親相貌事跡。我都記得。這年碰着地方擾亂。我父因保守家財不捨。致被亂兵殺死。我還穿了孝服。哭了他一場。才出來的。現在不知是那裏的田舍翁。竟敢前來冒認。這還了得。命人在宮門口痛打一頓。驅逐出境。永遠不許再來。可憐這老頭兒。不知是真是假。那裏敢分辨。只得回去了。劉后自幼身受貧難。所以愛財如命。只知積聚。却不會使用。甚至於發出本錢。叫人到各處去販了薪炭水果菜蔬來賣。他好於中取利。這個風聲傳出去。各方鎮會巴結的。逢時按節貢獻。都分作兩份。一上天子。一送中宮。因此貨財堆積如山。他的用處。不過是燒香念佛。寫經布施。送給尼姑和尚罷了。當時太后所下的誥命。及皇后所下的教令。同皇帝的制敕並行。方鎮一體遵行。毫無別區。再說伶人中有一個唱且腳的名叫周匝。唐主最爲愛幸。常令隨在身邊。雖有事不離。前幾年在胡柳打仗。軍營失散。被梁軍擒去。送往大梁。唐主每思念不已。直到破汴梁這天。唐主進城。首先命人尋訪。豈知周匝早得信了。當晚便來叩見。唐主一見

如獲至寶。仔細問他別後的事。周匝哭着說道。臣到大梁之後。身無分文。處處受人欺侮。幾次欲尋自盡。全虧了梁朝的教坊使陳俊同內園使儲德源兩人。屢次援救保護。才能活到今日。此恩此德。不敢忘報。臣當時曾允許他們。如果重見我主。不怕沒有官做。今日果然如願。請陛下每人給他一個州刺史去做。才見得陛下待臣的恩典。臣亦可以借此踐言。唐主喜得無可無不可。連說這自然是應該的。這天早朝。便吩咐執政。遇有刺史缺出。先儘這兩入補授。郭崇韜諫道。陛下百戰方才得了天下。所靠的全是這班英豪忠勇之士。現在爲着諸事草草就緒。來不及封賞的不知凡幾。都在那裏等得不耐煩。只爲着缺少人。他們才不敢抱怨。若是先補了伶人爲刺史。怎樣對得住有功的人呢。唐主無可駁他。這事便攔壓了一年。這一年中。伶人屢次來催逼。唐主又向崇韜道。你上次說的話固然是正理。但我已經允許了周匝。只好請你勉強依我一次罷。崇韜不好再說。陳俊儲德源便都授了刺史。親軍中身經百戰。未得一官的很多。背後都在嘆氣。唐主那裏理會到這些。終日只管東去蹴球。西去打獵。弄得近郊稼穡。都踐踏無存。羣臣屢諫。雖當面嘉許。遊戲如故。到了年底時候。忽然穿着便服。攜了劉后兩人。雙雙到河南尹張全義家去游玩。全義將自己貢獻的東西。錦繡珠玉陳列庭上。五光十色。燦爛奪目。劉后見了。笑的嘴都合不攏來。少頃又盛陳筵席。山珍海錯。水陸雜陳。劉后不覺多飲了幾杯。借着酒意。向唐主奏道。妾幼失父母。每每自傷孤苦。現見全義年高有德。情願拜他爲父。豈不多個照應。唐主道。你既有此意。有何不可。全義在旁聽了。固辭不敢當。說是皇后金枝玉葉。天降鸞鳳。以臣草野微末。况又老朽無能。如何敢當。唐主道。皇后話既出口。萬難收回。况且你的門第亦頗相當。至此早不容分說。叫左右宮娥太監上來。將全義推擁到上座。朝南坐下。兩面按住。不容他起立。劉后早過來插燭似的拜了下去。口中叫了一聲義父。拜完。又將全義夫人請出見禮。當下一庭歡笑。竟同家人父子一樣。全義夫婦又重新備了一份極貴重的貢獻。專送皇后。作爲見面禮。重整杯盤。洗盞更酌。直飲到月上花梢。才盡歡而散。全義叫人備了幾部大車。送禮物進宮。次日皇后命翰林學士趙鳳起草。擬繕一封謝書。去答謝全義。趙鳳道。

皇后乃是天下之母。自古沒有聽說天下之母。拜人臣爲父的。唐主心裏雖曉得他話說的不錯。那裏能聽他。次年春天。唐主乘興游幸到了興唐。想起義武節度使王都不久欲來朝覲。素常聽說王都最善蹴球。心中又添了興致。命人將行宮闕庭拆毀。改建球場。預備等王都一到。便可一觀其技。還可以同他比較個高下。又吩咐這球場。並要格外築得寬敞宏壯。精緻華麗。以免爲外藩所笑。副留守張憲奏道。行宮改球場。別樣並無妨礙。但是陛下當日告天卽位的壇。在內。關乎陛下順天應人。鞏固萬年有道。始基在內。似乎不可拆毀。請另擇他處爲是。行宮西首有地數畝。臣曾去勘量。一過。甚合球場之用。不如改在此地。豈不兩全麼。唐主起初亦無不可。後來聽說。倘用此地。則另築基址。必須延遲數日。唐主嫌其太緩。仍用前議。命速毀卽位壇。張憲心終不謂然。不敢再諫。又去同郭崇韜商量。說是這主上受命之地。拆毀恐怕不利市。雖然近於迷信。却關乎敬天的意思。還請相公設法挽回才好。崇韜往見主上。又委婉勸了一回。唐主跳起來道。他們還沒有動工麼。照這樣狐疑。何日可成。都是爲着這壇的緣故。他們如怕惹禍。我却不怕。說着命左右立刻叫兩個虞候去。趕緊將壇拆了。回說。崇韜只得退下來。告知張憲。張憲嘆道。忘天背本。只怕不是好兆呢。正是

人生第一休忘本。天道從來最近民。

要知唐主尙有何失德之事。下回再表。

第十回

作坤陵羅貫受冤刑

伐西蜀繼岌領帥印

却說唐主球場方才造成。內監們因宮中事體清簡。無可謀利。又攬撥唐主多置妃嬪。分立宮名。唐主隨口答應。內監惟恐遲緩。又妄造謠言。說是宮裏夜夜見鬼。有穿黑衣裳的。有穿白衣裳的。高高低低。往來亂撞。個個大驚小怪。夜夜前來報告。唐主便要請法師來。設法驅除。內監們都說用不着。實在是因爲內廷苑囿廣闊。房廊深邃的。

緣故。從前咸通乾符的時候。六宮何止上萬的人。熱鬧繁盛。自然鬼物不敢見形。現在掖庭空虛。自然妖魔鬼怪都出來了。若再不早些想法子。只怕還要變成鬼窟呢。唐主便派太監首領王允平同了伶人景進。分赴各路去採擇民女。共選了三千人送進後宮。這不是冤枉麼。這年夏天。唐主才說了一句天氣炎熱。太監們又說道。從前長安全盛的時候。宮中樓臺殿閣。至少也有百幾十處。那一處不是宏闊華麗。現在官家也是一朝的天子。連個納涼避暑的所在都沒有。豈不令人好笑麼。唐主道。我想另建一座高樓。就派王允平去打樣監工。不必惜費。總以高爽華美爲主。你們看怎樣呢。內監深恐唐主不能實行。又激他一句道。奴婢們看起來。這樓不見得能成。唐主道。何以見得呢。太監道。陛下不見郭崇韜終日皺緊眉頭。總愁着國用不夠。常叮囑孔謙叫他不要濫支濫放。陛下現在無故的要興土木。看起來不過說說罷了。終是沒有的事。唐主道。我用內府錢去造。不動正項經費。他難道還能管我麼。然嘴裏雖如此說。心裏終怕崇韜諫起來討厭。又叫親信侍臣到他家裏去傳諭道。今天暑天酷熱。向來所沒有的。我記得從前在河上行營裏的時候。地方低窪潮濕。日裏還要披着又重又厚的鎧甲。騎在馬上。衝冒矢石。都還不覺有這樣熱。現在住在高堂廣廈裏面。反覺得蒸的難過。如何是好呢。崇韜道。大概境地的冷暖。是跟着人心轉移的。陛下在河上的時節。外面對着勁敵。心裏想着驕恥。就是再熱些。也不在心上。現在大患是平了。大小各國都來貢獻。安居無事。就是住在水閣涼臺。也是要熱的。陛下既然問到臣。惟有請聖心。不要忘記艱難的日子。自然暑氣就退了。這侍臣回來覆奏。唐主沒得說的。禁不起太監們在旁笑道。果然應了奴婢們的話了。他這一關到底難過。又一個接口說道。崇韜也只說得好聽罷了。他只會拘管官家。既然如此。他自己的府第爲什麼造得如此闊綽。比皇宮上苑還要講究。爲什麼不照從前做窮學究時候的樣子呢。自己有了避暑的地方。就把主上的熱忘記了。唐主道。這也不必去議論他。我們造我們的就是了。便命王允平督工起造清暑樓。先發內庫銀子二十萬。不够再來補領。限半月完工。以便聖駕移過去居住。允平借勢作威。每日役使民夫不下萬人。各處採辦材料。大爲騷擾。崇韜

看不過。又來諫道。今年河南水旱成災。連軍糧都沒有充足。何不暫且停工。等到豐年再造呢。唐主非但不肯聽。從此深不以崇韜爲然。這時候有個士人名叫羅貫。爲人生性懸直。辦事幹練。崇韜極其賞識。用爲河南令。乃是釐下第一衝要繁難要職。羅貫到任。秉公辦事。不避權貴。遇着伶官內監請託的事。一概置之不理。有些太離奇的。羅貫便連原信部拿來給崇韜看。崇韜又帶進朝去奏知主上。因此這班近倖恨如切齒。張全義也因爲曾託他一件事。沒有辦到。也同羅貫不對。打發了一個極聰慧極伶俐的丫環進宮去告訴劉后。劉后正想借再報答義父。因此唐主左右沒有一個不說羅貫壞話的。唐主兩耳已經裝滿。只因無故不好發作。這年曹太后劉太妃先後病故。唐主聽了中書門下的話。爲曹太后作坤陵於壽安縣。這年八月陵工完竣。御駕親臨送葬。走在路上。看見道途泥濘。橋梁損壞。唐主大怒。說是羅貫身爲地方官。明知遇此大典。辦差尙且不愼。平日路政不修。可知將他拿下牢獄。次日下詔命斬首。崇韜諫道。羅貫雖然有罪。但尙不至於死。唐主大怒道。太后靈駕經過的地方。又加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俱不經意。你還說他無罪。這不是庇護你一黨麼。崇韜道。陛下以天子萬乘之尊嚴。同一個區區縣令作對。使天下後世的人都說陛下用刑不平。這便是臣的罪名。至於黨字。臣却不敢承認。唐主道。既是你所喜愛的人。你要怎樣辦。怎樣辦。我不敢作主好麼。說着站起來。拂衣進去了。崇韜也跟了進去。反復辯論。唐主早經執定主意。不去聽他。崇韜還要再說。唐主自起將殿門關了起來。崇韜只得出去。有司便照前詔行事。將羅貫殺死。屍首放在府門示衆三天。遠近曉得沒有不喊冤枉的。這且慢表。再說蜀主王衍終日游宴。不理政事。使韓昭潘在迎顧在均等爲狎客。終日陪同飲博遊戲。又叫他們和宮人們雜坐一起。或彈絲竹。或唱艷歌。打情罵俏。無所不至。蜀主看着大笑。其餘的文武宰相樞密等官。只曉得當面逢迎。背後盜竊威柄。又有些只願保住自己的祿位。置國事於不問。潘在迎等又屢次勸蜀主誅戮諫官。說是免得他們謗國。有一次嘉州司馬劉贊畫了一張陳後主三閣圖來譏諷他。蜀主不過付之一笑。這年又是重陽。蜀主與高彩烈宴羣臣於宣華苑。酒至半酣。嘉王宗壽極言社稷將危。須要趁早改

變方針。還不知來得及來不及。說時淚流滿面。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了。蜀主一場高興。早被他打消了一半。韓昭連忙上來湊趣道。嘉王素來的酒品不好。吃醉酒走心經。總是這樣哭哭啼啼的。你們難道不曉得麼。衆人都順着他。談諧譚笑了一陣。蜀主重又鼓起興致來。把正事早忘在九霄雲外了。次年上巳。蜀主又在宮內怡神亭大排筵宴。舉行修禊故事。三杯過後。君臣上下。宮娥妃嬪。個個脫冠露髻。談笑喧嘩。毫無忌憚。知制誥李龜頑諫道。滿朝沈湎。不要緊。國事交誰去管。只怕我們在此尋歡取樂的時候。北敵已經在那裏謀算我們哩。蜀主總嫌他們過慮。果然不久。唐主派李嚴來察看動靜。誇張唐主威德。有統一天下之志。又奚落當時諸侯無能。沒有一個敢替李唐勤王雪恨的。王宗儻請將李嚴斬首。蜀主不敢動手。宋光葆也請早些選將練兵。把守要隘。屯積糧草。修治戰艦。防備他來。蜀主勉強派了光葆爲梓州觀察使。叫他自己去備辦。李嚴回去。把蜀主童駭荒縱的行爲。向唐主說了一遍。又說倘若陛下要去伐他。臣敢保大兵一到。立刻土崩瓦解。不必躊躇。唐主連連點頭。又問起託他購辦的巴蜀物品。李嚴道。王衍新定的法律。凡是巴蜀出產的錦綺珠寶等珍貴物件。無論何人不許帶到中原。只有他揀下來的粗劣惡劣的東西。才准許出境。名爲入草物。臣因此不敢帶來。唐主大怒道。貨物不許運輸也罷了。我是拿金錢來交易。不是來搶劫你的。已屬可惡。還要定這種刻薄名稱。他自己能保不做入草人麼。這年九月。唐主與宰相商量興兵伐蜀。李紹欽卽段凝大施運動手段。素來諂媚李紹宏。紹宏便薦他有奇才。可以大用。郭崇韜道。段凝亡國之將。專靠姦諂爲事。萬不可信。又有人舉李嗣源。崇韜又說是契丹正在強盛。總管乃是河朔屏障。如何可以離開。據臣看起來。只有魏王。雖然已爲太子。却沒有立過大功。何不派他去做伐蜀都統。立些威名不好麼。唐主道。話雖說的不錯。但吾兒年紀尙輕。不能獨當大任。總要有個好副帥才好。低着頭沈吟了一回。向崇韜道。這事莫過於你了。就請你去幫助他。一趨罷。崇韜至此。倒也不便推辭。連忙答應。第二天詔以繼岌充西川行營都統。崇韜充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一概託付他身上。帶兵六萬人。卽日西下伐蜀。又詔工部尙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軍機事務。

崇韜想起從前全虧了孟知祥薦引。才有今日。恩猶未報。臨行向唐主道。知祥爲人信厚有謀。破蜀之後。可用他。西川主帥張憲謹慎持重。可爲宰相。唐主一一答應。却說西蜀這邊。有個內監王承休。官至龍武指揮使。心猶不足。還要想謀節度使。向蜀主奏道。秦州地方女子姣好的多。臣若到了那邊。一定多采擇些來。送進後宮。爲陛下取樂。不好麼。主蜀乃授他爲天雄節度使。駐節秦州。承休部下有個副將名。叫安重霸。本是因巧佞賄賂得幸的。希望富貴。自恨沒有在皇帝面前獻些殷勤。便勸承休上表。請蜀主到秦州來游玩。將府署拆毀。改建行宮。強取民間美貌女子。教給歌舞。分宮居住。還怕主上。不來。畫了圖像。寄給韓昭。托他轉呈御覽。就便從旁攬撥。誰知蜀主一見。立刻就要啓行。羣臣諫阻。一概不聽。太后曉得了。也叫他不要去。哭了幾天。連飯都不吃。始終也沒有攔住。又有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極諫。洋洋二千年。韓昭氣極了。向他說道。你做的好大文章。我替你謹密收好了。等聖駕從秦州回鑾。我再叫獄吏數着字。一個一個來問你。誰知連韓昭也在鼓裏空着急。蜀主萬無不去之理。表面上似乎爲着嬉游。其實承休的娘子天生麗質。蜀主早與私通。自從隨承休東去。闊別已久。兩地相思。這回叫他去續舊。豈有失約的理。正是俗語說的。一念向前。泰山也擋不住。閒話休提。蜀主擇定十月三日。從成都動身。調兵數萬。沿途護衛。武興節度使王承捷。追上來報告。唐兵有西來的信息。不可不防。請陛下暫緩啟行。蜀主睜圓兩眼道。唐主正怕我。那裏敢來送死。是誰造的謠言。惑亂人心。阻我行程。先該問斬。就真有這事。我更要去耀武揚威。鎮懾一番。才是說罷。早揚鞭去了一路。上吟詩玩景。何等清閒自在。再說郭崇韜。一直進了散關。餽運不繼。諸將都說。巴蜀地方險固。似乎不宜乎長驅。崇韜便去同李愚商量。李愚道。蜀地雖然險要。但也要有人肯守。蜀主如此荒淫。臣民怨苦已久。誰還肯替他出力。正應該趁他這離心離德的時候。給他個疾雷不及掩耳。人人破膽。雖有險也同平地一樣。據我看起來。兵勢萬不可緩。崇韜乃下令倍道前進。一面李紹琛（卽康延年）攻破威武城。縱其敗卒萬餘人逃去。直趨鳳州。李嚴飛書諭知王承捷。承捷捧了鳳興文扶四州印節前來迎降。共得兵八千名。糧米四十萬斛。蜀主到

了利州。遇見威武城的敗卒。問起來才相信唐兵真個到了。便派王宗勳、王宗昱爲三招討。帶兵三萬迎戰。剛好遇着李紹琛從興州來。便在三泉地方開仗。蜀軍大敗。斬首五千餘級。其餘的四散奔逃。蜀主得信。倍道奔回成都。紹琛也在後面晝夜追趕。崇韜營裏這天忽然接到宋光葆的來信。說是如果唐兵不入梓州地界。當舉轄境內附。倘不肯如約。惟有背城死戰而已。崇韜回信答應照辦。同着繼岌到了興州駐紮。所有光葆該管的城鎮都來望風降附。最可笑的是王承休在秦州。聽見蜀兵屢次失利。叫了安重霸來埋怨道：「都是你勸我迎駕。現在闖了大禍。我想去掩襲唐軍。你看如何？」重霸忙攔道：「唐兵正盛。倘若打不過他。大事便去了。不如去勸王元帥。既受國厚恩。叫人看了。既有體面。又不至於冒險。我願奉陪一行。」承休見他說的有理。信以爲真。當下分兵三千。叫他統帶了同行。走到路上。重霸忽然趕到。承休馬前來說道：「主上叫我們來鎮守地方。我若跟着元帥一同還朝。軍務交給何人。倘若主上問起來。豈非無言可對？」不如元帥先行。重霸願回去固守。決不致于誤事。」承休聽了。明曉得又中了他的奸計。斷乎留不住他。只得隨他去了。重霸回城。即便修書獻秦隴二州。向唐營投降。崇韜見入蜀之後。兵不血刃。所得城池已經不少。便又寫了一封信。給王宗弼。叫他趕緊自求生路。不然懊悔就來不及了。宗弼見信。棄了利州。想奔回去。被三招討追上。彼此攜着手痛哭道：「現在事已至此。我們生死總要在一起。當下四人商量定了。聯名寫了一封密信。送至唐軍。願爲內應。再說蜀主不止一日到了成都。文武百官以及三宮六院都分班出來接駕。蜀主見了大臣。一句話也不問。連忙將身體鑽進妃嬪隊裏。手舞足蹈的做出許多醜態。叫他們簇擁着進宮去了。正是

久別相逢。且圖話舊。國破家亡。暫置腦後。

可憐蜀主牽羊輿櫬。就在目前。作者將筆暫停。讓他且苟延一夜罷。

第十一回

信讒言伶宦得志

殺功臣勳舊離心

却說蜀主回宮之後。過了幾天。王宗弼趕到。自登太元門。用了多少兵擁護着。下令將蜀主同太后後宮妃嬪。宗室親王一齊遷往西宮居住。所有皇帝禮綬及一切內庫金帛。都搜括了。送到自己家裏。自稱西川兵馬留後。一面遣使帶着禮物去犒勞唐軍。寫了一封信。作爲王衍出面。送給李嚴。說是我公一到。立刻出降。李嚴得書大喜。即日進城。撫諭官吏百姓。告訴他們大軍隨後就到。吩咐將防守城池用的樓櫓一概撤去。蜀主這邊便叫翰林學士李昊草起降表來。又叫平章事王儲寫了降書。派了兵部侍郎歐陽彬帶了先去迎繼茂崇韜。繼茂到了成都。李嚴指引蜀主同百官儀衛到營投降。蜀主身穿白衣。頭頂草帽。嘴裏銜了一塊璧。右手牽了一頭羊。在前面走。百官也穿了素服。赤足步行。推着一口棺木在後面跟着。做成哀哀欲絕的樣子。跪在營外聽命。繼茂見了。連忙將璧接過。扶蜀主起來。崇韜上前解開綁繩。命將棺木燒燬。承唐主命。赦他們君臣無罪。然後調大軍進成都駐紮。市肆不驚。居民安堵。屈指計算起來。出師到成功才七十天。得了十鎮。六十四州。二百四十九縣。降兵三萬。其餘甲仗錢糧金銀絹疋不下千萬。總算迅速了。閱者想還記得高季興來朝。因爲蜀地艱險。曾有勸唐主先伐蜀的話。想不到他失的如此容易。信息傳到荆南。季興正在喫飯。嚇的連匕箸都落在地下。說道豈不是我一句話害了他麼。梁震在旁說道。我看這倒不足憂慮。唐主本來是王衍一流人物。得蜀之後。更加驕縱。指日就要失敗。安知不是我們的利益。季興連連點頭。還有楚王殷得信。嚇的將印信送了上來。請保餘齡。唐主下詔叫他放心。閒言少叙。再說王宗弼送蜀主出降之後。自以爲會做唐軍內應。可算大功。想做西川節度使。便將此次所得蜀宮美人珍寶。拿出來送給魏王繼茂與崇韜兩人。作爲運動費。望他們照准。繼茂笑道。我軍戰勝。蜀宮金帛子女都是我應有的東西。何用他來做人情。叫把物件留下。來人趕了出去。宗弼心終不死。又另備了一份禮物。單送給崇韜。當面去說明自己來意。崇韜假作答應他。却不去向繼茂說。宗弼等了許久。杳無信息。曉得上了當。想着無故的丟了許多珍寶。這恨如何不報。便帶同全蜀父老百姓上了一件公呈。給魏王請留崇韜做西川節度使。爲的好叫他們兩帥不和。自己於中取

利。果然軍中有一個內監名叫李從襲。乃是唐主派他跟魏王前來。彷彿監軍的意思。從襲到了軍中。自以爲天子的欽使。遇事總想干預。誰知崇韜偏看不起他。凡事專斷。獨行己意。有時連繼岌都不關照。從襲大爲不平。現在借着這事。便去向魏王道。郭公父子強橫霸道。那裏有大王同主上兩人在眼裏。如今一同有功。他偏買出蜀人來。留他做元帥。置大王於何地。將來只怕還要弄出不軌的事來。請大王須要早些防備他才好。繼岌信以爲真。請崇韜來問道。主上倚畀侍中。〔指崇韜〕恩同同嶽。將來軍事完畢。一定要請侍中回朝重用。決無留在這蠻夷地方的道理。況且此事我也不能做主。叫他們遞呈的人自己向朝廷去請求就是了。說時氣得面色改變。崇韜見這情形。曉得他一定受了小人的讒間。也不屑同他辯論。辭了出來。想着只有殺死宗弼。方能表明自己心跡。次日便把宗弼傳來。叫他獻白銀八萬兩。作爲犒軍之用。宗弼訴窮。不肯拿出來。崇韜向士卒道。你們聽見了麼。宗弼家資豐富。叫他拿出些來作爲犒賞。他都如此吝惜。你們有本事的。自己去取。當夜軍士果然縱火譁譟起來。跑到宗弼家中。搶劫一空。崇韜告知繼岌。說此等不忠不義之人。萬不可留。將宗弼擒到。把他不忠的事一一宣佈。然後連他家族一同斬首。正在這時候。王承休等趕到。繼岌也叫一齊殺了。以爲誤國者戒。崇韜深恐從襲不免再有離間的情事。便將近日事故。原原本本寫了一道本章。奏知唐主。唐主見這回的事。都爲爭奪節度使而起。這個位置不定。深恐再有紛爭。想起崇韜臨行時。曾經力保孟知祥。就叫他去。諒來不致更有別說。但孟知祥現在做着北都留守。也是一個要職。非調賢才替代不可。次日臨朝。命廷臣會議。樞密承旨段徊等都恨鄴都留守張憲人太剛直。不願他在京。想借此將他排擠出來。齊聲說道。張憲固然是宰相器度。但宰相在天子眼前辦事。有了過失。立刻就更好改。所以這種人材。還容易求得。至於北都留守。關係一方的安危。責任更重。臣等以爲非張憲去不可。唐主見衆人異口同聲。當下降了幾道詔旨。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張憲爲太原尹。王正言爲興唐尹。史彥瓊爲鄴都監軍。正言年老不能辦事。一切軍政都由彥瓊把持。他本是伶官出身。因爲善於巴結主上。便把六州地方都交給他。彥瓊擅作威

福侮辱將佐。那個敢不怕他。這且不提。單說西川既然有了主帥。繼岌等便該班師回朝。無奈蜀中盜賊羣起。惶險擾亂。崇韜深恐大軍去後。養成巨患。更難收拾。派任園張筠兩人帶兵分道入山搜討追捕。所以大軍屯紮成都等處。唐主等他們不來。命內監向延嗣去催促。崇韜自以爲出將入相。此次又有了大功。自有大臣體制。不肯屈己趨奉他。延嗣怪他倨傲。大不以爲然。又去見李從襲談及此事。從襲乘間說道。郭公遇事專權。眼睛裏連魏王都沒有。不要說是你我了。還有他兒子廷誨。一天到晚。不是與軍中驍將飲酒。便是和蜀地豪傑結識。鬼鬼祟祟。不知做些什麼。近來聽說有求着他父親上表保他做西川節度使的話。我看現在營裏都是他們郭家一門的勢力。連魏王在此也同寄身虎口一樣。朝不保暮。倘若一朝有什麼變故。咱們更是死無葬身之地了。說着兩人相對痛哭了一回。延嗣回京。便把這話告訴了劉后。當天晚上。唐主進宮。劉后便揩眼抹淚的告訴了一番。請快救繼岌的性命。唐主前次聽蜀人留崇韜爲帥。心裏本有些不平。現在又聽了這話。更不免滿腹疑團。及至看到軍中送到盤點蜀宮府庫的帳冊。向左右說道。人家都曉得西蜀貨財豐富。何以照帳看起來如此之少呢。延嗣在旁接口道。郭家父子所得的太多。自然縣官所得就少了。這還用明說麼。唐主遂大怒。另外又派了太監馬彥珪馳驛前往成都。察看動靜。臨行囑咐道。崇韜如果奉詔班師。自然沒有話說。如果他有了遷延跋扈的形跡。你便同繼岌商量。再定辦法。彥珪下來。又去見劉后說道。主上的吩咐。自然應該遵守。無奈蜀中的情勢變起來。就在早晚。若到三千里外來請示辦法。如何來得及呢。總要請娘娘做主才好。劉后又來探主上的口氣。唐主道。我爲着這事。始終是傳來的話。不知真假。如何可以當真呢。劉后見主上仍舊含糊。並沒有辦崇韜的意思。回到自己宮裏。下了一道教令。繕好了交給彥珪帶去。諭令繼岌。務必將崇韜殺死。閱者須知這班內監爲什麼個個都與崇韜不對呢。原來崇韜素恨宦官。平蜀之後。祕密向繼岌說道。我們此次回京。主上一定立我王爲太子。將來嗣位。做了皇帝。頭一件德政。便須斥去宦官。一概不用。所有員缺。都改補士人。誰知這話被宦官暗中聽見。恨如切骨。誓不與他兩立。單說繼岌在成都。見唐

主催促緊急。將諸事料理齊備。正要動身。馬彥珪趕到。暗中將皇后的手教取出來。給魏王看了。繼岌很是爲難。向左右道。崇韜並沒有犯什麼大罪。叫我怎好動手。況且主上並沒有旨意。僅憑着皇后的教令。就好殺招討使麼。從纓等在傍。你一聲我一句。造了許多不經的典故。說是主上本來想殺他的。因爲他屢次有功。不願意落殺功臣的名。所以才叫皇后出面。倘若錯過這機會。將來受起主上埋怨來。後悔也無及了。說得繼岌心才活動起來。微微點頭。從纓又替他想定計策。當下叫人去請崇韜父子來議事。崇韜帶着兒子廷誨。廷信前來。繼岌早在帳後埋伏。下壯士李環。手使鍊撻。見崇韜到來。出其不意。當頭便是一下。將崇韜打的腦漿迸裂而死。廷誨等正要動問。又走幾名壯士來。一刀一個也都殺了。推官李崧見繼岌並不宣讀詔敕。向前說道。殿下這禍闖的不小。試問行軍三千里外。沒有敕旨。怎樣好殺大將。崇韜雖死。還有他手下將士。如過來責問起來。殿下如何對付。殿下做這種危險事。難道不思前想後麼。繼岌頓足嘆道。我沒想到這層。你的話真是不錯。現在可有挽回的法子。李崧便去叫了幾個書吏。跟着魏王上樓。將樓梯撤去。在樓上造了一道假詔旨。寫好之後。獨缺皇帝的寶璽。又尋出舊文書來。照樣式用黃蠟做了一顆假蓋上。等了幾個時辰。方才辦妥。拿到庭前。當着衆人宣讀了一遍。說是崇韜父子有罪。止誅他一身。其餘一概不問。這時候軍中將士已經交頭接耳。將要作亂。聽見將詔念完。才安靜了下來。只有崇韜幾個親信的將官屬僚。在藏躲的無跡無踪。剩了掌書記的張礪。他非但不藏。却走到魏王府去。撫定郭公屍體痛哭。繼岌倒也無可奈何他。命他將三個屍體領回去殮殮。所有軍政暫令。任團代理。這一來。深恐軍心不安。只得將班師日期改緩。其實繼岌心裏不知唐主究竟存何意見。也願意等他發表了。再定行止。當下打發馬彥珪先回洛陽。將此事詳細奏明。誰知主上非但不責備劉后。私下教令。擅殺功臣的罪過。反以崇韜之死。當做萬幸的事。真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當即下詔宣佈崇韜的罪狀。連他在京的幾個小兒子也都捕來殺了。朝野臣民聽見這事。個個驚駭。惋嘆。喊着冤枉。誰知這些宦官們心還不死。想起睦王存義（唐王之弟）乃是崇韜的女婿。深恐他將來報仇。須給

他個一網打盡。乃向唐主說道。存義想替他丈人報仇。天天指着朝門慢罵。不可不早些防備。唐主信以爲真。又叫人去將存義殺了。伶官們看着都得了意。想起護國軍節度使李繼麟。平日我們向他需索財貨。他總不肯爽快。快的如數給我們。倚仗着他是主上的故人。又立過大功。無可奈何他。現在趁這案裏就可要了他的性命。便串通宦官。天天向唐主耳傍咕囁。今日說他曾經與崇韜約定裏應外合。明日說他要與存義起兵造反。不除他恐怕養癰貽患。繼麟得信。便欲入朝以明心跡。親友都攔阻他。繼麟道。郭侍中的功勞比我大。尚且不免。現在我只有拿至誠去感動主上。小人的讒間自然行不動了。誰知不由他打算。唐主早命朱守殷將繼麟殺死。復還他的本名爲朱友謙。景進又同內監商量謀害李嗣源。唐主命朱守殷暗中察看他的動靜。守殷見勳舊死亡殆盡。老大不忍。私向嗣源道。令公功高震主。須要早些謀備歸藩。否則恐難免禍。嗣源道。我只要良心對得住天地。至於禍福這一層。只好聽命罷了。那裏管得了這些。後來屢次幾乎不免。都虧了李紹宏從中維持營救。才得保全了性命。但勳舊心中不安。天下從此多事了。先說蜀中自郭崇韜死後。人心不安。幸虧孟知祥到成都後。撫慰吏民。犒賞將士。才得漸漸安帖。魏王繼岌急於回朝。留下李仁罕潘仁嗣趙廷隱張業武璋李延厚六人在成都駐守。才得動身。當時民間爲着不曉得崇韜犯的何罪。謠言四起。有的說皇后弒了皇帝的。有的說皇上殺了太子的人。心皇皇不安。有魏博指揮使張二晏帶兵從瓦橋關回來。唐主深恐鄴都空虛。兵卒有變。命仁晏屯紮貝州防守。他部下有個兵士名叫皇甫暉。趁着人心不安。造起反來。先殺仁晏。推一小校爲帥。小校不肯。也被他殺死。劾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信逃走。被皇甫暉追上。拿兩顆人頭給他看。在禮怕起來。唯唯聽命。亂兵便奉他爲帥。殺人放火。將貝州全城搶劫一空。南走臨清。有人走到鄴都去告訴史彥瓊。請他派兵守城。彥瓊不慌不忙的說道。何用大驚小怪。等賊兵到了再預備不遲。豈知當晚賊兵前鋒已經趕到。直攻北門。因無預備。守兵潰散。彥瓊只有單騎逃往洛陽。趙在禮帶着賊兵踞了鄴都。就在宮城住下。次日授皇甫暉趙進俱爲指揮使。縱兵四出搶劫。王正言正在書房辦公。家人進來報告。忙叫

備馬。不意馬夫早逃的無跡無影。只得步行去求見在禮。磕頭請罪。在禮諭令回去。正言如同得了赦旨。隨同衆人共擁在禮爲留後。正是

世事荊榛。上下無道。各逞干戈。以暴易暴。

要知東崩西應。尙有幾處擾亂。下回再詳。

第十二回

趙在禮固守鄴郡

李嗣源攻據大梁

却說在禮雖然被衆人擁爲留後。心總不安。聽說張憲家眷在鄴郡。優加禮待。一面派人去請張憲前來。張憲斬了來人。奏明唐主。朝議派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去招撫。史彥瓊也跟在軍中。紹榮到了鄴郡。在禮閉門不納。紹榮向南門攻打。叫人拿了詔敕去給他看。在禮在城樓上。跪拜迎接。向紹榮道。將士們爲着思家。擅自回去。並沒有別的意思。相公如果能够婉轉替他們陳奏。得免一死。那個敢不自新呢。彥瓊在旁不等紹榮開口。早咬牙切齒的指着城上大罵道。你們這羣死賊。等我把城攻破了。個個碎屍萬段。還想望活命麼。皇甫暉聽了。向衆人道。你們可聽見史監軍的話。皇上還會赦我們麼。大家都譁譟起來。將上面供的詔敕。搶過來扯碎丟在地下。矢石俱下。勇氣百倍。紹榮敗了回來。將情形奏明。唐主不去喝責彥瓊。只說了句快調各路大兵。誓不攻破不止。城中人一個不留。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紹琛在劍州又造起反來。自稱西川節度使。原來李紹琛與董璋都是崇韜部下健將。此次平蜀。紹琛的戰功最多。官職又在董璋之上。但是崇韜素來親信董璋。乃是多年的密友。遇着軍中有事。總是單叫他到帳中秘密商量。附耳低言。半日方才出去。紹琛因此十分妒忌。常向董璋罵道。你在郭公面前鬼祟。想傾害那個。我是都將。難道不能以軍法從事麼。董璋又去告訴崇韜。崇韜道。叫他不要狂。我自有道理。不久表薦董璋爲東川節度使。又解除了他的軍職。不在紹琛管轄之下。紹琛更加氣忿道。我親冒白刃蹈險阻。得來的兩川。倒叫

他去坐享現成麼。跑來見崇禎。當面說道。東川重地。必須有文武全才的方能勝任。相公爲什麼不保薦任尙書。預任圖。去呢。崇禎大怒道。你敢是反了麼。我的調度。你都敢異議起來。紹琛不敢再言。退了下來。崇禎死後。紹琛叫董璋道。你再到何人門下去說你的私話呢。董璋曉得他不忘前事。連忙謝罪。這回繼岌班師。兩人一同跟了回來。走到武連〔卽今劍州〕地方。遇見詔使西下。宣讀之後。乃是命董璋帶兵去誅朱令德。紹琛此時將後軍。離中軍。只有三十里遠近。頃刻得了信息。因爲主上沒有委他。大爲驚慌。董璋馬上又拿起架子來。走過後軍營門也不進去。謁見紹琛大怒。向諸將道。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都是郭公的謀略。我的汗馬功勞。至於朱友謙當初棄暗投明。國家破大梁。得他的力量不少。也是有功無過。現在郭朱二公無故族滅。歸朝之後。不該輪到我了麼。說時連連叫天喊冤。撻手跌足的問諸將如何是好。紹琛部下本都是河中兵。有一員裨將焦武。也是河中人。此時在軍門大哭大叫。說道。西平王〔卽友謙封號〕無罪。全家被朝廷剝做肉醬。這是我們的榜樣。咱們到京。自然刀鋸輪到頭上。不犯着去送死。我是打定主意。決不朝東一步了。紹琛道。既然如此。我同諸君西去。生死在一處。便擁衆西還。自稱四川節度使。移檄成都。招諭蜀人。約略可有五萬人馬。繼岌在軍中得信。命任圜爲副招討使。會同董璋前往追殺。追到漢州。果然趕上。紹琛迎戰大敗。剩了十幾個親兵。想逃往綿竹。被追兵趕上。擒住繼岌。命裝了囚車。帶同回朝。走到漢州。碰見孟知祥帶了幾百罽美酒。幾百頭牛羊鴨豕。來犒軍。當下在營裏排開筵席。大吹大擂的開懷暢飲。當中一席。魏王佔了首座。任圜董璋左右相陪。知祥坐在下面。其餘各席。諸將挨着次序。也都坐下。酒至半酣。叫把囚車推了出來。放在筵前。知祥親自斟了一大杯酒。遞給紹琛。接過來一飲而盡。知祥道。將軍還怕不富貴麼。爲什麼做出這等事來。說時手指着魏王肩下一個座位道。這便是替將軍預備的。坐在上面。豈不顯耀。却要弄到這囚車裏來。紹琛冷笑道。諸位不要得意太過了。座上客階下囚。本是一轉移的事。那個敢保終身顯耀。只要看郭侍中。本是佐命元勳。功臣第一。兵不血刃。平定兩川。還有比他顯耀的麼。尙且不免族誅。所以我今日在此。毫無後悔。不

過早晚些罷了。魏王不願再聽。喝命將檻車推了下去。後來走到鳳翔。遇着向延嗣。賚了詔旨前來。將紹傑就地斬首。却說唐主平日選軍中驍勇將士爲親軍。呼爲從馬直。命優人郭從謙爲從馬直招揮使。歸他統帶。從謙優名爲郭門高。因爲從前在德勝挑戰有功。遂爲唐主所寵信。屢次越級超陞。從謙見崇韜方執掌大權。認爲同族。以叔父之禮相待。又做了陸王存義的假子。自以爲根深蒂固。沒人敢動他了。不料未到幾年。兩人都得罪而死。從謙常拿出私財來辦了酒席。請軍中將校們飲宴。席間談及崇韜死的冤枉。一面說一面痛哭。近來軍士王溫等五人作亂。被擒斬首。這天沒事。唐主戲向從謙道。你近來性格大變。既看不起我。去趨附崇韜存義。又叫王溫等造反。到底存的是什麼主意。從謙含糊答應下來。心裏更加害怕。又向將校們道。主上因爲王溫的緣故。心中懷恨不忘。等着平了鄴都。一齊都要把你們坑死。我勸你們家裏如有錢財。早些拿出來。多買酒肉吃了。是正經。免得撇下。便宜了別人。親軍聽了。都不自安。再說李紹榮圍攻鄴都。因城中固守。不能有功。而邢州滄州以及河朔各州縣都陸續告亂。唐主便欲親征鄴都。大臣勸說京師根本重地。車駕不可輕動。唐主道。既然如此。有那個可以替我走一趟呢。廷臣都說李嗣源最爲相宜。論勳奮沒有及得他呢。唐主心裏怕他有功難制。面子上不好露。只得說道。我正爲着勳奮無多。留他在宿衛裏才放心。後來張全義李紹宏屢次面陳。除嗣源無人可使。唐主纔勉強答應了。嗣源到了鄴都。預備。明早攻城。當夜便有從馬直軍士張破敗等。率衆放火焚營。鼓譟起來。嗣源親自出來。斥問何事。張破敗越衆上前道。軍士們從主上十年。大小數百戰。得了天下。前爲貝州守卒。思歸。已有永遠不赦的話。近來王溫等五個人喧吵。又欲盡誅全體。我們現在也不望什麼好處。不過求其免死罷了。今日我們已與城中會合。把土地分開。請主上做河南的皇帝。令公（指嗣源）做河北的皇帝。更無別說。嗣源也感動流淚。才要把不可的道理。向衆人剖說。軍士不等他開口。都拔出刀來。推擁嗣源紹真進城。城中人恐有意外。只許嗣源紹真兩人入城。餘兵一個不准進去。出兵迎擊。外兵潰散。趙在禮帶領城中將校向嗣源拜謝。哭着說道。此次之事。實在對不住令公。今日令公既然降

臨。以後當惟命是聽。嗣源那裏肯聽。又恐不能脫身。當下心生一計。向在禮道。凡舉大事。全靠兵多爲主。適才進來的外兵。你們不應該推他出去。諒現在走還未遠。讓我去招他轉來。在禮信以爲真。開城送嗣源紹真一同出來。兩人當晚直奔魏州。散兵果然來的不少。再說李紹榮大營紮在城南。約有一萬人馬。嗣源一到。便派牙將去請他來。商議合兵攻城的計策。紹榮不肯前來。嗣源一連打發了七個牙將去催他。始終置之不睬。等到看見嗣源進城。重他索性引兵拔寨而去。嗣源現在魏縣。所招散兵不上百人。幸虧有紹真所部的鎮兵五千。聽說他們安穩出城。重又歸附。軍聲稍振。嗣源便想就此歸藩待罪。中門使安重誨勸道。公爲元帥。不幸爲亂兵迫脅。以致事無結果。李紹榮却坐視不救。安然帶兵回去。置身事外。回朝之後。一定把過處都推在我公身上。今若歸藩。明明是據地要君。更證實了他的誣謊。據我看。不如星夜趕進京城。而見主上。自然不辯而明。嗣源道。此言甚是。卽動身南行。到了相州。又遇着馬坊使康福。得了幾千匹馬。分配營中。軍威才振作起來。果然紹榮這邊。退保衛州。卽便上疏說是嗣源造反。與叛黨聯合一氣。已經進了鄴城。臣爲保全計。只得退守。嗣源趕緊上表分辯。無奈走到路上。被紹榮截留。不能上達。嗣源急得一日中遣幾批人。都是如此。並且聽說唐主命嗣源長子從審前來諭話。走過衛州。也被紹榮攔住。幾乎被害。好容易纔得脫身。仍舊回京。嗣源更加疑懼。石敬瑭道。辦大事的人。全在果決。不可稍有猶疑。須知身爲上將的人。跟着叛兵進了賊城。再叫賊人送出來。還要望天子不疑。安然無恙。這是古今來萬萬沒有的事。公公如果想送掉這頭顱。那就不用說了。如果還想保全頭顱。現在只有先取大梁。大梁居天下之中。乃是天下之要會。請給我三百人馬。願作前鋒。先去攻城。然後公領大兵速進。除此更無別法。康義誠道。主上無道。軍民怨離。你若仍拿常理待他。必死無疑。嗣源被他們你一言我一句。逼迫不過。只得依從。弄假成真。造起反來。先叫安重誨撰了一篇檄文。布告遠近。有願相從的。會兵一處。虞候王建立得信。先把監軍殺死。因此沒有被害。李從珂將所部兵趨鎮州。約了建立。合兵一處。倍道來從嗣源。嗣源真個分了三百馬隊給石敬瑭。令爲前驅。李從珂將所部斷後。軍勢大盛。

早有探馬報進洛陽。唐主命白從暉統帶馬步把守河陽橋。臨時發的時候。拿出內庫金帛分賜三軍。軍士在背後罵道。我們妻子老小都餓死了。要這東西何用。白從暉再三撫慰。勉強成行。唐主又聽了李紹榮的話。說是鄴都亂兵將要濟河襲鄆。願陛下向關東招撫。這天御駕預備啓行。景進上來說道。現在西南多故。王衍的家族住在京的不少。萬一趁車駕東征的時候。作起亂來。如何是好。不如先除掉他。免去一害。唐主親手寫了一張手敕。派中使賈去照敕行事。這手敕只有八個字。乃是王衍一行。並從誅戮。已經印璽畫押。被張居翰接過來覆看。大爲不忍。趁中使不見。就在殿柱上將行字措去。改寫了一個家字。因此保全了一千數百人。只殺了王衍一家。其餘族黨才得不死。王衍母親徐氏。臨死時大喊着罵道。我兒子以一國迎降。到頭來不免全家被害。信義兩個字都沒有了。我看你自己受禍也就不遠了。當下唐主從洛陽動身。到汜水駐下。嗣源這邊也到了滑州。果然有符習安審通各各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兩面都不敢得罪。派了兩個使人。一個明着去迎唐主。一個暗中向嗣源通誠。說我這城池看那個先到。便送給那個。史敬瑭早領動兵進了封邱門。先把城池據住。倒派人來催嗣源。嗣源遂入大梁。這大唐主的行程才到滎澤。惟恐來不及。先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馬隊作前驅。彥溫帶衆便去投降。嗣源嗣源收了。他的兵衆。唐主隨後趕到萬勝鎮。聽說嗣源已經據了大梁。迴顧自己。衆叛親離。神色大爲沮喪。無聊中騎了匹馬。登高望了一望。歎口氣道。照這樣子。過河也無益。不如回去罷。是夜回到汜水。查點扈駕兵丁。來時共有二萬五千人。不知不覺已經逃去一半了。還過罌子谷。遇着衛士。便和顏悅色的撫慰他們。惟恐其再走。又哄騙他們道。適才有京使來報告。魏王二次又獻進五十萬兩銀子來。都是西川得的。我一到宮。都分給你們。一概不入內庫。衆人齊聲答道。可惜陛下賞的太晚了。那個來感激聖恩。唐主何曾受過這種搶白。不覺淚流滿面。不久又叫拿出袍帶來。賞給從官。內庫使張容哥回答已經賞完了。衛士在旁喝道。都是你們這班閹宦從中把持。弄的吾主失了社稷。事到今日。還敢胡說麼。拔出刀來。便要趕過去。從官上前擋住。其實容哥爲人。性子也頗激烈。事後向同事內監們說。

道。皇后愛財如命。平日都是他吝惜。不肯拿出來。弄出事來。都歸罪我們身上。將來國家真有個長短。我們就是碎屍萬段。也不能贖罪。我不忍見這慘狀。容哥乘人不備。跳在河內死了。這是後話。且說唐主回到洛陽。石敬瑭的前鋒。早到汜水。收撫散兵。嗣源也隨後趕到。李紹虔。李紹英。又引兵來會。金鼓震天。干戈耀日。遠近振動。指日殺進都城。宰相樞密無法可施。仍請唐主親往汜水扼守。同光四年四月初一日。車駕都已備齊。嚴裝待發。唐主正在用膳。忽然聽見外面人喊馬嘶。叫左右去打聽。回來報說。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造反。帶所部兵。從興教門攻了進來。唐主放下筷子。揮衛兵出去抵當。一面去傳朱守殷。進宮保駕。豈知非但朱守殷假作不聞。就連宿將近臣。也沒一個到的。正是

今日之事我爲政。袖手且宜壁上觀。
未知唐主如何禦敵。下回再叙。

第十三回

安重誨獻計滅唐宗

李嗣源監國繼大位

上回書說到郭從謙反進皇宮。近臣宿將沒有一個前來保駕。朱守殷帶着軍隊。揀了個樹陰多的地方去乘涼。置諸不問。亂兵放火。將興教門燒着。一擁而進。只有平日投閒置散的幾個武員。李彥卿。何福進。王金斌。帶着十餘名兵丁出來抵敵。戰了沒有幾合。亂兵一箭。正中唐主額上。不能再戰。管鷹坊的人善友。看見忙走過來。將唐主扶到絳霄殿廊下休息。拔出箭頭。用布裹好。唐主連呼口渴。劉后明明聽見。却置之不理。過了些時。才打發了一個小太監送了一杯牛乳來。唐主未飲便死了。彥卿等走來慟哭一場而去。所有身旁宮娥內監紛紛四散逃生。一個守屍的都沒有。善友深恐屍骨爲亂兵作踐。一時又無從掩埋。只得斂了些樂器來。蓋在屍首上。付之一炬。劉后在宮裏收拾金珠細軟。打了一個包袱。拴在馬鞍上。跟着申王存渥。同李紹榮等一齊逃走。臨去時。散了一把火。將嘉慶

殿燒着。朱守殷等他們走後。這才進來。將宮女美貌的選擇了三十幾個。送到自己家內。當下亂兵四散搶劫。錦綉都城頃刻男號女哭。再說李嗣源到了罌子谷。得着亂信。痛哭向諸將道。主上素來撫恤士卒。都是被這班小人蒙蔽。纔弄到離心離德。現在我到何處是好呢。諸將都勸着仍向洛陽。嗣源進城後。便回自己私宅。一面出示禁止焚掠。一面叫人去向灰燼裏檢出莊宗骸骨。用棺殮殮。向朱守殷道。你可好生彈壓。等待魏王。宮裏還有淑妃德妃住着。供給尤不可缺。我等到先帝山陵畢事。社稷有主。便要歸藩去了。這天宰相豆盧革等帶領百官上牋勸進。嗣源道。我本是奉詔討賊的人。不幸部下叛亂。本想回朝辯明。又爲紹榮讒言所阻。以致弄得如此。倘若依了你們的話。心跡如何自明。請你們勸進二字。從今不可再提。豆盧革等都說國家不可一日無君。又聽說魏王繼岌走到興平。曉得都中有變。引兵向西。謀保鳳翔去了。如不肯稱帝。請改爲監國名義。嗣源依然退讓。百官上牋到第三次。方才答應。搬到興聖宮居住。下令稱教。以安重誨爲樞密使。張延朗爲樞密副使。監國入宮之後。很注意各親王的行動。聞得太祖諸子中有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均藏匿民間。便下教令人訪求。安重誨逢迎意旨。便與李紹真商量道。現在殿下既然監國主喪。所有李氏親枝嫡派。都應該漸漸掃除。方使內外人心歸順。免得他們三心兩意。暗中派人去把通王雅王都殺了。過了一月。監國方才曉得。匣子上不能不將重誨斥責一番。人家都明白他是假的。重誨等依然暗中進行。所有莊宗幼子繼嵩等幾個人。都不知下落。只剩了邕王存美。因爲身帶殘疾。總算保全了性命。又打聽得劉后不甘孤寂。在路上便與存渥通起姦來。商量着要同赴晉陽。還沒有走到。存渥被部下謀害而死。劉后十分悲慟。到晉陽後。便找了個佛寺。去削髮爲尼。監國仍派人去到廟中。尋着殺死。這就是悍婦的下場了。還有個李紹榮。乃是監國的頂頭冤對。不但是在莊宗面前說了許多壞話。而且監國在大梁的時候。莊宗會叫監國長子繼瓌去勸他進京。保他無事。繼瓌走在路上。被紹榮攔截殺死。所以現在那個不想。捉了紹榮來。奪這首功。紹榮也見機。聽說嗣源得志。他便奔往河中躲避。誰知暗中算計他的人。比畫影圖形。追拿的還利害。不上幾天。早被一個

軍官捉住。如獲至寶。還怕路上有什麼意外。先把他兩隻足砍斷。然後送到洛陽來。監國大喜。先把這軍官越級超升。然後叫把紹榮綁上來。親自臨問道。你要想逃命。却藉口將我陷害也罷了。我有什麼待虧你的地方。連我的兒子也殺死。紹榮睜圓兩眼。向監國喝道。我也要問你。先帝有什麼待虧你的地方。你……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兩旁衛士上來一刀。頭早落地了。這且慢表。再說魏王繼岌退到武功。從襄道。近日風聞嗣源自從監國之後。近枝宗室被他殺害不少。何況大王乃是先帝太子。他斷不能容。退到何處是安穩的地方。好在現有大兵在大王手中。與其退不如進。何不索性東行。去平內亂呢。繼岌自然沒有不聽的。下令回兵。誰知人心早去。走到渭河。留守張籛預先將浮橋拆斷。不容他前進。只得順着河邊。覓小船慢慢渡過去。等到渭南。查點人馬。已經散去大半。連平日最爲驍勇心服可靠的大將呂知柔等。都已不知所往。從襲見勢不妙。又勸繼岌道。人心如此。時局可知了。大王免得取辱。還是早作打算。繼岌搓手頓足的哭了一回。想着除死更無別路。自己又抖抖顫顫的。不敢下手。只得伏在牀上。將兩眼緊閉。命僕夫李環。拿了根繩子。來在頸上勒死。這情狀也就可慘極了。遺下人馬。由任圜代將東去。李從襲離開軍營。想去別尋門路。被華州都監李冲殺死。這是後話。當下魏王死訊到了洛陽。百官又勸監國正位。監國更不推辭。李紹真孔循兩人都奏說。唐朝的氣數已終。殿下應天順人。請另建國號才好。誰知監國連國號兩字都不懂得。當下不好問得。只得含糊答應。退朝之後。向左右太監們問道。什麼叫做國號呢。內監奏道。改姓受命。總要有個名稱。這就叫做國號。各人不同。先帝的姓本是前朝賞的。又替唐朝報仇。所以國號不能不稱唐。如今滿朝大臣中。還是梁朝的舊人居多。所以不願意殿下再稱唐朝。就是這個意思。監國道。照這樣說起來。這國號是萬不能改的了。我從十三歲上就侍奉獻祖（即存勳之祖）獻祖因爲我是同姓。拿我當兒子看待。又與武王先帝共事五十餘年。經營天下。沒有一次大戰不在一起。武皇的基業。便是我的基業。先帝的天下。便是我的天下。安有同家而異國的呢。李琪也奏道。若是改了國號。則先帝使同路人一樣。這梓宮怎樣處置呢。不但是殿下不應該忘三世舊君。就

是我們做人臣的心也不安。從前朝代由遠枝入繼大統的很多。何不仿照嗣子柩前卽位的辦法呢。衆人都說甚好。當卽議定。監國先換了斬衰在柩前卽位。百官都穿了素服站立。禮成之後。才着起袞冕臨朝。受賀。改元天成。大赦天下。所有後宮宮女年輕的。一概放了出來。只留年老有職事的百餘人。其餘只留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令中外不許再獻鷹犬及一切奇巧玩物。所有閒曹均加裁汰。唐主目不識丁。見四方章奏甚多。只得命安重誨在旁一一誦讀。無奈重誨雖多識得幾個字。文理也是不通的。深恐誤事。只好奏明。請選文學重臣幫助自己。新添了端明殿學士兩缺。後來聽說馮道趙鳳文理優長。便將兩人補了這缺。但兩人雖通文墨。於國朝掌政。却不甚了了。重誨遇着這種事。便去問孔循。因他從小生長宮禁。應該有些經驗。而且朝臣的根底。他都曉得。拿他當做個老前輩。孔循也居然以老前輩自居。當時有添設宰相的話。孔循先薦鄭珣。已經用了。現在又薦崔協。任襄回洛陽之後。也授爲同平章事。見屢次宰相都是孔循薦的。心裏甚爲不平。便薦李琪來抵制他。鄭珣素來最恨李琪。便同孔循兩人從中擠軋。這天當着唐主面前商議。任圜道。重誨沒有知人的見識。專喜以耳爲目。上了他人的當。崔協雖然出自名門。識字甚少。臣已經是沒有學問。有慚相位。豈可再弄一個沒字碑來。豈不更被天下人好笑麼。唐主道。宰相職任甚重。你們總要謹慎斟酌就是了。我記得在河東的時候。聽說馮書記多才飽學。又不與人爭競。像這種人做個宰相。倒還不愧。孔循聽了。大不以爲然。退朝的時候。竟敢不行禮。拂袖出去。從此推病。幾天沒有上朝。重誨想從中調停。向任圜道。現在人才缺乏。那裏去尋十全的人。還是用崔協來備位。以後再說。能任圜道。放着李琪不用。倒去用崔協。我却有一個比方。譬如薰衣裳的。丟掉蘇合丸不用。却去尋馬糞來燒。有這種愚笨的事麼。重誨終不以爲然。拜相的事。因此擱置了許久。後來到底被孔循戰勝。用馮道崔協同拜平章事。不久連任圜也站不住。只得自請罷官。到磁州去閒住了。這年冬天。唐主命駕親到汴州巡視。路過滎陽。忽然民間起了一稱謠言。說是皇帝要來裁制東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朱守殷想起自己從前做過虧心事。頭一個驚慌起來。判官

孫晟乘機勸他造反。守般便闢起城門。不許唐主過去。調兵遣將。如臨大敵。唐主不欲多事。派范延光去諭話。延光道。這種蠻而無理的人。況且他造反已經露了形跡。只怕不是口舌所能挽回。萬一耽延時日。汴城守備更加堅固。再想破他可就難了。不如給我五百馬隊帶去。見機行事。唐主答應。延光當晚動身。天不亮已經走了二百里。到了大梁城下。與汴兵開戰。御營使石敬瑭也帶着親軍隨後趕來。汴兵如何抵敵得住。連敗了幾陣。退進城去。守般見事不妙。自刎而死。唐主也親自趕來。守城的看見皇帝的乘輿。爭先出來開門迎接。一場大事。頃刻冰消瓦解。當軍事緊急的時候。有人向安重誨道。任圜憑空失官。不免怨望。萬一趁着外賊未平。聖駕在外。他如果造起反來。深爲可慮。不如早些除了他。豈不放心。重誨奏知主上。派人到磁州去賜任圜死。趙鳳哭着向重誨勸道。任圜平日何等忠義。豈是謀逆的人。不過他性子過於剛正不屈。所以權貴都恨他。明公正該保護他才是。照這樣濫用刑威。如何贊助主上呢。重誨只做不聞。使者到了任圜家裏。任圜接詔謝恩。笑道。我早料到有這事。叫人去將所有親族都請來。預備酒筵。談笑飲啖。吃到大醉。才起立作別而死。始終神色不變。唐主由汴回來。見兒子均已長成。長子從榮爲天雄軍節度使。次子從厚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榮得信心中很爲妬嫉。次年又改從榮爲北都留守。又想替幼子娶安重誨的女兒做媳婦。叫人去做媒人。重誨最聽信孔循的話。便請他來商量。孔循忙攔阻道。明公做到這樣重要近密的官。如果再與皇子結婚。未免更招人閒話。於公甚爲不利。重誨深信不疑。便飾詞向媒人婉說。好容易才辭掉了。過了些時。忽然聽說皇子訂婚。再一打聽。所定的乃是孔循的女兒。並且還是孔循暗中展轉託人去。結納了王德妃。才把女兒獻進去的。重誨才曉得孔循爲人狡滑。不覺大怒。調他出去做東都留守。但重誨爲人也未免有些剛愎自用。成德節度使王建立曾上疏參重誨有不軌之意。後來建立入朝。又面奏重誨與宣徽使張延朗結爲姻親。表裏爲奸。擅弄威福。唐主大怒。便令重誨延朗出守外。令王建立代爲樞密使。不久因宣徽使朱弘昭勸說。仍把重誨召了進來。但相待總不及從前了。這年唐主立曹淑妃爲皇后。淑妃容色姣麗。本是劉鄩家的婢女。

劉鄩死後。妃母家又無人。流落得無依無靠。有人來告訴安重誨。重誨纔把他送進唐主府中。大爲寵愛。卽位之後。封到淑妃。自然心裏十分感激。不意現在正位中宮。從前事跡早拋向九霄雲外。宮中事事奢侈。連唐主向來守着儉約家風的。至此也跟着揮霍起來。重誨每每規諫。這天曹后又派人到外庫來取錦緞幾疋。裁作地氈之用。重誨又進宮切切實實的諫了一番。說是劉后前事不遠。不可不引以爲戒。曹后面子上雖然嘉納。心中大爲忿怒。因此常在唐主前說重誨的壞話。又重誨與李從珂不合。唐主在真定的時節。曾親見他們兩個在一席吃酒。醉後爭論口角起來。從珂揮拳便打。重誨不敢與較。只得躲開。從珂醒後懊悔。親去謝過。重誨終懷恨在胸。現在從珂授了河中節度使。重誨屢次在唐主前說他的短處。唐主曉得他們素來的嫌隙。置諸不睬。重誨急於報復。便捏造了一道主上的詔旨。命河中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驅逐從珂。彥溫暗中厲兵秣馬。預備行事。正是

只圖私仇。不問國事。不義不暱。行將自致。

要知從珂如何免難。下回交代。

第十四回

失河中小憤成大怨

割閬州兩川懷二心

却說彥溫諸事備齊。正遇着從珂這天出城閱馬。彥溫一聲號令。早把四門關了起來。各派重兵把守。從珂聞變。趕了回來。纔到吊橋。矢石亂下。忙叫人去問他變亂的緣故。彥溫親自上到城樓上。答道。我本不敢忘恩負義。實是奉到樞密院的寄諭。不敢不從。請你還朝就明白了。從珂見他說得理直氣壯。諒來不假。只得在野外紮下營盤。一面派人到洛陽請旨。唐主便問重誨。這事從何說起。重誨不敢承認。說一定是奸人的詭計。推在朝廷身上。非調征討不可。唐主大爲疑惑。想把彥溫弄來。問個水落石出。重誨一定催着發兵。唐主纔命西都留守索自通都指揮使藥彥稠帶兵往討。臨行又再三囑咐。無論如何。總要生擒彥溫回朝。我有話當面問他。兵纔發出。從珂已經奔了回

來。想當面辨白。唐主因一面之詞不好深信。叫他姑且回家等候。預備同彥溫對質。豈知過了些時。索自通的紅旗報捷。連彥溫的頭也裝了木匣送了來。說是一到河中。便將城攻破。深恐中途有失。已將彥溫斬首。唐主大怒。將彥稠等痛加申斥一番。已是無可如何了。只好作爲疑案。將此事暫擱起來。豈知重誨心總不甘。又授意馮道趙鳳兩人。叫他們奏劾從珂失守城池。應該從重治罪。唐主冷笑道。我這孩子無端的被姦黨陷害了。始終不知誰曲誰直。你們不出來說句公道話也罷了。何至於不能容他再活在世上呢。我看你們平日和他無冤無仇。這話決不是你們的本意。一定有人指授來的。當我不曉得麼。兩人默然退去。重誨嫌他們無用。次日又親自面奏。非殺從珂不能伸國法。唐主道。我從前做小校的時候。家中貧寒。人口又衆。全虧這孩子到營裏去拾馬糞賣錢來貼補。全家纔不致凍餓。這種苦況。你們那裏曉得。現在我做了皇帝。別的不能補報他。要庇護他一命都不能麼。你如果嫌他礙眼。實在容不得他。應該怎樣辦法。隨你去辦去。索性不必來告訴我。重誨聽了。還不肯退。依然說請陛下裁斷。唐主道。依我現在叫他退居私第。不給他事做。也就是了。何必多話。重誨纔退了下來。另籌別法。原來前次索自通等殺死彥溫滅口。也是重誨囑託他們的。當時大將甯可違了堂堂聖旨。不敢錯了樞密的私託。他的權勢也就可想而知了。過了幾天。有旨命索自通鎮守河中。自通到任之後。又仰體重誨意旨。細細盤查軍府甲仗。造了一本冊子。奏上去。說是過了定額。顯見從珂私造。謀爲不軌無疑。唐主也疑惑起來。幸虧王德妃從中解說。纔保全了性命。從珂在私第。士大夫都怕重誨記恨。沒人敢同他往來。只有禮部郎中呂琦。因爲住在貼鄰。時常見面。從珂遇有奏請的事。都向他商酌。這且按下慢表。這年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造起反來。原來巴蜀山川險要。出產富饒。兩人據險擁兵。久有雄視一方之意。任圜判三司的時節。曾派趙季良爲三川制置轉運使。想取蜀中財賦。知祥不肯與。季良見幾。反與他聯合一氣。重誨爲着知祥乃是莊宗姻親。想暗中圖他。派李嚴爲西川都監。臨行的時候。他母親向他說道。前次滅蜀。本是你的主謀。蜀人必定恨如切齒。這回你再去了。還想回來麼。李嚴正在高興。踴躍圖功。那裏

肯聽這話。果然一到蜀中。知祥先兩旁陳列了許多刀斧。纔叫他進來。一見便喝道。你前回來使王衍回去就請兵伐蜀。弄得兩國都亡在你手裏。這回你又來了。可知回去後一定再帶兵來。蜀人那個不怕。況且現在天下正是革除監軍。你爲何偏來監我軍。到底是什麼意思。李嚴嚇得跪下。哀求饒命。知祥道。衆怒難犯。你還想逃死。喝命刀斧手推下斬首。却捏造了別項罪名。去報告朝廷。又因蜀中盜賊未清。正需廉吏治理。附奏請留季良在蜀。朝廷不得已。一切照允。並命季良爲西川節度副使。因此董璋知祥氣焰更盛。次年唐主祀南郊。派李仁矩去詔諭兩川獻錢助費。仁矩不明事理。自以爲本是唐主舊將。又與安重誨交情甚厚。恃恩驕縱。目中無人。到了梓州。董璋設宴款待。等到下午還不見來。叫人去看時。仁矩方在挾妓酣眠。董璋大怒。親自帶了兵役。明刀執仗。到他館驛裏。將仁矩拖到站立階下。大罵道。你可曉得西川斬李監軍的事麼。你莫當我刀鈍。不會殺人。敬禮不識。倒放肆起來。仁矩嚇得叩頭如搗蒜。哀求許久。方纔保住頭顱回來。向朝廷說董璋必反。安重誨主意擬削小兩川範圍。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就用仁矩爲節度使。並託他就近偵察董璋造反的形跡。仁矩時時無中生有。任意裝點了來報告。重誨便放了。自己表兄武虔裕爲綿州刺史。叫他帶了重兵去到任。又命夏魯奇修浚遂州城池。增繕兵甲。添軍把守。董璋大爲恐慌。道路謠傳。又有朝廷將割綿龍另置節鎮的話。孟知祥也怕起來。兩個人本來是不和的。幾年沒有通過音問。現在看見大勢不能不聯絡。董璋先派人到成都。爲自己兒子求親。娶知祥女兒。預備同心併力。抗拒朝廷。董璋在劍門新築七寨。工成之後。便與知祥一同上表。說走兩川聽說朝廷在閬中建節。綿遂添兵。嚇得不知怎生是好。唐主但下詔撫慰。其實董璋早把綿州刺史武虔裕喚到。拘囚起來。重誨奏明朝廷。深恐閬州兵力單薄。又遣指揮使姚洪帶兵千人。幫助李仁矩鎮守。董璋有個兒子名叫光業。現在京都充宮苑使。這天光業接到他父親的家信。說是朝廷割吾支郡。另置節鎮。又添兵駐守。這不明明是想殺我麼。你替我告知樞密當道。若是再發一兵一馬。進斜谷來。我定必造反。不能再顧你了。光業便拿這信去給樞密承旨李虔徽觀看。不久果然重誨又派別將苟威又

添兵赴閬州。光業向虔徽道。吾父前信。決非兒戲。大約不等到這枝兵走到。他已經反了。你可有法子。止住這枝兵不去麼。我說這話。並不是怕死。不過爲朝廷息事甯人起見。至於吾父那一方面。我敢保他不動。虔徽真個去告知重誨。重誨道。他不要拿這話來恫嚇我。讓他反去。我不能平他麼。仍催苟威又前進。果然未到閬州。董璋得信。先反利闐。遂三鎮告急。本章紛紛到京。唐主召安重誨計議出兵。重誨道。臣久已料到有這事。都是陛下含容不討釀成大患的。唐主道。我向不肯負人。等人負我。再討不遲。這時候西川有奏事官在洛陽。得了這個信息。忙派急足飛奔回去。告訴知祥。說是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知祥同副使趙季良商量。季良道。此時閬州最爲吃緊。自然是會合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固守劍門。知祥也以爲然。遣人去約會董璋。董璋引兵攻閬州。知祥派指揮使李仁罕。趙廷隱。張業將一枝兵攻遂州。侯弘實。孟思恭將一枝兵幫助董璋攻閬州。不久閬州攻破。李仁罕陣亡。生擒姚洪。原來姚洪曾在董璋部下做過小校。此刻綁了上來。董璋一見。喝道。我從前待你不薄。你敢負恩來謀我。姚洪大罵道。老賊。你從前不過李七郎家的一個奴才。李七郎乃是汴州富人。名李讓。在梁朝爲朱友讓。董璋高季興。孔循等都是他的家僮。終日掃馬糞。得著一塊殘肴冷炙。便感恩無窮。現在天子用你做到節度使。也待你不薄。你何故造反。不是負恩麼。我甯可爲國家死。不願在人奴底下做奴才。罵得董璋羞慙無地。命左右拿大鍋來。底下燒上炭火。另叫壯士十人。剝姚洪肉。且養且吃。姚洪至死。罵不絕口。後來唐主曉得了。將姚洪兩子都補了內廷近衛。厚恤家屬。董璋兒子光業。先行誅戮。並滅其家族。下詔削奪董璋官爵。與兵往討。命天雄節度使石敬瑭爲招討使。夏魯奇充當副使。孟知祥兼饋運使。朝廷明曉得他已經出兵攻遂州。唐主總想趁他反狀未露。只做不知。借此籠絡他。且又可離間他與董璋的交情。所以纔有這道諭旨。後來知祥不肯受。一併削去官爵。命石敬瑭征討。敬瑭進了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贇。瀘州刺史馮暉。與前鋒王思同。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超過劍門南面。襲取劍門。劍州也被他們攻破。殺東川兵三千人。弘贇等本想據守。無奈大軍不到。只得焚燒廬舍。運了些資糧。仍回劍門保守。再說董璋那邊。自

從陷了閬州之後。將赴利州。遇雨而還。探馬報入西川。孟知祥大驚道。董公退回閬州。遠棄劍閣不守。計策大錯。必爲官軍所得。立刻調了兵去幫助。董璋辭謝不用。後來劍門果然失守。董璋纔派人到成都來告急。知祥頓足道。連我的大事都被他誤了。忙遣指揮使李肇帶領五千人馬前去。臨行囑咐道。你須倍道兼行。先把劍州佔住。北兵自然無計可施。又拔了兩枝令箭。一枝交趙廷隱帶一萬人馬屯守劍州。幫助李肇。一枝給李筠帶領四千人馬直趨龍州。把守要害。官軍這邊。石敬瑭本無進征意。處處逗遛。如何能成功。唐主屢次派人催促。回來都說道。路險峻。難以進兵。且關右之民疲於轉餉。流爲盜賊。唐主聽了。不免愁煩。向近侍們說道。那個能够替我了這事呢。只有我自己去走一遭了。次日重誨入朝奏說。軍威不振。乃臣之罪。臣願自往督戰。唐主自然照准。重誨馬上拜辭啟行。日夜奔馳數百里。西路藩鎮得信。都驚惶起來。錢帛糧草晝夜運赴軍前。惟恐落後得罪。人畜疲困死的不知多少。內中有鳳翔節度使朱弘昭。本因諂媚安重誨纔得出領大鎮。聽說重誨將到鳳翔。老遠的就出來在馬前拜接。將重誨請到府舍裏住宿。命妻子都出來羅拜。親自斟酒獻食。比伺候父母還要謹慎些。重誨也拿他當個知己。酒後不免發起牢騷來。流淚說道。我近來屢被讒人陷害。幾乎性命不保。幸虧主上明察。一家纔得無事。重誨無意中的一句話。豈知弘昭聽了。以爲他已經失勢。早變了心。趁此便要下石。重誨去後。立刻一本奏章。糾劾重誨怨望。呪詛皇帝。怕他到了行營。難保不奪敬瑭的兵權。一面又寫信去給敬瑭。說重誨舉動孟浪。恐將士疑駭。最好能够半路上攔阻他纔好。敬瑭以爲重誨不知是個什麼怪物。大怕起來。也上奏說重誨來。一定激成兵變。請急召還。剛好孟漢瓊從西方回朝。也將重誨過惡說了。又說唐主見各方面都不以重誨爲然。恐他不洽衆情。下詔追回。敬瑭上奏之後。因爲遂闡兩州已陷。糧運不到。他本不以征蜀爲然。便燒營回去。重誨走到三泉。方纔接奉詔書。趕緊回朝。過鳳翔的時候。又去找弘昭。誰知吃了他的閉門羹。重誨曉得他是走順風的人。這一來知道不妙。大怕起來。飛奔而去。再說兩川兵追敬瑭到了利州。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逃走。孟知祥便以趙廷隱爲留後。重誨回朝見駕。趙鳳先高

唐主說道。重誨乃是陛下家臣。諒來不至背叛。不過他不能圓到。爲小人讒間。陛下如果不原諒他的心跡。重誨還有命麼。唐主疑惑他們朋黨。更加了一層不悅。授重誨爲護國節度使。唐主見重誨已經出了樞院。將從珂叫來。相對流淚。唐主哽咽道。我早聽了重誨的話。今日如何還能再見你面。即日授爲左衛大將軍。又遣使去開復吳越王錢鏐的官爵。說從前勸令你致仕。都是安樞密矯詔妄爲。與朝廷無涉。再說重誨雖在河中護國節度使任。聽說朝廷事事與他反對。心甚不安。連上疏請退閑。朝命以太子太師致仕。一面令李從璋去接他的任。又命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赴河中示威。重誨子崇贊崇緒深恐破巢之下不留完卵。都逃到重誨處來。重誨大驚道。你們來做什麼。沈吟了半晌。又說道。這一定是受了歹人的指使。我只有死殉國。還有什麼話說。自將二子綁了。連表送人朝廷。次日忽然有太監前來。見了重誨放聲痛哭。重誨忙問何事。太監道。有人說令公心懷不軌。朝廷已經派藥彥稠帶着大兵就到了。重誨道。吾受國恩。萬死難報。更何敢再有二心。勞動國家兵力。煩主上耽憂。罪過豈不更重了麼。皇城使翟光鄰素來也最恨重誨。唐主派他到河中去監察重誨。叫他但見重誨有不軌的動作。先殺死他。再來奏聞。正是

臣固不臣。君亦不君。未正典刑。先致糾紛。
要知安重誨性命如何。下回再表。

第十五回

併鄰鎮知祥據兩川

恃武力從榮招橫禍

却說光鄰到了河中。新任護國節度使李從璋便帶領甲士。將重誨府第圍起來。從璋一個人穿了軍服。走進庭前。望見重誨。倒身便拜。重誨不知是計。連忙走到階下回禮。從璋向背後抽出鐵搥來。罩頭一下。打得重誨腦漿迸裂。張氏夫人聞聲出來救護。也被從璋一搥打死。唐主聞奏。纔把心放下。一時想不出他的罪名。只得捏造說是他

主持樞院幾年。離間孟知祥董璋。以致兩川激變。又說他要攻擊淮南。借圖兵柄。當下依據這種毫無影響的話。下了一道詔書。怎樣能服人呢。又叫人帶重誨二子。逃回本道。追上去一齊殺死。唐主以爲借此可以平兩川之氣。遣西川奏事官蘇願。東川軍將劉澄俱各回去。告知主帥。說安重誨擅自興兵。被主上曉得。已經伏法了。孟知祥也想借此下臺。遣使來約董璋。一同上表謝罪。董璋大怒道。孟公親族團聚。自然應該歸附。我連家族都滅了。還有什麼罪可謝呢。使者回去。知祥再遣人來。說主上既然紆尊降貴。來遷就我們。若再不隨風轉舵。奉表謝罪。等到再派大兵來致討。勝敗是不能定的。豈不悔之無及。一連遣了三次人來。董璋執定不從。從此兩家又成了讎敵。次年五月。知祥又叫李昊到梓州。痛陳利害。董璋大怒。將李昊罵了回來。曉得知祥不肯甘休。先召集將士。謀取成都。衆人齊說一定得勝。只有王暉說是劍南萬里。成都最大。天氣又值盛暑。師出無名。必無成功之理。董璋那裏肯聽。自領大兵。一到便將白楊林鎮打破。聲勢大盛。知祥得信。命趙廷隱充都部署。將三萬人馬迎戰。廷隱未到。董璋又克了漢州。知祥自領八千人趕到。廷隱設陣雞蹤橋。張公鐸設陣稍後。董璋設陣武侯廟下。未及交鋒。只聽得帳下健兒譁噪道。戰又不戰。退又不退。烈日底下。晒我們做什麼。董璋聽了。只得上馬。前鋒正在交手。指揮使張守進已赴知祥軍前投降。而且說是東川的兵盡在於此。沒有繼後了。須要從速攻打。爲是。知祥親站在高墩頂上督戰。廷隱戰了三合。漸漸退却。知祥恐慌起來。用馬鞭指揮後陣。張公鐸揮衆。吶喊向前。東川兵大敗。陣斬數千人。董璋帶着幾個親兵落荒逃走。餘衆七千人。一齊解甲投降。知祥帶兵追趕董璋到赤水方纔回來。留廷隱攻梓州。董璋回到府中。催着造飯。正要進餐。忽然聽得外面人聲鼎沸。連忙立起觀看。但見王暉帶着兵卒三百餘人呼噪着進來。董璋見勢不妙。帶領妻子登城。叫人去喚指揮使潘稠。速討亂兵。潘稠走到。一刀將董璋殺死。割下首級。交王暉拿去開城迎降。廷隱回至西川報告。趙季良便帶領全軍將士。請知祥兼領東川。唐主聽說董璋已死。知祥據有全蜀。即派知祥外甥供奉官李存瓌。賜知祥詔。知祥泣拜受命。上表謝罪。從此雖然算作藩鎮。不過更比從前驕倨無禮了。先

請用墨制補授刺史以下官員。後來又請授趙季良爲節度使。朝廷均一一答應。次年又封知祥爲蜀王。這且慢表。單說皇子從榮。羨慕風雅。歡喜做詩。幕府裏弄了高輦等一班浮薄文人來放在左右。終日所談的無非是些風雲月露的話。又把自己與諸人唱和的詩詞刻成本子。時常拿出來給人看。自以爲屈宋再世。李杜復生。唐主甚不以爲然。常勸誡他道。我雖然不認得字。然遇着真正儒士。談起聖經賢傳來。我却也聽得津津有味。爲的是可以增長人的見識。開發人的聰明。我記得從前莊宗在太平無事那兩年。也歡喜做詩。但我們將門之後。騎在馬上一刀一槍慣了的。弄到這些文墨上頭。雖好總不免外行。徒然被人家看了在背後恥笑。這又何苦呢。你切不可學他纔好。從榮如何肯聽。豈知學詩還是小事。他這爲人。舉動輕佻。性情峻急。自從封了秦王。參預朝政之後。漸漸驕縱起來。近來安重誨被誅。王淑妃孟漢瓊兩人表裏爲奸。把持詔敕。范延光趙延壽兩人雖爲樞密使。不敢出一些主意。從榮都看不起他們。任意侮慢。石敬瑭兼充六軍諸衛副使。尙永寧公主。這公主與從榮乃是異母姊弟。本來你多嫌我。我多嫌你。同冤家一樣。又是宋王從厚名譽比自己好。心中更爲妒忌。幸而從厚善於低聲下氣。順容着他。所以心中雖如水火。外面一絲不露。敬瑭因此不願在京裏與從榮共事。常想弄個差使出去。好迴避他。延光延壽兩人也怕受他的累。惹出禍來。屢次辭職。這年有契丹入寇的信息。唐主命擇一個文武具備。智勇兼全的人。去做河東節度使。好防備外患。延光延壽先保石敬瑭。康義誠可以勝任。李崧以爲非敬瑭去不可。敬瑭也巴不得出去。唐主便授了他。敬瑭奉詔。卽日動身。到晉陽之後。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爲都押衙。兩人本是他的心腹。知遠專管軍隊。周瓌專管錢糧。已有久據河東之意。唐主這天早朝。見致仕太僕少卿何澤遞進一本。展開看時。乃是請立從榮爲太子。唐主看了。把從榮才德是否堪勝大任這一層。且丟開不論。眼眶裏先流下淚來。左右侍臣不解其故。都嚇呆了。只見唐主哽哽咽咽的說道。羣臣都有立太子之意。把我放在何處。只有回到太原舊府第裏去做個閒人了。躊躇了幾天。纔把這本章發交宰相樞密會議。從來說的知父莫如子。從榮早看透他父親的意思。連忙進宮奏道。臣年

紀幼小。情願學治軍民。不願當這虛名目。有何好處。唐主却狠聽得進。連連點頭。從榮去見范延光。趙延壽說道。執政的想奪我兵柄。所以纔想法子把我拘束在東宮裏去。延光等見他們父子的口吻都別有見解。與人不同。真可謂有是父必有是子。即便去奏明主上。次日下詔以從容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品級在宰相之上。從榮見兵符在手。甚是歡悅。還嫌外觀不顯赫。請撥嚴衛（卽左右羽林改名）捧聖（卽唐主親兵）兩軍步騎兩指揮充作牙兵。每逢出進。前呼後擁。數百馬隊跟從。招搖過市。從榮在馬上十分得意。常向親信人說道。政府裏這班人。實在可惡。我有一天做了皇帝。一概都要誅了他們的九族。纔曉得我的手段。延光延壽聽了。更怕起來。屢次求恩外補。好躲避開去。豈知唐主又誤會了。近來年老多病。臥在牀上。便當是他們爲着自己有病。所以避開。大怒道。既然要去。儘管走乾淨。還要奏知我做什麼。延壽的夫人乃是唐主女兒齊國公主。也在內廷替他丈夫竭力運動。纔授了宣武節度使出去。所遺的樞密使同平章事員缺。便補了朱弘昭。弘昭也不願意做。當面力辭。被唐主喝住。纔不敢說了。延光見延壽已去。更急起來。曉得不走內線。是沒有指望的。便用金帛。去走王淑妃孟漢瓊的門路。果然不到一個月。也授了成德節度使。卽日陛辭去赴任。唐主賜宴餞行。問道。你明日就要遠別。政事上有應該說的話。儘管奏上來。延光道。以後遇着朝廷大事。請陛下務必與內外輔臣商量。不可聽小人們的話要緊。說着。君臣都流了淚來。延光叩辭下去。其實他所指的就是孟漢瓊。招權攬勢。趨附他的人。結爲朋黨。朦蔽主上。所以纔有這話。他不想想自己也靠了漢瓊纔能出去。真可算做過河拆橋了。此外重要大臣爲避秦王的禍。一時出去的不少。也記不了許多。獨苦了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唐主愛他爲人忠樸。十分親信。一刻都離不了他。料着不能脫身。只好叫自己兒子去事奉秦王。做了個騎牆派。希冀將來免禍。到了這年十一月裏。唐主得病。漸漸垂危。秦王從榮進宮探望。見主上低了頭。不能作聲。慢慢退了出去。纔到宮門。聽見裏面婦女們哭做一團。好像饗哀的樣子。仍只管望外走。回到自己府裏。第三天也告了病假。不再進去。大約他自己也曉得平日的行爲動作。衆人都不以爲然。這回嗣位的事。未必十

拿九穩。暗中邀了他的心腹黨羽。內中便有一個替他想出一條計策。叫他帶兵進宮侍病。好把這班權臣鎮嚇住了。不敢妄生異議。一面派都押衙馬處鈞去。知照朱弘昭。馮贛兩人。說秦王帶兵進宮。爲的是倉猝之間。好防備意外的變故。兩人齊聲答道。主上正在納福的時候。偶然些小病痛。殿下正該盡心在醫藥上。纔是豈可聽信浮言。輕舉妄動。處鈞回報。從榮大怒。叫他再去說道。你們的家族都不想保了麼。敢來駁回我的主意。弘昭馮贛曉得同他沒有理講。只得進宮告知王淑妃。孟漢瓊請示辦法。淑妃又傳進康義誠來商量。豈知義誠仍舊抱定他的騎牆宗旨。一言不發。弄得沒有結果而散。這邊從榮手裏有的是兵。第二天早調了一千人馬。陳列在天津橋上。再叫馬處鈞到馮贛家中說道。秦王目下決計進宮。你們的禍福就在頃刻。聽你們自取就是了。說著揚長而去。馮贛也騎了匹快馬。跑進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還有三司使孫岳都聚在一處。上前向義誠大聲喝道。你不要倚仗着有個兒子在秦府左右。以爲跑不了的富貴。須知主上提拔我們。從白衣做到將相。倘若放秦王進了這道門限。主上體統何在。我們又怎樣對得起主上。義誠未及答言。早有管門的進來說。秦王帶兵已經離端門不遠了。漢瓊批衣先進殿門。弘昭馮贛也跟着進去。義誠本預備出去迎接的。這一來拘住面子。只好也跟了進來。這時候唐主的病有些轉機。正明白過來。漢瓊等走近牀前。奏道。從榮造反。兵已快進端門了。唐主用手指了指天。流下一泡痛淚。向義誠道。你快去趕緊平伏了。不要驚動我百姓。轉過頭來。又看見從珂的兒子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在旁。點手叫他近前。吩咐道。我與你父親。辛苦萬苦。平定天下。從榮這班人。有什麼功勞。現在竟敢受了歹人的唆使。做這悖天逆理的事情。我不會將兵柄交給你父親。糜重吉便帶控鶴兵將宮門守住。漢瓊便去傳令馬軍指揮使朱洪實帶五百馬隊討從榮。從榮本來沒有經過陣仗。見這邊有人抵禦。早縮回府第。纔曉得府中的僚佐見勢不妙。早逃竄一空。連守衛的牙兵。都潰散得不留一個。嚇得連聲叫苦。早有皇城使安重益起來。一刀將從榮殺死。又尋着他兒子也殺了。提着兩顆首級。進宮獻與唐主。唐主一見。又是驚駭。又是悲痛。啊喲一聲。厥了過去。叫了半晌。纔醒轉過來。

從此病勢加重。自知不起。命漢瓊到天雄節度使任上。將宋王從厚叫來。追廢從榮爲庶人。過了幾天。唐主病逝。從厚卽位。改元應順。諡先帝爲明宗。原來在明宗手下有功的大將。只有從珂與石敬瑭兩人。都爲國人所欽服。其餘朱弘昭馮贛兩人。功勞威望。都在從珂等之下。相差甚遠。現在弘昭等反在朝中掌管大權。因此從珂等很爲不服。明宗喪事。從珂假托有病。不來哭臨。弘昭等已經疑惑。又有使臣從鳳翔來說。是探得從珂私事甚多。弘昭等便將他兒子重吉放了出去。做亳州團練使。不許他典禁兵。從珂有個女兒在洛陽庵裏做尼姑。亦叫進宮禁裏去。看禁起來。因此從珂更加疑懼。弘昭等又怕敬瑭久在太原作爲根據地。未免不相宜。便把從珂調到河東。又把敬瑭調往成德。却都不下制書。只派了兩個使臣。嘴裏宣詔。分別監送赴任。一面又派洋王從璋署理鳳翔。去接從珂的手。逼着他立刻動身。這從璋爲人粗蠢。幸災樂禍。從前去代安重誨。攬撥害死重誨的就是他。從珂看見他來。心裏老大的不願意。便叫將佐進帳商議。諸人都說。主上年紀幼小。朝政都被朱馮二人把持。大王功名震主。今天一離鎮。明天就被他們害了。萬不可陷入他們的奸計。只有觀察判官馮胤孫以爲古人說的。君命召不俟駕。自然應該先到京師臨喪。便道赴新任。方是正辦。話未說完。早被衆人喝住。從珂便移檄鄰道。宣布弘昭馮贛專制侵權的罪惡。現在舉兵入朝。以清君側。深恐獨力難支。請鄰藩幫助。正是

內相外將。不能相容。互爭權利。相見兵戎。

要知從珂勝敗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五節度潰敗鳳翔城

三宰相爭上勸進表

却說從珂宣布檄文。分遣使者向鄰鎮求助。想起西都留守王思同正當東出孔道。非與他結連不可。當下打發了一個能言善辯的人前去。將這事的利害向思同反覆陳說。曉得思同好色。又揀了幾個美妓送給他。豈知思同

大不以爲然。向將士們說道。我受明宗大恩。如果與鳳翔一同造反。就算事成了。得些虛榮。尚不免被人呼作叛逆。況且事情一敗。受辱無窮。留千古的罵名。如何使得。便叫把來使押起來。飛奏朝廷。其餘各鎮得信。也都仿照辦理。只有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歸附。派了判官薛文遇往來商議計策。再說朝廷得信。預備出師征討。康義誠深恐命他出去督師。力保王思同爲統帥。再派嚴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兩個人爲副將。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爲都監。同向鳳翔進發。但王思同這人雖然有些忠義之氣。講到打仗。本非其所長。況且所對敵的又是從珂。老於行陣。極有經驗的人。再加上他部下將士。貪圖富貴。個個奮勇當先。巴不得從珂做了皇帝。都是開國元勳。因此不必對壘。已經可定勝負了。安彥威也曉得思同無用。又去約了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昭。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五路節度使。合兵討鳳翔。鳳翔城牆本來不高。濠溝又淺。守禦的器具。又沒有預備。衆心驚慌起來。從珂走到城樓上。痛哭流涕的向外面軍隊說道。我從十幾歲上。跟着先帝打仗。幾次從死裏逃出來。至今傷疤滿身。這奪得現在的天下。這是你們大家眼見的事。可知我非捏造。朝廷不知怎樣忽然信任這班姦人的離間。不拿我當骨肉看待。我怎樣肯甘心受誅呢。說着又慟哭起來。外面將士聽了。不免兔死狐悲。也都傷心落淚。只有張虔釗。木是一個莽漢。從珂的話。他始終沒有入耳。揮起一把大砍刀來。趕着兵卒登城。當時動了公憤。兵卒們不約而同的。回轉頭來。向虔釗大罵。舉刀便要殺他。幸虧他的馬快。纔得脫身。只聽見楊思權手裏舉着令旗。大喊道。大相公便是我們的主人。有願意跟我投降的。一齊丟掉手裏的兵器。隨我來。話纔說了。地下的刀仗堆積如山。都向從珂叩首請降。從珂大喜。開門出見。向思權撫慰一番。叫他等待功成受賞。誰知思權本是熱中躁進。見利忘義的人。那裏等得袖管裏早摸出一張紙條子來。遞上去。上面寫着願大王直進京城。授臣爲節度使。從珂心中也覺好笑。面子上仍是懇切的。就在這紙條後面批道。楊思權可授爲邠甯節度使。仍還了他。思權跪倒謝恩。可憐王思同還在那裏做夢。仍舊催促兵卒攻東城。尹暉在陣中大喊道。西城官軍已經進去受賞了。我們不要落後纔好。兵卒聽了。解甲拋

兵惟恐來不及。也都降了從珂。天到午牌時分。軍隊全數進城。就有不降的。也都潰散了。單剩下思同等六個節度使。只得各各逃回本鎮。獨苦了思同。好容易奔到長安。又被副留守劉遂雍關住城門。不許他進來。責備他不應該損兵傷財。父老百姓俱不肯容。思同只得投奔潼關去了。再說從珂見降兵進城之後。紛紛擾擾。一時不易安插。深恐滋事。曉得他們都是爲利而來。不可不償他們的心願。便把城中金銀搜括攏來。作爲賞犒。無奈人數太多。城中積蓄有限。那裏够用。只得搭賞物件。後來甚至於連銅鐵鍋子都估了價錢賞給他們。纔平靜下來。從珂建起大將旗鼓。直向京師進發。用孔目官劉延朗爲謀主。遂雍在長安聽說從珂將到。將庫裏的金帛都取出來。放在城門口。軍士先到的。卽刻給賞令過。不許進城。等得從珂一到。遂雍上前迎接。獻民財充賞。都監王景從早嚇得奔回京師報告。中外大驚。唐主驚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議欲迎從珂將大位讓給他。朱弘昭馮贇都不敢開口。康義誠早又打算帶宿衛兵迎降。作爲進見的功勞。向唐主道。侍衛軍隊不少。臣請帶了擇緊要地方把守。然後招集散亡。再圖後效。陛下儘管放心。唐主信以爲真。召將士進來。當面慰諭一番。又拿出內藏金帛來給賞。義誠這天與朱洪實講起用兵的利害。洪實說最好是將禁軍固守洛陽。敵軍自然不敢前進。然後再圖進取。不是萬全的法子麼。義誠大怒道。洪實敢是要造反麼。洪實也罵道。你自己要造反。還敢說別人麼。彼此爭論。聲音越大起來。被唐主聽見。叫進來問是何事。兩人各說自己的理長。竟在御前爭論起來。唐主聽了。始終辨不出孰是孰非。命將洪實綁出斬首。因此軍情更加憤怒。又命將從珂兒子重吉在宋州就地斬首。女兒尼姑惠明也從宮中拖出斬了。再說從珂到了昭應。聽得前軍報告。已將王思同擒獲。向左右道。思同雖然失計。但人臣各爲其主。應該獎勵他纔是。說着到了靈口。前軍果然把思同解了上來。從珂面子上不能不詰責。思同道。我自從行伍投效。蒙先帝拔擢。做到節鎮。常恨不能立功。報答聖恩。這回事起。我難道不曉得早附大王。立刻可得富貴。幫助朝廷。徒然自取禍殃。爲的是怕將來死在地下。沒面目去見先帝就是了。現在既然敗了。大王拿我來擊鼓。我是應該的。但請早些行刑。別無可說。從珂聽了。

不覺肅然起敬。叫他下去休息。很有開脫他的意思。無奈楊思權這班人。與他走了極端。相見之下。心中實在慚愧。尹暉早當思同必死。將他的家資妓妾都據爲己有。更覺對不住他。屢次向劉延朗說。如果留了思同。軍心一定不安。請他勸着潞王不可因一人而失衆心。延朗也以爲然。這天趁從珂飲宴大醉。尹暉上來報告。思同謀亂。不等回話。出去便將思同和他的妻子一併殺死。從珂次日酒醒纔曉得。將延朗埋怨了一頓。嘆惜了幾天。纔過去了。從珂前進。到了閿鄉。沿途遇見朝廷幾次所發官軍。都是望風投降。沒有一個願戰的。康義誠引兵從洛陽出發。唐主下詔命安從進爲京城巡檢。保護治安。豈知從進早受了從珂的密札。布置心服。預備做內應了。從珂進到靈寶。安彥威安重霸都降。只有保義節度使康思立還想固守陝城。從珂前鋒一到。在城下喊道。禁軍十萬早來伺候。新皇帝了。你們這幾個人還有何用。不要連累一城人性命。當下城內兵士搶着出來投降。思立如何攔得住。不得已也跟着衆人降了。迎接從珂進城。從珂作書曉諭洛陽文武士民。不必驚慌。只誅朱弘昭馮贛兩族。其餘一概不問。康義誠惟恐落後。帶領所部。趕到陝城來投降。從珂怒罵道。先帝晏駕。嗣位的事都是你們做主。現在新君在守孝期內。政事又是你們做主。爲什麼有始無終。害吾弟到這種地步。義誠一句話不敢說。只有叩頭請死。從珂素常曉得他利慾薰心。貪生怕死。毫無可取。此時不好遽殺他。喝令下去。當下各鎮帥也都來輸款。只有興元張虔劍。武定孫漢韶。聽說孟知祥在巴蜀自稱皇帝。都將所轄土地降蜀去了。再說唐主在宮。見大事已去。只有逃走一法。命太監去叫朱弘昭來。想與他商量逃往何方是好。豈知弘昭先已投井死了。馮贛也被安重進就他家中殺死。將兩人首級獻與從珂。唐主想要逃往魏州。召孟漢瓊來先行做個前站。漢瓊置之不理。自己騎了匹馬。奔向陝城去了。唐主不得已。帶了五十騎出城而去。大臣們都還沒有曉得。馮道劉昫依然衣冠齊楚的來上朝。走到端門。纔有人告訴。兩人只得退出。想要還家。走到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追上。向他們說道。潞王倍道而來。頃刻便到。兩位相公還不帶領百官到穀水去迎駕麼。兩人自然是謹遵台命的。便進了天宮寺。打發從人分頭去傳百官。等待片刻。中書舍人盧

導先到。馮道劈頭便問勸進文書你帶來了麼。如果沒有帶到也須要趕緊起草纔是。盧導假作痴呆道。什麼勸進文書。難道是相公要想登大寶麼。還沒有加九錫呢。馮道急的跺足道。你這人好糊塗。難道潞王大駕到了。你還在夢裏麼。盧導道。我何嘗糊塗。潞王入朝。百官班迎。自可一定儀注。就是有什麼廢立的消息。也該等候太后的教令。勸進文書要來何用。馮道道。我同你說的是老實話。事已至此。用不着這些虛文。盧導道。我不管什麼虛文實事。總而言之。沒有天子纔出都門。人臣便把大位勸人做人情的。倘若潞王恪守臣節。竟拿大義責問起我們來。請教拿什麼話對他。我看相公不如帶着百官進宮遞職名問安。聽太后的吩咐。該怎樣辦怎樣辦。自然不會錯的。馮道未及答言。從進早又叫人來連催幾次。衆人深恐誤事。紛紛出城迎接。等了半天。不見從珂前來。馮道李愚劉昫三個宰相又不敢回去。只得在上陽門外一個草棚裏息足。看見盧導走過。馮道又叫住他。仍舊是這件事。盧導也拿前番的話對答。李愚道。盧舍人的話真是不錯。我們的罪惡已經大了。不宜再逼他。正說着。有人來報。潞王有牋請太后的示。大約有兩三天纔來呢。衆人聽了。纔紛紛散去。這且按下。再說唐主出城之後。這天過了衛州數里地方。遇着石敬瑭。唐主大喜。以爲有了泰山可靠。問他對付時局的大計。又把近來朝中的事一一告訴了他。敬瑭聽着。義誠叛去的話。低着頭嘆息了幾聲。一言不發。很露着爲難的樣子。便去同衛州刺史王弘贇商量。弘贇不肯招留。主上在他境內。恐費供給。托詞說道。從前天子蒙塵在外的原也不少。但都有宰相侍衛跟隨。又有隨帶的府庫法物。纔能够令百姓信仰。現在除了五十騎之外。一些也沒有。就是我滿懷忠義。也沒法子可想了。敬瑭不好將這話當面去。向唐主說。便來告訴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兩人雖然官卑職小。却還有些天良。洪進上前指着敬瑭臉。上道。你乃是明宗皇帝的愛婿。富貴的時候。既然共享。難道現在遇着患難。就不能相顧恤麼。主上既然到了這末路窮途。求你出個計策。滿望可以興復。你就是赴湯蹈火。也不好推辭。怎樣想出這四件事來。搪塞。這與附賊賣天子的人。又有什麼分別呢。越說越氣。抽出佩刀。便刺過來。敬瑭親將陳暉在旁看見。疾忙上前救護。守榮也過來。

幫助洪進。三個人扭成一團。守榮偶一不慎。被陳暉刺中要害而死。洪進知不能敵。亦拔刀自刎。唐主身旁又去了這兩個得用的人。更不能成行。正在進退兩難。却見敬瑭牙將劉知遠帶了幾名親兵進來。不問情由。凡是唐主身邊用人護衛。見一個殺一個。頃刻五十騎殺個乾淨。剩唐主單身。獨自放在館驛裏。知遠便隨從敬瑭向洛陽去了。再說潞王從珂路過灑池。遇見孟漢瓊跪在路旁痛哭。原來從珂由河中回來。失勢住在私第的時候。王淑妃曾屢次派孟漢瓊到來慰問他。因此漢瓊自以爲與從珂有些舊交。所以特地迎上來。在路上遇見便要痛哭乞憐。從珂一見是他。便搖手止住道。不用再說。我都曉得。喝命左右推下。就在路旁斬首。又前進到了蔣橋。早見百官排班迎接。卽命牙官傳下令去。不概擋駕。等叩過先帝梓宮之後。再來相見。馮道到底等不得。早托別人弄了一張勸進表送上去。從珂置之不睬。入宮謁見太后太妃。然後到西宮梓宮前伏地慟哭。說明此次專爲清君側而來。馮道又帶了百官上來磕頭。從珂連忙回禮。馮道開口便提勸進的話。從珂仍是推辭。說我這回本是不不得已而來。等皇帝回宮。山陵禮畢。仍舊要回鳳翔去。勸進的話不必再提。到了第二天。太后下令廢少帝爲鄂王。令潞王知軍國事。從珂更不謙讓。又過了一天。便登了皇帝位了。當下派了王弘贄的兒子王繼去到衛州。將少帝從厚毒死回報。正是

成敗爭持笑蝸角。帝王性命類鴻毛。

未知從厚性命如何。下回再叙。

第十七回

徐知誥建立南唐國

石敬瑭謀逆河東鎮

却說王繼奉了新帝命令。去害鄂王。那敢怠慢。帶了毒藥。星夜趕到衛州。先叩見過父親。問起廢帝所在。弘贄道。我怕奸人借口滋事。早把他接到廡中。看管起來。你既奉有密詔。早些給他吃下去。我也可以卸肩。王繼令將鄂王請到。拿毒藥給他看了。鄂王自以爲無罪。那裏肯飲。王繼早叫人預備下麻繩。不由分說。便將他勒死了。取到証據。

回京覆命。唐主又想起還有他的妃子孔氏，帶着四個小兒子在宮裏。遣人將鄂王已死的話告訴他，想叫他早尋自盡。孔妃還想求恩，唐主又遣人去說：「我的重吉惠明在那裏，你交出來，我便饒你。」說罷，將孔妃並他四子一同殺死。真所謂破巢之下，無完卵了。又命將康義誠從營中提出斬首，連他家族一齊滅了。且說石敬瑭進京朝賀之後，爲着自己與唐主都是從前明宗帳下有名的戰將，因此素來你如忌我，我嫌恨你。現在一旦變做君臣，他要報復，還不容易麼？真所謂在人矮簷下，不敢不低頭。因此在京一住兩三個月，不敢提回鎮的話，心裏好不鬱悶。再加上久病之後，骨瘦如柴。從來婦人疼愛女兒，沒有不疼愛女婿的。太后見敬瑭形狀可憐，又禁不起魏國公主（卽敬瑭妻永甯公主）本年進封魏國後，來又進封晉國，日夜在耳旁絮聒，便乘間在唐主前替他說了許多好話。求着早些放他回鎮調養。外面只有鳳翔帶來的舊將佐思深慮遠，說是放敬瑭回鎮，如同放虎歸山，不如留在都中爲是。只有韓昭胤、李專美兩人說是有趙延壽在汴梁，不應該猜忌敬瑭。唐主也看見他瘦得剩了一把骨頭，料難久於人世，做不出什麼大事來，樂得做個人情，仍舊命他到河東本任去了。這且慢表。先將各國情勢略叙一遍。吳國徐知誥身兼將相，大權獨攬。久有受禪之意，所怕的只有吳主之弟臨川王濛，爲人精明強幹，難以制伏，便使出人來誣告他藏匿亡命，私造兵器，有謀反之意，降爲歷陽公。發到和州去，拘囚起來。其餘滿朝都是自己的私黨，乃加知誥大元帥，封爲齊王，備殊禮。知誥擬在金陵另建齊國，授意太尉李德誠中書令周本，叫他們帥衆推戴。周本原不肯的，說我受先王厚恩，不能救楊氏危亡，豈可再推戴別姓？被他兒子宏祚勸着，方纔答應。約了德誠，先到江都向吳主陳說，知誥兩世的功德，請趕緊下冊命。又到金陵見知誥，當面勸進。宋齊邱見他們忙得好笑，當面不好說，得向德誠兒子建勳道：「令尊乃是太祖元勳，誰不曉得？這一來完結了。當下知誥改金陵爲江寧府，建造太廟社稷，以宋齊邱徐玠爲左右丞相，周宗周廷玉爲內樞使，自己又改爲單名誥字。過了一年，王令諫年老多病，人有勸他致仕的，令諫道：「齊王大事未完，我怎敢偷懶呢？病勢漸漸沉重，又兩面上表請行禪讓禮。」吳王乃下詔讓位。這回只

有李德誠一個人往來奔忙。親到金陵帥百官勸進。只有宋齊邱不肯簽名。十月徐誥在金陵即帝位。國號唐。當時都稱爲南唐。改奉吳主爲讓皇。最好笑的宋齊邱。前回譏諷李德誠。自己却做了齊國丞相。現在又不肯簽名。却怨望南唐主不給他執政。這天南唐主在天泉閣大宴羣臣。李德誠便將齊邱兩次反對的話。當面奏知唐主。唐主道：子嵩（卽宋齊邱號）乃是我三十餘年舊交。諒來決不致負我。不久加齊邱大司徒。制詞上有布衣之交四字。齊邱聽見大聲說道：我做布衣的時候。陛下不過是個刺史。所以纔認得我。現在陛下做了天子。用不着我了。南唐主曉得了。仍置之不睬。後齊邱自己覺着鬧得沒趣。反倒驚惶無措起來。搭趙着上了一本表章。請把讓皇遷往遠州。又曉得舊吳太子楊璉娶的是南唐主的女兒。上表請疏遠他。不可放在左右。最好與他離婚。南唐主非但不聽他。又進封這女兒爲永興公主。倒是這女兒深明大義。自己覺得父親做的事對不住丈夫。聽見人稱呼他公主。便哭着辭謝。宋齊邱這班朝秦暮楚的人。聽了能不魂死麼。再說西蜀這邊。知祥病了一年。臨終時命司空趙季良節度使李仁罕。趙任隱等輔太子孟昶嗣位。至於福建那邊。閩主王璉先同他父親的侍婢陳金鳳私通。卽位之後。立金鳳爲皇后。相貌生得極其醜陋。性格又最淫蕩。不上兩年。閩主得了風病。不能起床。陳后便與他的嬖臣歸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兩人有了密切關係。通國之人。沒有不恨他的。記得有一回。閩主命織錦坊裏定織一頂九龍帳子。百姓便給他編了一個歌謠唱道：九龍帳。九龍帳。真龍天子坐在旁。當中惟臥一婦郎。閩主只做不聽見。他們既然做了這種無恥的事。還不安分些。可殷常在閩主面前說皇城使李做的壞話。陳后的族兄陳匡勝。又得罪了福王繼鵬。因此兩個人格外恨他們。誓不兩立。趁閩主病重的時候。叫人先把可殷殺了。陳后這一氣。非同小可。立刻去告知閩主。叫幾個人扶掖了他。勉強出來坐朝。追究殺李可殷的兇手。李做嚇得逃避出去。到晚便帶着步兵。擂鼓呐喊。殺進宮去。閩主倉猝之間。躲在牀底下。被亂兵用鎗頭刺死。李做與繼鵬便直闖入宮。尋著陳后。一刀也送了命。翻身出去。又尋着后族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兄弟繼韜。一齊殺死。繼鵬便篡了大位。更名昶。字後來

想着不好。又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派人到李唐那邊去上表。也私通了他父親一個侍婢。名叫李春燕。立爲德妃。使李做判六軍諸衛事。李做自恃功高。遇事專擅。又暗中招養了許多敢死之士。閩主曉得他不懷好意。這天借着大享將士。請李做到來。酒至半酣。擲杯爲號。伏兵齊起。將李做擒住。割下首級。懸掛朝門示衆。宣布罪狀。告諭中外。這且慢表。却說敬瑭回到河東之後。惟恐不能保全性命。見了外人。總說自己衰病。不堪獨當一面。兩個兒子都有內廷差使。叫他們就近買通太后左右。刺探唐主舉動。因此無論大小事件。他沒有不曉得的。當時翼丹屢次派兵來在北邊騷擾。禁軍多在幽并防守。敬瑭同趙德鈞請添兵運糧。急於星火。朝廷下詔。借河東糧食。派鎮州納絹五萬疋。運送到總管府。又派鎮冀各出車一千五百輛。送糧往代州。民間爲着連年的旱澇災荒。已經難謀一飽。敬瑭又故意叫人催促緊急。因此山東一帶。怨聲載道。都想謀亂。朝廷又派石敬瑭爲北面總管。將大軍屯駐忻州。這時候正在六月。天氣炎熱。唐主特派使臣賞軍士。每人葛布夏衣一套。並傳詔慰問。軍士們感激皇恩。連呼萬歲。真同暴雷一班。誰知倒觸了敬瑭的疑忌了。深恐他們心裏都有了皇帝。自己將來便不好舉事了。連忙去同慕容段希堯商量。希堯道。先要把起首呼萬歲的。打聽出來。殺他幾個。自然就不敢了。敬瑭便命劉知遠去辦理。知遠到營裏。凡是可疑的都殺了。共斬下三十六顆首級。分掛各營示衆。事後被唐主曉得。又加了幾分疑忌。不久又派了張敬達爲北面副總管。屯紮代州。爲的是分開敬瑭兵權。次年正月。唐主生日。晉國長公主遠來拜壽。唐主在宮裏。大排筵宴。酒過三巡。公主從新洗盞。又敬了唐主一杯。纔從容告辭。說起要回晉陽的話。唐主此時已經有些醉意。也斜着眼說道。你忙什麼呢。老遠的來了。何妨多住幾天。莫非是想早些回去。與石郎商量着造反麼。公主只得又住了幾天。回去告訴敬瑭。更怕起來。真個上緊預備。把自己向來留存在洛陽同寄放在各道的貨財。都收回來。全數運赴晉陽。人有問他的。托詞幫助軍費。那個肯相信呢。都曉得他不久必有變故。謠言漸漸傳入唐主耳內。唐主這天夜裏。同近臣們談起這事。說石郎與朕本是至親。原不應該疑他。但謠言太盛。萬一真有個長短。怎樣辦法呢。近

臣沒有一個敢回答的。退下去之後。端明殿學士李崧向呂琦道。我們都是受過厚恩的。豈可以跟着衆人觀望。你總要想條計策。替主上分憂纔好。呂琦道。我看河東如果真有反意。一定先去結交契丹。求他幫助。朝廷不如先下手。我記得契丹也會屢次來求和親。現在何不答應他。再許他些歲幣。契丹自然歡喜承命。那時河東還有什麼本領。就是真造反。也不怕他了。李崧拍手稱妙。過了一天。夜裏。兩入便把這話密奏。唐主大喜。便要照辦。這天與樞密直學士薛文遇談起來。文遇奏道。陛下乃是中原天子。何等尊嚴。豈可屈身夷狄。已屬羞辱的事。倘若他照舊例求尚公主。怎樣對付他呢。幾句話。早把唐主意說變了。立刻傳了李崧呂琦來。放下臉來大罵道。虧你們還是讀過書。通今博古的人。想要靠你們致太平。想出這種法子來給我上當。我只有一个女兒。乳臭未除。你們忍心害理。送他到沙漠去麼。至於說到歲幣。更是把中國養兵的錢。送給外國。更不知道你們存的是什麼心。兩人嚇得爬在地。下磕頭如搗蒜的請罪。唐主只看不見。兩人一連磕了有幾百個頭。呂琦氣力都用盡了。磕的稍微慢了些。唐主又指着他罵道。呂琦更加胆大。眼睛裏還有主上麼。過了一刻。唐主氣平了。吩咐每人各賞美酒一杯。壓驚。纔叫他們下去。從此滿朝都曉得。沒有那個再敢提和親的話了。這天忽然接到敬塘一件本章。說是自己身弱多病。不能領兵。請調閑散地方調養。唐主召集廷臣會議。打算將敬塘移到鄆州去。房暉李崧呂琦都說。這是敬塘來試探陛下意思的。萬不可上他的當。唐主遊移不能決。過了些時。又單同薛文遇商量。文遇道。無論調與不調。河東早晚總是要反的。倒不如預先下手。唐主大喜道。這話正合吾意。無論成敗。我總照此辦法。便擬定了一道諭旨。移敬塘爲天平節度使。所遺河東節度使缺。派宋審虔接替。宣詔時候。文武兩班聽到敬塘名字。都嚇了一跳。誰知這還不算。又命張敬達爲西北都部署。督催敬塘即刻赴鄆。再說敬塘這邊。得信之後。也召齊將士商量。只有判官趙瑩勸他到鄆州赴任。劉知遠道。元帥在軍營多年。兵卒久已歸心。趁現在據着形勢的地方。士馬精強。一旦傳檄起事。就做皇帝也不難。爲什麼奉他這一張詔紙。去自投虎口呢。掌書記桑維翰也說道。主上初登極的時候。元帥進京朝見。

他難道不曉得蛟龍不可放入大水麼。居然放元帥仍回河東原任。這不是暗中有天意麼。況且明宗的恩德。百姓都還念念不忘。現在主上不過是庶出的小兒子。衆人本不附他。不如元帥乃是明宗的愛婿。再說還有契丹主從前與明宗訂盟。如同兄弟一般。元帥如果肯誠心屈尊去就他。他沒有不願意的。一呼便到。有這個靠山。還怕不成事麼。敬塘方纔定計。上表說主上乃是養子。不能繼續李氏的香烟。請趕緊傳位許王。唐主看畢大怒。將來表扯得粉碎。丟在地下。用手詔回答他道。講起親情來。你同鄂王總算近格了。爲什麼在衛州的時候。逼得他孤掌難鳴。走頭無路。天下那個不曉得。現在又想拿許王來騙人。還有那個肯信。一面用制書削奪敬塘官爵。命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楊光遠爲副先鋒。帶領大兵前往征討。敬塘令桑維翰撰表上契丹主。自己稱臣。又請照父子之禮事奉契丹。又約定將來大事成功。將盧龍一道。同雁門關北面的州郡。都割了送給契丹。劉知遠在旁諫道。只要稱臣已經儘够了。何必再要當他父親。豈不太過。就是將來的謝禮也。只要多許他些金帛。自然不怕他不出兵。何必割到土地。只怕將來成了中國的禍患。後悔就來不及了。敬塘那裏肯聽。看着將表繕好送去。契丹主自然喜出望外。回信允許。仲秋調全國兵馬前來援助。正是

只爲武臣謀篡逆。却延異種殺同胞。

未知兩面勝負如何。下回再表。

第十八回

恃外兵石敬瑭代唐

信妖言范延光作亂

却說張敬達到了晉陽。命兵士連築長圍。預備進攻。敬塘將軍事委托劉知遠。所有馬步軍士均歸他指揮。新降兵卒。亦歸他訓練。知遠一例看待。不分彼此。因此全軍不敢有二心。敬塘也親自登城。雖矢石如雨。不肯稍離。知遠勸道。我看敬達他們毫無出奇的本領。元帥儘管放心。到外面去料理正事。這裏守城較爲容易。我一個人儘可勝

任了。敬瑭撫着他的肩背獎勵一番。又再三囑托。這纔下去。豈知敬瑭這邊始終沒有築成。每一動工。不是大風。就是暴雨。甚至纜築成一半。又被大水冲壞。這不是天意麼。唐主也聽說契丹有仲秋來救的話。因此屢次督催進攻。無奈越急越不能成功。轉眼已是九月。契丹主帶了五萬人馬。從陽武谷南來。到了晉陽。在虎北口下寨。這天唐將高行周符彥卿到來。合兵大戰。敬瑭派劉知遠也出兵幫助。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各領步兵。在城西北山下列陣。契丹遣三千馬隊不盔不甲直衝過來。唐兵追殺到汾曲地方。契丹伏兵齊起。將唐兵衝徹兩段。首尾不能相顧。頃刻大敗。折兵約在一萬人左右。敬瑭只得收拾殘衆。退保晉安。契丹主也引兵回到虎北口。敬瑭疾忙出城迎接。說了許多感恩的話。將兵會合一處。共圍晉安。在城南結了一個大營。約有百餘里長。五十里闊。中間安排了許多響鈴吠犬。生人一步都不能走過。此時敬瑭部下還有五萬多人。一萬多匹戰馬。爲着四面無路可走。只得向唐主前告敗。唐主嚇得不知如何是好。張延朗等替他做主。命符彥饒領兵屯河陽。一面派天雄范延光盧龍趙德鈞耀州潘環共救晉安。一面下詔親征。其實唐主那裏肯行。張延朗劉延皓等又再三勸駕。唐主不得已纔動了身。先叫符彥饒帶兵赴潞州。作爲大軍後援。唐主到了河陽。看着離前敵漸漸近了。心裏不願再朝北去。盧文紀早看出主上的意思。便逢迎着說道。國家根本重地。在河南。胡兵忽來。忽去。本不能久留。晉安那邊目前還無大礙。已經發了三鎮兵去救。也就是了。陛下不如暫駐河陽。此地也是天下衝要。南北均可顧得到。而且可以先派近臣去督戰。等到實在不能解圍。再去不遲。張延朗在旁聽了。也會意。樂得附會了幾句。唐主就此住下。商量派那個近臣去督戰。延朗同翰林學士和凝都保舉趙延壽。說他父親德鈞帶着盧龍的兵來赴難。自然應該叫他兒子去會面。也算一舉兩得。公私兼顧。便撥給延壽二萬人馬。前赴潞州。這天唐主召集羣臣。問起破契丹的計策。吏部侍郎龍敏上前奏說。臣現有一計。可以令胡人即刻出境。只要請朝廷撰一道明諭。遍處張貼。冊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兩鎮分兵送他去登位。從幽州直趨西樓。契丹主曉得了。不能不願。根本自然驚惶起來。那裏還有心戀戰。我們却選

募精銳出去攻打。還怕不能得勝。唐主連呼妙計。無奈被這班執政的庸懦無能。恐怕不能萬全。議論始終不決。因此沒有實行。後來弄得唐主終日愁眉不展。早晚借酒來消遣。吃醉了便用箸敲着桌案。悲歌一回。羣臣有提到北行的。便搖手止住道。你們不許再提石郎。我心膽都碎了。再說契丹主這回本專爲利而來。急於想得土地。見戰事一時不能了。早焦躁起來。向敬瑭道。我帶着若干人馬。走了三千多里路來救你。決不能空手而回。我看你面肥耳大。很有福氣。做人又有見識器量。何不就做了中原皇帝。算是我吩咐的就是了。敬瑭假意辭讓了一番。將吏們也乘機勸進。自然答應。契丹主命他的文臣仿照中國樣子。做了一道策書來。命敬瑭爲大晉國皇帝。即日登位。一時袞冕來不及預備。契丹主將自己身上穿的一套脫下來。給敬瑭披上。衆人便擁護着上壇。這就是晉高祖。當下割了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送給契丹。外加每年貢獻絹帛三十萬疋。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一切制度仍照明宗舊式。立晉國長公主爲皇后。桑維翰升了翰林學士。暫署樞密使。劉知遠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這且慢表。却說盧龍節度使趙德鈞素懷異志。也想趁亂奪取中原。所以自告奮勇去救晉安寨。唐主便委了他諸道行營都統。走到西陽。恰好遇着兒子延壽奉命來督戰。使把所帶的兩萬兵馬一齊歸了德鈞。他還不滿意。又想奪范延光的兵。延光也在遼州。因此德鈞也逗遛不進。連奉幾道詔書催促。纔移營團柏谷口。依然按兵不動。雖晉安不過百里路。先景聲息都不相通。反幾次上表。替兒子延壽求成德軍節度使。唐主大怒道。趙氏父子。我待他不薄。只要他能够打退胡兵。那怕他要代我的位子。我也甘心願讓。倘若像這樣借寇要君。只怕連性命難保。德鈞聽了。只得變計。取出些金帛。派人拿去送給契丹。向契丹主道。如果能立我做皇帝。馬上帶着現有的兵去平洛陽。永遠約爲兄弟之國。至於石氏那邊。仍許他常鎮河東。契丹主便要答應他。晉主這一驚非同小可。忙叫桑維翰去說道。趙德鈞父子久有異心。他們的說話萬靠不住。將來晉國有了天下。情願將全國的金錢搜括了來。送給貴國。豈是他那區區小利可比。求貴君主不可打錯了主意。這將成的功。豈不可惜呢。契丹主尙在躊躇。桑維翰

便跪在帳外。從早晨直到晚上。哭泣苦求。契丹主方纔答應。叫德鈞來使進來。將帶來的金帛仍舊攜了回去。又指着帳前一塊大石頭說道。我已經允許了石郎了。要我改變。除非這石頭爛了。此時晉安被圍已是幾個月了。高行周符彥卿屢次出戰不能取勝。糧草也要完了。燒死馬來吃。救兵還不見到。張敬達爲人剛正。人都叫他做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等都勸他迎降契丹。敬達道。我受過明宗主上的厚恩。身爲元帥。致令損兵折將。罪惡已經大了。還敢降敵麼。現在救兵早晚必到。諸君且不可煩躁。等到勢窮力盡。再斬我出降不遲。依着光遠當下就要動手殺敬達。見審琦不忍。也只好止住。高行周看在眼裏。恐光遠日後行刺。常帶壯士跟在敬達身後。暗中保護。敬達莫明其故。反倒怪了他。行周只得罷了。這天營中又召集議事。行周到得稍微遲了些。光遠已將敬達頭砍下。捧了去降契丹。契丹主敬他忠義。叫把敬達尸體好好埋葬。親臨祭奠。祭畢。向諸將及自己部下諸人道。這纔是爲人臣的好榜樣。你們都該效法的。這邊事既大定。契丹主送晉主南下。用大將高謨翰爲前鋒。走到團柏。趙德鈞父子先已遠遁。其餘諸將自然一闕而散。士卒逃潰不及的被契丹追殺萬餘人。劉延朗劉在明趕到懷州。唐主纔曉得敬塘已經做了皇帝。楊光遠殺敬達投降。此地斷難再住。羣臣勸車駕幸魏州。唐主纔想起李崧說的話不錯。又叫他來商量。薛文遇不知究竟。隨後也跟了進來。唐主正在盛怒的時候。深悔兩次被文遇所誤。弄到這種地步。李崧暗中用足踢了文遇一下。他纔會意。溜了出來。唐主轉胸不見文遇。切齒說道。這怪物逃走了麼。我適纔看見這東西。身上肉都跳起來。恨不抽佩刀刺進他肚腹裏。方纔出氣。李崧道。這種小人。沒有見識。致誤國家大事。今日刺死他也無益。反被外人恥笑。目前陛下且南旋回宮要緊。唐主答應。回到洛陽。命諸將將南北城門牢牢把守。且說契丹主將晉主送到潞州。趙德鈞父子忽然出來迎接叩拜。還想投降了契丹。希圖富貴。誰知契丹主也看不起他的行爲。吩咐上了鎖鑰。帶回國去。晉主又要動身前進。命置酒請契丹主飲宴。契丹主向晉主道。我送你至此。也可以交代得過了。前面都是坦途。諒無別故。我如果再朝南進。恐怕河南百姓見了。不免驚駭了他。我們便可從此地分手。我回

國去。你帶了漢兵南下。再不放心。我還叫高謨翰將五千馬隊護送你到河梁。其餘的契丹兵駐紮此地候信。倘若有什麼意外。馬上寫封信來。就可前去救急。晉主再三致謝。契丹主又道。你手下劉知遠趙瑩桑維翰三個人。都是帮你創業成功的。倘若不犯什麼大罪。將來不可輕易棄去。晉主一一答應。契丹主上馬回國去了。晉主向洛陽進發。看看將到。唐主還要打算再到河陽。下令出發時。將校一個都不到。問起來。纔曉得都去迎接新皇帝去了。唐主見大勢已去。同着曹太后劉皇后兒子重美。還有宋審虔等攜帶傳國寶登元武樓。放起一把火來。頃刻烈焰冲天。全家都成灰燼。皇后臨死時。本想將宮室一同放火燒燬。雍王重美忙攔阻道。房子燒掉本不要緊。但恐新皇帝來了。決不能露天寢息辦事。勢必重新另造。勞民傷財。都要怨到我們身上。這又何苦呢。總算保住了。唐主眷屬只剩下王淑妃同許王從益。因為藏躲在球場裏。沒有遭難。當晚晉主進了都城。唐兵都解甲待罪。晉主命劉知遠維持京城秩序。知遠將番漢各兵一一安排部署。井井有條。因此居民安堵。市肆不驚。晉主下詔追廢唐主從珂爲庶人。用馮道李崧同平章事。桑維翰兼樞密使。晉主打算遷都大梁。命宰相樞密會議。桑維翰道。大梁居天下之中。北方可以控制燕趙。南方又可流達江淮。真是水陸都會。財產富饒。況且近來天雄節度使范延光招聚兵馬。修繕器械。其心甚不可問。大梁離魏不過十站。他若果真有些變亂。早上得信。當晚大軍便可趕到。這纔真叫疾雷不及掩耳呢。晉主當卽下詔。託詞洛陽糧運不便。東巡汴州。原來這范延光從前沒有發達的時候。曾遇着一個相面的。名叫張生。說他將來必然出將入相。延光起初也還不在意。後來果然做到節鎮。富貴俱全。想起張生的話來。甚是靈驗。便派人去請了他來。住來衙署裏。待爲上客。遇事都去請教他。這天晚上。延光又做了一夢。夢見一條大蛇。從自己肚臍眼鑽到肚腹裏去。清晨起來。便請張生詳解。他自然是信口奉承。當下說道。俗語說的。蛇鑽七竅。必主大貴。況且五節已經官居極品。蛇與龍本來同種。只怕還有帝王之兆呢。延光聽了大樂。從此常以皇帝自命。現在又看見晉主從鎮帥一步做了天子。何等容易。自己向來又與唐潞王相好。心裏更覺不安。因此暗中布置。他平日一切軍

政都委託押牙孫銳管理。孫銳恃恩專橫。趁延光病在牀上。去叫了澶州刺史馮暉來。逼着延光起事。豈知延光本久有此意。一口答應。即日起兵。渡過河去。先將草市放火焚燒。然後調了步騎共兩萬人馬。就令馮暉、孫銳兩人帶領了直向黎陽口前進。朝廷得信。命馬軍指揮使白奉進屯白馬津。都軍使楊光遠屯滑州。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屯衛州。分道抵禦。內中有魏府都署張從賓也。隨諸將出師。延光派人去約他同舉大事。從賓便與聯絡一氣。倒戈相向。出不意先將晉主之子。河陽節度使重信殺死。便領兵進了洛陽。又將晉主兒子東都留守。重義殺了。遂直攻汜水關。將逼汴梁。聲勢浩大。告急文書如雪片般到來。朝臣都慄慄危懼起來。只有桑維翰還能鎮定。從容布置。接待賓客。衆人纔略爲安靜了些。這天有謠言。說是汜水關將要破了。晉主穿起軍服。下令預備輕裝快馬。將要逃往晉陽。維翰叩頭再三攔阻。說賊鋒雖盛。不過一時。未必見得能够持久。大駕一動。豈不增長他的氣燄呢。晉主纔又住下。且說白奉進到了滑州。當晚便有軍士搶劫的事。忙命捕捉了來。共有五名兵士。內有三名屬於本部。還有兩個乃是符彥饒帳下的人。奉進命一齊斬首示衆。彥饒曉得了大爲震怒。次日奉進忙去陪禮。彥饒當面發話道。軍中各有統帥。你連主客的道理都不懂麼。奉進道。我只曉得犯法的便應該辦罪。不能够顯非彼此。况且我已經親身登門謝罪。你如果再要動氣責備。不是與范延光同反麼。說着拂衣而去。彥饒也不挽留。依然高坐帳下。軍士觀看風色。都譁譟起來。追上白奉進。一刀砍於馬下。頃刻全軍大亂。不能禁止。正是

一言不合。白刃相加。軍中紀律。紛亂如麻。

未知如何平亂。且看下文再說。

第十九回

媚契丹晉廷招侮辱

耽麴蘖閩主召危亡

却說義成軍中。正在擾亂的時候。左廂指揮使馬萬帶了手下步兵出來。也要跟着附和。走到營前。碰見右廂指

揮使盧順密也帶了手下兵馬。大喝一聲道：「你想到那裏去。順逆的道理你都看不出麼？符公因爲小故，擅將白公殺死，一定是與魏城通謀無疑。此地離主上行宮纔二百多里路程，我們一舉一動，主上都曉得的，豈可以不去報國。反來助亂，不是自尋滅亡麼？爲今之計，只有擒住彥饒，送給主上去治罪。便是我們的大功勞。兵士們遵令的有賞，違背的我就是一刀。」馬萬部下兵士聽了，還只顧亂跳。被順密上去殺了幾個，纔安靜下來。馬萬無法，只得跟着順密攻進牙城。將符彥饒擒住，送到大梁正法。當擾亂的時候，楊光遠的部下也想趁勢附和。推光遠爲主，光遠喝住道：「你們不要胡鬧。皇帝是你們販弄取利的東西麼？從前晉陽的事，原是迫於不得已。偶然一次還可。若是時常改節，真成了反叛了。衆人纔不敢再提。緊了兩天，有探馬報說，馮暉孫銳帶領叛兵到了六明鎮。光遠便揮衆出戰。起初詐敗，引得他們渡河。渡了一半，殺上前去。叛兵大敗，溺死的不計其數。馮暉孫銳都逃了回去。再說杜重威侯益到了汜水，遇着張從賓將兵萬餘人出來迎敵，被重威擒斬得片甲不回。從賓慌忙渡河，跌在河裏溺死。便把他的黨羽張延播、繼祚等擒住，送往大梁斬了。范延光看見事體失敗，都歸罪在孫銳身上，將他全家問斬。派人來上表請罪。朝廷不去理他。楊光遠仍在進兵。馮暉先投降了。說是延光糧草已盡，勢甚窮困。光遠便去攻打廣晉。〔卽魏州〕無奈攻了一年多，始終沒有攻破。晉主深恐勞民傷財，打發內臣朱憲進城去諭知延光。如果早降，立刻移調大鎮。又指着天上太陽發下重誓：倘若降後害了你的性命，叫我喪家亡國。延光道：「主上既然許我不死，說一句算一句。又何必起什麼誓呢？」說着，馬上下令撤了四城防守。一面派人奉表隨朱憲進京請罪。晉主下詔釋免，並調爲天平節度使，賞給鐵券。所有跟着他投降的一班將佐，都升做防圍刺史。牙將也陞了侍衛親軍。這且慢表。單說這年契丹改國號爲遼。一切公卿官名均做中國制度。又恭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又兼充政事令。晉主便商量着去給遼主同遼太后上尊號。揀選朝臣中最會恭維，說話圓到的，只有馮道、劉昫兩個。當派兩人爲冊禮使，到了北朝。遼主覽表，果然大喜。爲的他寫的非常謙恭謹順，自己稱臣。稱遼主爲父皇，帝另外還獻了許多金珠緞。

匹作爲賀禮。太后那邊另外一份。也是如此。馮道等山呼跪拜。都得了賞賜回來。很是得意。原來平日晉主事奉遼主。比兒子事奉老子還恭敬幾倍。遇有遼使臣到來。必然到別殿上去跪接。磕過了頭。然後敢拆詔書。除照例每歲獻納金帛三十萬之外。遇着吉凶慶弔四時八節。另外還有餽送。使臣沿途不斷。其餘太后太子諸王文武大臣面前。都有禮物。稍微有點不如意。便罵了下來。說的話真同父親教訓兒子一樣。口氣驕慢狂妄。實在令人難堪。旁人看了。又是羞媿。又是可惱。都想同他翻臉。只有晉王却甘心忍受。總說是自己事奉不周。毫無怠惰之意。替他想想。却也不錯。他只要受了實惠。何必管這外表虛名。就算每年多出些金帛。也不過幾縣的租賦。譬如本是別人的。後來遼主倒過意不去。屢次命他不必上表稱臣。止要寫個兒皇帝。作爲家人父子的樣式。更加親近些。晉主也都遵照。只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心中狠不以然。每逢遼國使臣從他境內走過。他一定叫來痛罵一頓。連遼主也罵在裏面。有時候派人跟隨遼使。到無人地方。便將他殺死。因此遼主常向朝廷責問。晉主只有遜謝自己管束不嚴罷了。後來遼主又派使臣伊呀前來。重榮將他拘囚不放。一面出兵搶掠幽州邊境。上表說是吐谷渾等都情願各領部衆幫助中國伐遼。黨項等也派人來說受契丹陵虐不少。願出十萬兵衆聽中國指揮。又指斥晉主不應該將胡虜當親父看待。竭中國財力都送給外人。另外又寫了幾封信。分送王公大臣並各藩鎮。說我這裏已經與兵動衆。誓與契丹決個你死我活。諸君但有一分羞媿心的。諒必許可。晉王見了。狠不以爲然。只爲重榮手握強兵。無可奈何。他。劉知遠桑維翰也奏說。陛下從前在晉陽命在呼吸。後來非但免難。而且有了天下。全虧了契丹的功勞。豈可無故負他。至於重榮。不過一時血氣之勇。斷靠不住。吐谷渾等更是借重中國報他自己的仇。於我毫無利益。天下擾亂了多年。好容易纔安靜了些。元氣還沒有大復。調養還怕來不及。豈可亂動。契丹與國家恩義匪輕。信誓尙在。他沒有間隙。倒是我來啟衅。就算勝了。將來後患無窮。倘若不勝。大事更不可問了。晉主道。我這幾天心裏煩惱。被他們弄得猶疑不決。聽了你們這番議論。纔同醉醒了一樣。卽命劉知遠爲北京留守。防備重榮跋扈。這年秋天。御

駕幸鄴都。下詔諭重榮道。我靠着契丹得的天下。你又靠着。我纔有功名富貴。我還不敢忘恩。你倒先背德了麼。我有天下之大。尚且向他稱臣。你要拿一鎮來反抗他。你說難不難呢。我勸你須要三思。不要自貽後悔纔好。重榮見詔。非但不改。以爲晉主怕他。反更驕傲起來。聽說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背叛朝廷的意思。暗中通信。極力同他聯絡。這回晉主出都。從進果然趁這機會。舉兵先攻鄧州。節度使安審暉。早已有了預備。從進只得退到花山。（在南陽府）又遇見汴京派來的張從恩。也帶兵趕到。從進想不到他來的如此之快。疑是飛將軍從天而下。心中吃驚不小。合戰大敗。逃到襄州去了。原來晉主臨行的時候。命嗣子鄭王重貴留守。這重貴乃是晉主兄敬儒的兒子。晉主因爲他相貌生得與自己相像。養做兒子。前次晉主在河陽。曾叫諸子出來叩見契丹主。契丹主便狠賞識重貴。說這個大眼睛的。最有福氣。其餘萬不能及。晉主因此更另眼看待。當時授爲北京留守。這回又叫他代理軍國事務。此時和凝早看出安從進心懷不軌。上來奏道。陛下動身之後。安從進一定造反。請祕密留下空白敕書幾道。交給鄭王。遇有不測的時候。可以隨時將諸將姓名填在上面。可以不致誤事。晉主真個照他說款式寫了。交給重貴。果然晉王去後。不上兩月。從進起事。重貴便拿出空白敕書來。填了高行周。宋彥筠。張從恩。三員大將的名字。卽日出發。真叫疾雷不及掩耳。從進再也想不到。所以敗了。安重榮那邊先聽說從進起事。便聚集境內飢民數萬。向鄴都進發。聲言要去面見主上。晉主得信。當派杜重威爲招討使。馬全節爲副使。帶兵出來抵禦。走到宗城西南。遇見重榮。打了兩仗。不分勝敗。重榮毫無退却之意。杜重威這邊倒膽怯起來。想要後讓他。指揮使玉重胤進帳勸道。兵家最忌的是退後。看着他那邊聲勢雖大。都是些沒有訓練過的飢民。真個精兵都在中軍。明日再出陣。請元帥儘管帶着精銳攻他的左右翼。讓我來衝他的中堅。左右一亂。中間也站不住。自然狼狽了。重威答應。第二天到了陣上。鎮州全軍果然潰散。重榮匹馬回去。閉城固守。部下兵士連戰死與凍死的共有二萬多人。重榮不能支持。城破之後。被晉軍擒獲斬首。晉主叫把重榮首級用木盒盛了。送給遼主去了。誰知遼主還是不滿意。倒怪着中國不

應該招納吐谷渾。遣使臣來問罪。原來劉知遠派親將郭威去招納吐谷渾會長白承福。本是爲的截割安重榮的勢力。所以纔用了重賂。重榮果然就擒。現在晉主却有冤難訴。又是恐懼。又是憂鬱。便成了病。臥牀不起。這天馮道一個人進見。晉主看見左右無人。將小兒子重睿喚了出來。命他給馮道磕頭。又叫太監抱起重睿來。放在馮道懷裏。意思是叫他將來輔立重睿。却不好開口。馮道也就假做不懂。不久晉主薨逝。馮道便去同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商量。推說國家多難。當立長君。乃奉齊王（由鄭王晉封）重貴卽位。延廣從此招權攬勢。不許人偶語。先帝臨終的時候。本有旨叫劉知遠來輔政的。新主重貴和他不對。將這道旨壓住不發。後來被知遠曉得。君臣之間仇隙更深了。至於契丹那邊。大臣都以爲須要上表稱臣告哀。纔是正辦。延廣一定不肯。說是只要寫封信去。自稱孫皇帝。不必稱臣。李崧道。陛下如果照這辦法。直是同契丹宣戰。快些穿起甲冑來。預備同他打仗就是了。萬一打不過。他後悔也無益了。延廣固爭自己辦法不錯。馮道仍是東來東倒。西來西倒。不敢出一聲主意。晉主到底聽了延廣的話。遼主見表大怒。派使臣來嚴詞責問。延廣非但不肯認罪。又說了許多狂妄的話。使臣回去說了。遼主商議起兵南伐。盧龍節度使趙延壽久有做中國皇帝之意。巴不得想望遼主廢了石晉立他。現在看見有了間隙。更在旁極力攬撥。南征。遼主更加決計。晉主得着信息。連忙從鄴都遷回汴梁。面子上却依然不敢決裂。每月總有使臣送禮問候。這且慢表。却說南唐主徐誥聽了羣臣的奏請。復姓李氏。立唐宗廟。以義祖配享高祖太宗。羣臣又請上尊號。唐主道。這些虛名要他何用。而且又是古來沒有的。一定不肯受。後來子孫都效法他。所以南唐始終沒有上尊號的。又立法不許外戚輔政。宦官不准干預外事。這幾條都是當時別國所不能及的。唐主改名昇字。幾個兒子之中。宣城王景達爲人剛毅。性質開爽。唐主最歡喜他。屢次要立爲太子。又想起有長子璟在着。只得罷了。這天信步走到長子璟宮裏。遇見他正在親手調弄絲竹。氣得痛罵了一頓回來。走到寵妃种氏宮裏。种妃也養過一子。名叫景湯。年紀還幼小。晉主餘怒未息。談起這事。种妃以爲主上既與長子不對。便撒嬌撒癡的。求立景湯爲太子。唐主

喝道。兒子有了過處。教訓他一番。本是常有的事。這立儲大計。也是婦女們應該干預的麼。當下把种妃趕出來嫁了。不久封長子璟爲齊王。無奈他藩府裏所用的如掌書記馮延巳。同宋齊邱。陳覺。魏岑等。都是些邪佞小人。屢被給事中常夢錫等奏參。唐主纔漸漸醒悟過來。還沒有來得及更調。背上發了一個大疽。命太醫吳廷裕診治。廷裕看見主上病危。派親信人去請齊王璟進宮侍病。唐主在枕上道。我服食道士煉的金石。原望着可以延年益壽。想不到反更傷生。你將來切不可上當。當晚便晏駕了。內廷祕不發喪。下制令齊王監國。後來諸大臣商量奉璟正式卽位。再說閩主昶卽位之後。專募壯士爲心腹。名爲宸衛都。賞賜甚厚。因此從前舊有的拱宸控鶴。都俱不平起來。口出怨言。將要作亂。閩主仍舊是終日在醉鄉裏。深夜召羣臣入宮陪宴。不會吃酒的。又要強灌下去。不到天亮不止。吃醉之後。又叫左右伺察他們的過失。立刻辨罪。作爲笑樂。閩主從弟繼隆。因爲醉後失儀。拖出斬首。又有叔父延義。深恐不能免禍。假作顛狂。閩主賞他一套道士衣服。在私宅裏拘禁起來。拱宸控鶴軍使朱文進。連重遇兩人常被侮辱。本在怨望。這天北宮失慎。閩主派重遇帶兵去揮除餘燼。士卒已是苦不堪言。閩主又疑惑放火的事。重遇知情。預備殺他。被內學士陳郊曉得了。暗中告知重遇。叫他準備。重遇便起了二都的兵。迎延義爲主。殺進宮去。閩主帶了皇后李氏。同幾個兒子。逃到宸衛都營裏去。第二天宸衛都軍士大敗。奉着閩主等逃出北關。到了梧桐嶺。軍士沿路逃潰。散去不少。延義又叫姪兒繼業帶兵追趕。到了一個鄉村裏。閩主弄得走頭無路。繼業曉得他歡喜吃酒。就在村莊上買了許多土酒來。給他吃得爛醉。用繩將他勒死。其餘李后同諸子也都一個個害了。纔回來報告。延義便做了閩國王。改名曦字。派人到晉國來。上表稱藩。正是

篡竊相尋。何論骨肉。雖云自取。報亦太酷。

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便悉。

第二十回

朱文進弑主稱閩王

景延廣當國召遼寇

却說閩王曦爲人驕淫苛虐。對於宗族尤爲猜忌。與兄弟建州刺史延政最爲不合。屢次調兵相攻。互有勝負。姪兒繼業此時已授泉州刺史。無故教他還朝賜死。叫人去到泉州。將繼業之子也殺了。其餘宗族勳舊。被誅戮的不知凡幾。人人朝不保暮。諫議大夫黃俊想去諫他。曉得必死。叫人抬了一口棺材。跟了上朝。閩王笑道。這老東西又發瘋了。喝了出去。立刻眨官。這天在九龍殿大宴羣臣。有姪兒繼柔在座。繼柔素性不會飲酒。閩王強逼著他吃三大杯。繼柔乘人不見。將杯中酒潑在地下。適被閩王回頭看見。大怒道。我勸你吃酒。並無惡意。你疑心我害你麼。命左右拖下去。連在旁斟酒的一齊斬首。又有一回。令近臣侍宴。從日間飲到深夜。還不叫罷。羣臣都逃席而去。只剩下翰林學士周維岳在座。閩王笑道。維岳身體甚爲矮小。酒却吃得不少。裝在那裏去了呢。左右都說道。飲酒本來另有別腸。不在乎身體大小的。閩王道。既然如此好極了。我正要看看他這條腸子。便叫人快拖下去。破開肚腹來尋覓。左右正言勸阻。那裏肯聽。後來還有一個伶俐的說道。維岳死了。以後叫誰陪陛下吃酒呢。閩王一笑。纔把他放了。不久自稱大閩皇帝。兄弟延政在建州也稱起皇帝來。國號殷。閩主荒淫。用度奢侈。正賦不敷。設種種苛法。徵取於民。泉州刺史余廷英貪賍枉法。甚至賂賣民間子女。被參拿問。廷英獻錢一萬串。名爲買宴錢。閩主立刻召見。笑著問道。宴已經買了。還有皇后那邊呢。你不該孝敬些麼。廷英連連答應。下來之後。又獻了一萬串錢。給皇后。名爲買花錢。非但免了治罪。不久便用他爲相。廷英這兩萬串錢。總算用的值得了。還有個李仁遇。本是閩主的外甥。因爲年輕貌美。閩主愛他。做了男寵。也授爲左僕射。同平章事。用這兩個好宰相。國事也就可知了。再加上這位皇后李氏。生性本來兇悍。也是歡喜吃酒。醉後無所不爲。比閩主還要狠毒。因爲閩主寵愛賢妃尙氏。因妬生恨。以爲這種有名無實的丈夫。不如不要。便想把閩王殺死。立兒子亞澄做皇帝。打聽得武臣當中有拱宸都指揮使朱文

進與關門使連重遇。都是從前殺閩主昶案裏的人。深恐國人討他。心裏正在不安。李后叫人去向二人道。主上狠不放心你們。如果愛惜性命的。須要早些打主意。二人聽了會意。預備兵隊。要想行刺。無奈閩主曦終日爛醉。深居簡出。沒有下手的機會。這天皇后之父親李真。偶然感冒。李后借此爲由。向閩主道。我父親病重。陛下也該去探望。一回纔是。免得叫養女兒的寒心。閩主不敢怠慢。便預備車駕。直到傍晚纔出宮門。這邊文進重過。早已得信。在沿途等候。閩主走了沒有一里。便被馬步使錢達一刀砍於馬下。滿朝文武聞信。趕到文進等出場。大聲宣布道。王氏的氣運已經滿了。應該另外選有德的做皇帝。說了多時。沒人敢回答。重遇便推文進升殿。拿出袞冕來給他穿戴好了。自己先下去帶領百官山呼舞蹈。文進自稱閩主。將王氏宗族五十多人一齊收來斬首。派重遇總統六軍。羣臣中只有禮部尚書鄭元弼抗辭不屈。被文進害了。殷王延政派統軍使吳成義帶兵來攻打。不能取勝。文進也派人到晉國來。上表稱藩。晉主照例封他爲閩國王。過了一年。吳成義激動閩人一同起義。先將連重遇刺死。然後攻進皇宮。將文進也殺了。提着兩顆首級。送到建州。延義得了全閩。仍歸福州。改國號爲閩。這是後話。且說遼晉既已開釁。當時有一個人名喚喬榮。本是河陽牙將。隨同趙延壽入遼。遼主派他做了回國使。專管通商互市的事。彷彿現在的領事。往來販賣。在大梁也造了一所大商店。遼人來做生意的。都住在他家裏。景延廣便去奏知晉主。先將喬榮囚起來。凡遼人在大梁及各道做生意的。命地方官都擒住殺死。所有貨物一概入官。大臣再三勸阻。說不應該背盟。至於使臣更屬無關。纔把喬榮放了出來。慰諭一番。令其回國。喬榮到延廣署內辭行。延廣信口說大話道。你回去告訴你們國主。先帝爲着是北朝立的。所以格外謙虛。稱臣上表。現在皇帝是我們中國自己立的。與你們無涉。照這樣待你們。總算客氣極了。也不過看着先帝面上。照着交鄰國的辦法。稱孫已經過分。萬無稱臣的道理。老公公如果不滿意。儘管來開戰。孫子這裏有十萬橫磨劍等著他呢。可不要打不過孫子。大敗回去。惹天下人恥笑纔好。到了那時。後悔可就遲了。喬榮聽了。又是可氣。又是可笑。想要將來問着他。生恐他賴掉。非得個

憑據不可。當下說道：相公說的謹當遵命。回去報告。但恐話多。倘若遺漏錯誤。得罪不小。請相公賞一張紙給我寫上罷。延廣道：你真是個沒用的東西。命書吏照適纔的話。切切實實寫了一張給他。喬榮收下。帶回去奏知遼主。遼主氣得拍案大怒。這纔決計伐晉。凡是晉主派來的使臣。一個個都拘緊起來。桑維翰屢次請晉主向遼陪禮。都被延廣阻住。晉主因為他有定策大功。羣臣格外另眼看待。他又掌着宿衛兵權。誰敢同他較量。河東節度使劉知遠明知延廣惹了大禍。嘴裏不好說得。只得添募些兵丁暗中準備。這年晉主立了他的嫡母馮氏爲皇后。馮氏乃是高祖少弟重胤的夫人。生得容貌美麗。重胤死後。青年孀守。晉主卽位之後。便迎進宮裏來。馮氏爲人聰敏。正位中宮。漸漸干預朝政。有個哥哥名叫馮玉。也升了端明學士。在外面招權攬勢。政事更不可問了。又加上這年上半年大旱。下半年大水。飛蝗大起。原野山谷城鎮廬舍。沒一處不是滿的。竹木葉子都吃盡了。田中禾苗更可知了。官中却依舊催百姓照完錢糧。督責的格外緊急。因爲完不足數。辦死罪的不少。州縣官稍有天良的都紛紛掛印而去。其餘百姓餓死的數十萬口。流徙道路的不計其數。朝廷因爲恒定兩州最苦。免予搜括。倒是杜威不肯（卽杜重威因避晉主諱去重字）說爲什麼便宜他們呢。用判官王緒的計策。挨戶搜查。看見有米穀就拿去。通共搜得一百萬斛。杜威止奏報了三十萬斛。其餘的都運到自己家裏去了。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本來怨恨朝廷。高祖手裏曾借給他三百馬匹。現在景延廣忽然矯稱主上詔旨。逼着他索還。光遠大怒。祕密派人去告知遼主。說是晉國大饑。民死無數。如果趁此時來攻打。一舉可得。趙延壽也在旁慫恿。遼主乃調兵五萬。命延壽爲大將。經略中國。臨行的時候向延壽道：你此次如果真能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便立你做中原皇帝。延壽信以爲真。十分踴躍盡力。晉主得信也調兵預備。次年正月。遼兵到了貝州。延壽同趙延照爲前鋒。竭力攻打。這貝州本是南北要道。水陸衝途。因此朝廷在此地多屯糧草。足供大軍數年之用。節度使王令溫却也是謀勇兼全。上年爲着軍校邵珂兇橫悖理。革了出去。邵珂懷恨在心。派人到契丹去。說是貝州城不堅固。睡手可取。此次遼主所以首先前來。却遇着令溫進京。

朝見。政府派吳巒來暫行代理州事。這吳巒本是文弱書生。對於軍隊裏的人物。又不甚熟悉。聽說遼兵一到。已經慌的手足無措。邵珂趁此跑來自請効力贖罪。吳巒信以為真。派他帶兵守南門。自己督衆守東門。遼主親身督兵來攻城。吳巒竭力抵禦。將遼軍攻具焚燒殆盡。無奈邵珂這邊。早將南門大開。接引遼軍進城。吳巒見大勢已去。投井而死。貝州遂爲遼主佔踞。晉兵損失萬人。晉主得信。御駕親征。派景延廣爲御營使。高行周爲前鋒。先行動身前進。一切用兵方略號令。都歸景延廣一手把持。延廣乘勢欺凌諸將。連晉主也無可奈何他。晉主到了澶州。遼兵屯駐元城。另遣別將去攻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抵禦。下詔以知遠爲招討使。杜威爲副使。馬全節爲都虞候。另派張彥澤在黎陽把守。一面叫繙譯寫信給遼主。求和。遼主回信說是你既有言在先。叫我前來攻戰。現在不能改悔了。發信之後。便拔寨渡河。晉博州刺史周儒迎降。一面與楊光遠暗中勾通。引着遼兵從馬家口渡河。在東岸攻打鄆州。晉主派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薛懷讓帶兵萬人。沿河邊水陸並進。遼兵又有一枝往戚城。將高行周符彥卿及前鋒石公龜等圍得水洩不通。高行周派急足到御營告急。被景延廣攔住。過了幾天。纔奏知晉主。親統大兵往救。纔把遼兵打退。高行周等三將上前見駕。伏地痛哭。說因爲救兵來遲。損失已經不少。臣等幾乎不能再見陛下了。請問救兵因何不早發。晉主道。延廣前天有令。吩咐諸軍各分地段。不許相救。你們難道不曉得麼。所以朕也不好調別處的軍隊。只得親自前來。但是昨天纔得的信。中間並未耽誤。高行周等纔明白。又是延廣的弊。幾誤大事。再說李守貞等四員大將到了馬家口。遼兵分遣步兵萬人在東岸擺成一個方陣。四面都有馬隊包圍。其餘士卒數萬。正從河西渡過來。守貞等他渡了一半的時候。揮衆上前猛攻。遼兵無心戀戰。紛紛退走。晉兵乘勝追趕。將他的方陣打破。遼兵大敗。擒斬數千人。溺水死的不計其數。敗殘餘衆都痛哭而去。回到元城。大營報告。遼主聚諸將商議。遂主道。我有一計。可以轉敗爲勝。此時假做將元城棄去。所有精銳都埋伏在古頓地方。晉軍得信。必然趕到。豈不是一鼓成擒麼。連將連聲稱妙。當下將元城退出。果然鄰郡留守奏報上去。說敵虜遠颺。請旨定奪。延廣

見了非常得意。首先主張大軍一齊追趕。也是晉朝數尙未絕。天忽然下起大雨來。一連幾天不住。只得罷了。遼主這裏等了幾天。糧草看看完了。人馬飢乏。不能再候。趙延壽道。晉軍都在河上。曉得我們利害。如何肯來。在此等候無益。不如去攻澶州城。四面圍困。只要能得了浮梁。天下大勢就定了。遼主也以爲然。三月初一日這天。親將大兵十餘萬。在澶州城北擺下陣勢。高行周出馬當先。從午時戰到申時。不分勝負。遼主心中焦躁。出了二千精銳。向中軍直衝過來。晉主也親自上陣。遼主老遠看見晉軍漫山蔽野。心裏先有些慌怯起來。向左右道。楊光遠騙我說是晉兵餓死大半。這些人都是那裏來的呢。不得已揮精騎上前掠陣。晉軍安然不動。但見弩箭像飛蝗似的。從中軍發了出來。着人便倒。遼軍漸漸退後。兩軍死傷不計其數。天色已近昏夜。對面不見人。遼兵趁此遁去。中軍帳中有一個小校跑來投降。說是親見遼主發出令牌收軍回國。景延廣疑惑其中有詐。下令緊閉營門。不許追趕。遼主樂得安安穩穩的回去。所過地方放火搶劫。民間糧食牲口。所餘無幾了。晉主下詔命高行周王周留鎮澶州。自領大軍回大梁。從此上上下下。沒有不恨延廣的。晉主也忌憚他。桑維翰趁勢奏延廣不救戚城。貽誤軍機。降爲西京留守。所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命高行周補授。延廣不得志。只有日夜拿酒來解悶。再說馮道雖然做了幾年首相。不過擺個樣子。遇是總是依違兩可。不敢決斷。有人向晉主道。這種人天下承平用他固然是好的。現在時局艱難。譬如叫打坐的和尙去縱鷹犬。放如何使得。晉主見說的不錯。乃改授馮道爲匡國節度使。又有薦桑維翰的。遂授爲中書令。兼樞密使。無論朝廷大小事。都歸他決斷。朝政纔有了轉機。維翰深恐遼兵再來。請晉主下詔。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杜威爲招討使。督率十三鎮節度使備遼。這道詔旨一下。人人都服維翰的胆量。當此武人橫行的時代。一句話調撥十五個節鎮。居然沒有一個敢違抗的。非胸有成算如何敢呢。再加上軍書旁午。各處來的文書。每天總有幾十件。維翰隨事裁決。毫不停留。人都詫異。疑惑他不知思慮。未免疏忽。然而回去仔細想想。要想比他辦的再好些。却斷乎不能了。就是愛增任性。恩怨必報。是他的短處。當晉班師時。令李守貞移兵討楊光遠。圍攻青州。

光遠遣人赴遼求救。過了兩個月。遼兵不到。城中糧食已完。光遠急得向遼主方面磕了幾個頭。嘴裏說道。皇帝皇帝。你誤了我了。光遠兒子承勳深恐城破之後。家族不免誅滅。勸他父親早降。光遠不許。承勳便強自做主。將當初勸光遠造反的判官邱濤等殺了。將首級送到守貞營裏。一面放火。縱兵大譟。逐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迎接官軍。正是

一門之中。叛逆相繼。父子君臣。都同兒戲。
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再表。

第二十一回

破敵陣安審琦仗義

逼簽名杜重威降遼

却說守貞受降之後。奏報上去。朝廷因爲光遠罪犯大逆。兒子歸命。應當應罰。勢處兩難。只得批令守貞便宜行事。守貞想了一個兩全的法子。叫人暗中去把光遠害死。面子上却說是病死的。一面授承勳爲汝州防禦使。總算掩耳盜鈴過去。後來遼主進了大梁。說是承勳不該害死父親。將他殺了。原來遼主心總不甘。第二年又舉了大兵南伐。趙延壽打頭陣。向邢州一路前進。晉主得報。本打算親自督兵抵禦。不意生起病來。只得分派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甯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遼主大兵也到。便在元氏紮下大寨。晉主聽說遼軍勢浩大。深恐有失。寄諭張從恩等不可逼近。甯可退後。當下全軍不知怎樣誤會。頃刻惱懼。就像有大敵當前。個個丟盔棄甲。部伍大亂。經過地方。放火搶劫。無所不爲。直到相州。再也整齊不來。幸而晉主的病已經痊愈。下詔令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另派張彥澤屯黎陽。景延廣屯胡梁渡。因爲這一耽擱。遼兵已經在邢洛磁三州大肆殺掠。進了鄴都境界。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將所有的兵一齊陳列在相州。安陽水南面。皇甫遇和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帶了幾千兵前去探路。剛到鄴都。便碰見遼兵數萬。皇甫遇同彥超只得且

戰且退。殺到榆林店。看見遼兵如同潮水一般。翻江倒海而來。兩人商量道。我們的命。大約送在此地了。但不能白死。也須要殺他幾個。方纔值得。說着。便命部下布陣。幾千人均拚死上前。從午時殺到未時。戰了不下百餘合。兩面死傷不計其數。皇甫遇坐下的馬吃苦不起。已先死了。跳下地來步戰。他的僕人杜知敏跟在後面。看見主人無馬。連忙將自己的馬獻了過去。皇甫遇上馬再戰。纔殺出了重圍。回頭看見知敏已被遼軍擒住。皇甫遇大喊。道。知敏雖是僕人。忠義可敬。斷無棄而不顧之理。約同慕容彥超重復殺進陣去。將知敏奪了回來。又碰着遼軍一隊。生力軍。兩人道。吾輩一逃。大勢便去。只有拚了性命。報答國恩就是了。說罷。各挺手中兵器迎了上去。且說安陽大營中。諸將看見天色漸晚。派去探路的兩人不見回來。狠爲詫異。安審琦便欲上馬前去救應。從恩攔住道。敵兵衆多。倘或一齊到來。你去了不是徒然送死。有什麼益處呢。審琦道。事情成敗。全靠天命。我們既然在一起共事。禍福總要同受。纔是。倘若敵兵不再南來。憑空的失了皇甫大將。有何顏面去見主上呢。說着。將馬加了一鞭。渡過河去。遼軍見有救兵到來。紛紛散去。纔把皇甫遇等救了回來。遼兵北去。忽然自相驚擾。說是晉軍全數趕到。遼主在邯鄲得信。立刻回國去了。此時晉主病已漸愈。河北相繼告急。晉主從床上跳起來道。現在豈是安睡的時候。便指揮諸將啓行。馬全節奏說。據降兵報告。虜衆不多。可趁他散歸部落。大舉徑襲幽州。晉主以爲然。一面下詔調諸道兵。御駕遂從大梁啓行。二月到了澶州。馬全節等諸君次第北上。杜威等亦帶兵會於定州。攻遼秦州降之。連取滿城。遂城等處。趙延壽部下有來投降的。說是遼主本要回國。已經走到虎北口。聽說秦州有失。從復擁衆南向。約有八萬人。馬計算行程。明天晚上總可到此地了。杜威等吃驚不小。卽下令退保陽城。遼兵果然大隊掩到。彼此互戰。奔逐十餘里。遼兵逃過白溝而去。晉軍便在白團衛村埋鹿角將要下寨。遼軍又到。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這天晚上。東北風大起。營中挖井的。纔挖一半。就被風吹倒。人馬都渴得要死。到天亮風更大了。遼主坐在奚車（奚人所造之車）裏面。命鐵鶴（呼遼精騎爲鐵鶴）來劫寨。從四面拔鹿角而進。人人都拿了短刀。逢人便砍。又順風放火。

揚塵以助兵勢。晉軍都憤怒道。都招討使爲何不出戰。叫我們坐著等死麼。越喊聲音越大。諸將也都進帳請戰。杜威道。等風停了再看。不遲。李守貞道。彼衆我寡。趁着風沙裏面還看不出來。何人出力。便可望勝。這陣風實在是天公有意幫助我們的。如果等到風住了。我們還有命麼。說罷。走出帳外喊道。有心殺賊的趕緊上前。回頭又向杜威道。元帥儘管看守老營。我去殺入中軍。不死不休。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他們打算怎樣。有些個怕死的。都說要等轉了風。再說符彥卿道。與其束手等他來擒。不如出去殺了一個是一個。還可以落個以身殉國的美名。便約了張彥澤。元福。皇甫遇等三員猛將。帶領精兵。開西門殺了出來。諸將願戰的也跟在後面。遼兵不能取勝。退數百步。風沙蔽天。昏暗同夜裏一樣。彥卿揮兵萬餘。大喊一聲。從攔腰殺了過來。遼兵大敗而走。同山崩海倒一樣。不能制止。守貞也叫步兵拔了鹿角出來。追趕二十餘里。鐵騎已經下馬。倉猝之間。不能再上。拋棄馬匹刀仗。偏地都是。遼主在奚車裏走了十餘里。深恐追兵趕上。換了一頭駱駝。逃出邊關。纔把心放下。諸將有要去追趕的。杜威大喊道。饒了他這條命。我們借此也可以索衣裝不好麼。守貞也因爲人馬都渴了。須覓水草。不能前進。保守定州。遼主逃到幽州。招集散兵。十去七八。怪這些酋長不肯出力。每入打了數百軍棍。方纔出關而去。晉主也班師回大梁。桑維翰奏道。連年用兵。勞民傷財。邊地百姓。肝腦塗地。此次雖然得勝。得不償失。還是請和爲是。遼國舒嚕太后也向遼主道。叫漢人來做我們北朝的皇帝。可以麼。遼主道。那自然是不行的。太后道。既然如此。你爲何想做南朝皇帝呢。遼主道。我嘗想做他們皇帝。不過爲著石家背盟負恩。不能不爭這口氣罷了。太后道。你就得了漢地也無用。萬一失敗。豈不後悔。又向左右道。漢人也真是睡未醒。自古只有漢和番。沒有聽說番和漢的。他果然回心轉意。兩家仍講和不好麼。有人將這話傳到中國。晉主又聽了桑維翰的主意。真個遣使上表稱臣。向遼陪禮。不知怎樣被繙譯不善措詞。從中誤事。說是遼主非要景延廣桑維翰兩人親到。還要割棄鎮定兩道歸遼。方能講和。遼主聽了。以爲他無意講和。故意出此難題目。遂作罷論。這年桑維翰被馮玉李崧等傾軋去位。趙瀛做了首相。馮玉等又

叫杜威寫信去勸趙延壽歸國。延壽回信叫他派兵來接應。遼主又叫瀛州刺史趙延祚寫信給樂壽監軍王繼假作要舉城內附。王繼與杜威屢次上表奏說瀛莫兩州趁此可以恢復。馮玉李崧信以爲真。奏知朝廷。請發大兵迎接趙延壽趙延祚。晉主當派杜威爲都招討使。李守貞爲副使。又掛了一張御筆賞格。到處張貼。上面寫道。專發大軍往平賊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有能擒獲虜主的。除上鎮節度使。賞緡錢一萬串。絹帛一萬疋。白銀一萬兩。誰知掛了些時。非但無人應募。而且從六月大雨。且十月未曾放晴。道途泥濘。行軍及運餉諸多阻礙。怨聲載道。杜威雖守貞約定在廣晉會齊北行。實在不願前進。屢次叫長公主入奏請添兵。(杜威尙長公主)因此禁軍都在他麾下。宿衛反空虛了。十一月到了瀛州。看見城門大開。並無一人把守。疑有詭詐。不敢前進。打聽得遼將高謨翰先已帶兵逃走。乃派梁漢璋帶領二千人前去追趕。不久探馬來報。漢璋戰敗陣亡。二千人都已覆沒。杜威嚇得逃回來了。走在路上。又有探馬報說遼主又起大兵前來。直取恆州。杜威只得不曉得。催軍南行。越發快些。過了貝州。遇見張彥澤從恆州來。說遼軍種種易破。現成的功名不可錯過。杜威纔肯向恆州進發。派彥澤爲前鋒。與遼夾淳沱河紮營。駐下。遼軍以爲晉軍必然渡過河去。與恆州會合一處。恐不易破。打算拔寨回去。及至打聽得晉軍在河邊上築壘。爲持久之計。曉得他無能爲。這纔放心住下。再說杜威爲人本來怯懦無能。手下幾個偏裨都是節度使。平日享受富貴慣的。專會逢迎。終日置酒作樂。從未提到軍事。磁州刺史李穀來獻計策。向杜威同李守貞道。大軍離恆州不遠。彼此烟火都望得見。何不用三股本放在水裏。上面用柴草浮土鋪滿。可以當做橋梁。渡過人去。密約城中舉火爲號。募壯士乘夜砍進遼營。兩面受敵。他豈有不逃遁的。諸將聽了都拍手道妙。只有杜威不以爲然。反把李穀調去督催懷孟軍糧。遼主那邊用大兵陳列晉軍營前。却暗中派了大將蕭翰帶領一百馬隊抄到晉軍後面。去截糧道。並拆斷晉軍歸路。連晉營打柴挑水的一齊擒了去。間或有兩個逃了回來的。無非張揚遼軍如何強盛。糧草如何堆積。軍中聽了。更加害怕。李穀見情形危急。自己單獨上了一封密奏。瀝陳大軍危急。請

駕幸滑州。並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奔衝。杜威也上了一封表章。無非是請添兵。晉主只得將守宮禁的禁軍。又搜括了幾百人去。杜威又遣使上表告急。走到路上。被遼軍擒獲。從此朝廷與軍前聲問斷絕。不遁消息。桑維翰此時降爲開封尹。因國家危在旦夕。叩宮門求見言事。誰知晉主正在上苑調鷹試犬。那裏肯打斷高興。叫人出來回報。不見。維翰又去找着執政的陳說一番。也都笑他迂腐。討了一場沒趣。回來向親信人嘆道。石氏香火。只怕就要斷了。我總算盡我心罷了。過了些時。晉主想親到軍前督戰。又被李彥韜攔住。詔派高行周符彥卿守澶州。景延廣守河陽。再說大營裏只有指揮使王清。還有些膽量。見主帥縮頭不出。終不是事。便上帳來自告奮勇。向杜威道。願領二千步兵爲先鋒。去奪橋搶關。請元帥帶大兵隨後趕到。只要能够進恆州城。便不要緊了。杜威答應。添派了宋彥筠幫助他前去。王清奮勇當先。殺上前去。遼軍退却。諸將見了。都請上前。被杜威按住不許動。遼兵見無後繼。重復殺了回來。宋彥筠早逃得不知去向。只剩了王清孤掌難鳴。屢次向大營求救。杜威冷笑道。誰叫他自己要充好漢呢。始終不肯發一兵一矢。王清向部衆道。主帥忍心袖手旁觀。一定要我們死。其心不可問了。我們以身報國。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衆人都激動義氣。戰到天晚。沒有一個退後的。遼軍那邊又換上生力軍來。王清等都戰死了。從此官軍個個不平。那個還肯出力呢。遼人便把大營圍了起來。營裏糧草也吃完了。杜威李守貞宋彥筠三個人預備降遼。杜威貪心不足。又瞞了李宋兩個。另派心腹人。到遼主帳中去要求重賞。遼主早曉得他的來意。向來人道。你去回報杜將軍。請他放心。我本來想立趙延壽做中國皇帝的。無奈他資格太淺。恐中國人不服。如果杜將軍來降。正合皇帝身分。心腹人回來說了。杜威大喜。決定降計。次日從營門起。排列下許多兵士。手裏都拿着雪亮的刀鎗。然後召諸將進來。取出降表。逼着他們簽名。諸將見這陣仗。嚇得抖顫。那個敢違拗。又叫兵士都出營站定。兵士以爲要開仗了。都踴躍爭先。杜威親自出來吩咐道。我因食盡途窮。替你們籌了一條活路。還不却去盔甲。丟了刀箭等什麼。兵士纔曉得是投降。都大聲號哭。原野震動。遼主又打發趙延壽穿了赭黃袍來撫慰士卒。另外又備了一

件赭黃袍。給杜威穿起來。其實拿他們當小孩子玩弄罷了。杜威喜出望外。親到遼營叩見後。自己做了頂馬。導引遼主進恒州城。順國節度使王周老遠望見。早出來迎降。遼主進城。安撫一番。次日便帶兵南下。杜威帶著部下。降兵在後面扈駕。派張彥澤帶二千馬隊。先取大梁。派通事傅仕兒爲都監。彥澤得令。那敢怠慢。倍道飛馳。星夜前進。夜渡白馬津。且說晉主在宮。聞得警報。忙召馮玉李崧李彥韜入禁中議事。打算下詔令劉知遠發兵前來勤王。詔旨尙未寫就。彥澤早從封邱門闖了進來。城中沸亂。火光燭天。晉主見大事已去。也在宮中放起火來。手裏提了一把寶劍。先趕着後宮妃嬪等入火。然後自己也要跳進去。正是

武臣不臣。致召異族。果能一死。亦可免辱。

要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稱孫男晉主貪生

載帝祀遼君畢命

却說晉主見大勢已去。拚着葬身火窟。與後宮一同殉國。忽被人在身後一把抱住。回頭看時。乃是親軍將薛超。晉主將他埋怨一頓。早把一股勇氣散了。不久便有張彥澤走來。傳遼主與太后的信。安慰一番。並傳桑維翰景延廣兩人到營問話。晉主吩咐將宮裏的火救滅了。守着后妃幾個人對哭。一面叫范質進來草降表。表上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縶家面縛待罪。遣男延煦延寶捧國寶出迎。太后也另外上了一表。自稱新婦李氏。表上之後。遼主命博住兒來宣詔。晉主脫去黃袍。換上青衣。叩拜受命。左右伺候的人見了。都感傷流淚。晉主叫人去請張彥澤來。打算託他在遼主面前說句好話。彥澤對來人冷笑。不肯前來。遼主曉得大臣中只有桑維翰還有些骨氣。傳晉主命令去傳他來。維翰走到天街。遇見李崧。正在駐馬談話。一語未了。見有兩名軍吏上前。向維翰長揖道。請相公到侍衛司裏去走走。不由分說。便押着去了。維翰曉得不免一死。回頭向李崧道。

你做宰相。把國家都送掉了。倒叫我來死難麼。李崧羞愧。無可回答。維翰到了侍衛司。見彥澤高坐堂皇。維翰大罵道。你身居大鎮。手握強兵。忍於辜恩負德。要我來何事。彥澤喝命兵士將維翰看守起來。然後退堂。叫人去逼着晉主讓出宮禁。帶着老小。搬到開封去住。馬上催着動身。一刻不許停留。可憐狼狽情形。看見沒有不下淚的。晉主想把內庫金珠帶去。彥澤在旁賜道。這些東西是你的麼。還不快些獻上去。晉主連忙歸還庫內。早被彥澤揀好的拿去一大半。臨去時。命指揮使李筠用兵看守晉主。內外不許通氣。連上遼主的表章。也要先給彥澤看過。方纔收發。晉主爲着天氣寒凍。叫人到庫裏去取些絹帛添做衣裳。管庫的非但不給。倒把來人奚落了一頓。說你爲什麼不早些來呢。現在有了主兒了。又有一天。向李筠討些酒來取暖。李筠也說我擔不起這干緊。請你安靜些罷。又叫人去喚李彥韜。彥韜自願功名要緊。那裏肯來。還有那平日最親信的馮玉。早去巴結彥澤。想運動送國寶的差使。希冀得個一官半職。只有桑維翰始終不屈。已被彥澤害死。拿了一條帶子放在他頸項上。告訴遼主。說是他自己吊死的。遼主很敬重維翰爲人。吩咐將他家屬厚加撫恤。其餘高行周符彥卿也都到遼營投降了。遼主下了一道手詔。給晉主。說是我的孫兒。不必耽心害怕。總給你個吃飽飯的地方就是了。晉主連忙向來使磕頭謝恩。遼主又看出所獻傳國寶不是真的。要辦他欺騙之罪。晉主連忙奏道。從前從珂自焚的時候。其實已經不知所在。這個傳國寶。乃是先帝揀着美玉命良工造的。此事羣臣都曉得。孫兒不敢謊言。這纔罷了。遼主定期進城。軍政司定下禮節。要叫晉主銜璧牽羊。大臣輿轎在郊外迎接。遼主看了。不以爲然。說我帶了奇兵。來取大梁的。不是來受降的。何必弄這些把戲。又詔晉朝文武大小臣僚。一切照舊。概不更動。朝廷制度仍用漢禮。又派了一隊兵趕到河陽。去把景延廣擒了來。延廣走到封邱。遇見遼主。望風便拜。遼主問道。今日這場事。都是你弄出來的。你的十萬橫磨劍在那裏。請你給我看。又叫喬榮在旁做個質證。延廣抵死不肯承認。說陛下不要誤聽。遼主笑着。喬榮把他所記的紙片拿出來給他看。延廣見自己所簽的墨跡。簇新。這纔沒得說了。伏在地下。連呼死罪。遼主叫人將他鎖起來。帶在

馬後轉瞬。盡春回。遼主擇定進城的日子。乃是晉天福十二年正月初一。舊晉主也就是這天動身出城。百官都不敢去見面。在城北遙拜一番。也算盡了送行之禮。回來趕緊換上素服小帽。匍匐路旁。迎接遼主請罪。遼主坐在轎裏。衛士傳呼他們起來。賞還朝服。撫慰了幾句。這纔進城。百姓見了。老遠的就嚇得逃走。遼主叫幾個通事分路去傳話道。我也是個人。不過衣服打扮兩樣些。你們大家不必害怕。我是來蘇息你們的。至於我本來安住北方。無意南下。都是你們漢兵引我到此地的。說着已經到了明德門。遼主見規模宏麗。氣象森嚴。連忙下轎。朝看門下拜了兩拜。纔走進去。當天晚上。仍舊出來。屯紮赤崗。過夜。張彥澤這時候得意非常。冤仇必報。從前在晉朝做官。與閻門使高勳不對。及至現在。帶領遼兵破城。先到高勳家裏。尋勳不見。便將他叔父同兄弟一齊殺害。高勳投降之後。奏明遼主。遼主也正怪彥澤不該縱兵搶劫京城。下詔將彥澤柳鎖示衆。百姓乘此遞呈告他的不少。遼主纔曉得他的姦惡。命同傅住兒一併綁赴北市斬首。就派高勳監斬。彥澤生平所害士大夫不少。此時各仇家子孫得信。都跑來穿起麻衣。號哭痛罵。有的拿着磚瓦上前擲打。高勳叫先剖腹挖出心來。祭奠亡靈。然後割下頭來。帶去覆命。這班市人上前生搶活奪。你也抽筋。我也剝骨。有的割塊肉去嚼來吃。尸體頃刻都盡了。遼主又命先把景延廣送回國去。走到陳橋地方。延廣趁着深夜監守的人睡去。自己掐斷喉嚨。氣絕而死。這就是誤國奸臣的下場了。遼主封晉主爲負義侯。叫他帶同家眷住在封禪寺裏。派兵四面把守。常時打發內監來問訊。雖然已交正月。北風雨雪。一連下了十幾天。供應不周。上下人等個個飢寒交迫。太后不得已。叫人去向本寺裏和尚道。我從前也會在你這裏施過僧飯。動輒數萬。難道今日沒有一個肯可憐我的麼。和尚推托道。我們不是沒有這心。敵兵在外。誰敢多事。大家都爲的保住頭顱要緊。太后聽了。對着兒子媳婦。好不悽慘。又不敢放聲大恸。三個人嗚嗚咽咽哭了一場。後來還是晉主在守兵面前用了些賄賂。纔買了些燒餅來吃。肚腹纔不餓了。不久遼主仍不放心。又命搬到黃龍府去。遼主帶兵進宮。有久住之意。守宮門的衛士。都換用遼兵。又照他胡人的規矩。每門上都要礮死一條狗。將

狗血塗在門上。再掛上一張羊皮。算是厭勝的意思。這天臨朝。向一班晉臣說道。從此南北一家。兵甲可以不用。天下太平不好麼。遼主改着中國衣冠。命羣臣用中國禮節拜舞。馮道也從鄧州來。入朝叩見。遼主素聞他同李崧的名字。當下降詔。以李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院使。馮道守太傅。在樞密院祇候。遼主嘗讖請馮道。這天問道。你是什麼老子。馮道奏道。臣乃無才無德癩頑老子。又問道。天下百姓怎樣纔可救呢。馮道道。現在就讓活佛出來也沒法救。只有皇帝可以救得。遼主點頭。也以爲然。當時人的議論。都說馮道對答的好。因爲蕃漢種族不同。恐怕遼主大加誅戮。這兩句話保全不少。閒話休提。遼主又分遣使臣帶了詔書去。賜諭晉朝所管各藩鎮。內中只有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拒絕。雄武節度使何重建以秦階成三州降蜀。使臣仍舊將詔書帶回。其餘的各藩鎮。見使臣一到。個個爭先上表稱臣。還有個痴心妄想做皇帝的杜重威。遼主南下的時候。先把他部下的兵甲鎧仗都收來封存庫內。又把他的馬匹送回國去。吩咐重威帶領部衆空手徒步。跟在後面。還怕他爲變。到了河邊。又要用遼兵鐵騎將他全軍擠下河去。做個水葬。幸虧有個謀臣勸住。說晉兵在別處的甚多。如果聽說投降的都殺了。那個還肯再降。不如且留着他。隨後再想法子。遼主便命重威屯駐陳橋。却說晉主從前惟恐河東節度使劉知遠難於駕馭。命他爲北面行營都統。知遠因此廣招兵馬。又得了吐谷渾的貲財牲口。變而爲富強。有馬步士卒五萬人。又看見晉主與遼啓釁。曉得晉主必然吃虧。他却樂得袖手旁觀。從來沒有規諫過。遼兵南下。屢次經過他的境界。也不出來遮拒。現在聽說遼主破了大梁。一面分兵把守四境。一面派人來奉表稱臣。遼主下詔獎勵一番。也稱他做兒子。又賞了一枝拐杖。使者回來之後。河東將佐都勸知遠稱帝號。以便號令四方。知遠不肯答應。聽說遼主送舊晉主回北朝。知遠打算出兵去到半路上邀截了回來。叫指揮使史弘肇召集部衆。定期出師。軍士頃刻喧嚷起來。都說現在天下沒有皇帝。能主持天下的。只有我主（時知遠封北平王）請先定了位號。再去出兵。一片萬歲之聲。喊得山搖地動。知遠派人出來彈壓。用好言勸慰。說遼兵正強。我們總要先去立件大功。也好振振軍威。軍士們那裏

肯聽。孔目官郭威同都押衙楊邠都進來勸道。此事諒是天意。不可過於違反。倘若人心一去。反受其害。知遠這纔答應。擇期登壇。卽皇帝位。仍稱晉國。稱爲天福十二年。仍舊自己帶兵去迎舊晉主。到了壽陽。打聽說是已經過去幾天了。這纔回來。原來舊晉主被遼主驅迫北去。帶着家族老幼男女。通共上上下下約有一百人。却用三百馬隊跟着押送。又叫趙瑩馮玉李彥韜三個人陪伴同行。沿途供給不周。飽一頓。餓一頓。已是苦不堪言。到了出塞之後。更連飯食都沒有了。路旁買些乾糧過活。不知過了幾時。這天到了錦州。令舊晉主去拜投巴堅墳墓。舊晉主何曾受過這種屈辱。哭着說道。都是薛超害我。讓我跳在火裏死了。豈不乾淨。拉住我來吃苦。同馮后兩個屢次想服毒自盡。都被人阻住。這纔叫求死不得呢。再說遼主在宮裏住了幾個月。雖然天天置酒高會。任意取樂。心裏總不快活。這時剛交四月。向百官道。天氣漸漸熱了。我要回國避暑。就便省視太后。改汴州爲宣武軍。命蕭翰爲節度使。遼主動身這天。文武百官諸軍吏卒。願意跟隨同去的各有數千人。後宮宮女宦官跟隨的也各數百人。所有府庫中歷朝所存的寶貝。一齊捆載帶去。在路上向宣徽使高勳道。我在本國終日行圍打獵。何等快樂。到了中國住在宮裏。幾乎把人悶死。現在得能回去。我就死也瞑目了。走到相州。知遠那邊派的守將梁暉閉城固守。不放他過去。遼主恨極了。用大兵將城攻破。命將城中男子一齊殺死。所有女子一併擄到北城去。等他去後。統計全城僅剩了七百人。骷髏到有十幾萬。其餘所過州縣。大抵都是一片荒涼。遼主心中也覺不忍。歎口氣向左右道。把中國蹂躪到如此地步。不要怪我。都是燕王趙延壽的罪孽。又回頭向張礪道。你也有分的。不能置身事外。遼主走到臨城。得病到了殺狐林。便死了。正值天氣炎熱。國人怕他尸首變爛。沒有交代。只得用醃猪肉的法子。將他肚腹剖開。用幾斗鹽塞滿。裝在車上。載了回去。當時晉人給他起了個雅號。叫做帝靶。趙延壽因爲遼主負約。自己沒有做成功。皇帝正在怨氣冲天。得了這個信息。卽日帶兵踞住恒州。誰知遼主姪兒永康王鄂約也帶兵跟了進來。諸將祕商議奉他爲主。延壽還在夢裏。自稱奉遼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將鄂約與普通將士一律看待。鄂約心中甚爲惱。

恨。延壽爲着與遼皇家聯絡。曾與鄂約夫人認爲兄妹。這天鄂約置酒請趙延壽與張礪飲宴。吃到半酣。鄂約向延壽道。你妹妹現從本國到此。你們常久不見了。何不進去談談呢。延壽站起。跟了鄂約同到上房裏。席面上等了許久。只有鄂約一個人出來。向張礪等道。燕王謀反。我已經將來鎖禁起來。先帝在汴梁的時候。曾給我一根木簡。許我知南朝軍國。所以後來臨死。沒有別的遺詔。燕王趁此捏造詔旨。這不是豈有此理麼。衆人聽了。國事關重大。不敢回答。當時席散。過了幾天。鄂約詔集番漢大臣。就在府署宣布遼主遺詔。正式卽皇帝位。不到一個月的工夫。又想着遼主雖死。尚有親生兒子在本國裏。我是他姪兒。貿然襲位。又沒有舒嚕太后的命令。如何能够當久呢。當下派遼主從弟滿達勤爲中京留守。自己却將遼主從前揀剩了的宮女太監教坊女樂又帶了許多。派兵押着回國去了。正是

胡虜橫行。起滅自由。朝廷無主。中國之差。
要知後世如何。下回自有交代。

第二十三回

誅漢奸杜重威授首

叛幼主李守貞連衡

却說劉知遠卽位之後。用兄弟劉崇爲太原尹。又用堂弟劉信與史弘肇均做侍衛指揮使。楊邠爲樞密使。郭威爲副使。王章爲三司使。又用蘇逢吉蘇禹珪同平章使。這天聚集羣臣商議進取之策。諸將都要從井陘出師攻取鎮魏兩州。知遠擬從石會趨上黨。郭威獨以爲宜從陝晉下手。既得陝晉。不到二十天。汴洛自然在我手中了。知遠深以爲然。遂從太原出師晉絳。又派史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知遠怕弘肇兵少。要調他回來。先打發人去問他。弘肇道。勢已至此。可進不可退。一面派李萬超去開導令奇。居然不久就來投降。遼將崔廷勳耿崇美奚王伊喇帶兵逃回本國去了。再說蕭翰在汴梁。聽說知遠統領大兵前來。曉得必有一場惡戰。也想溜回國去。又怕

國中無主。到那時候一定大亂。不能從容攜帶財寶。忽然想起唐明宗的小兒子許王從益同他母親王淑妃現住在洛陽。不如把這難題目套在他頭上。自己好預備脫身之計。主意已定。便假造了一道遼主遺詔。命從益知南朝軍國事。令自己速赴恒州。派人到各處去尋從益。直到徽陵下宮。纔將他母子二人尋着。在別人得了這夢中想不到的榮華。豈有不快樂的。淑妃却曉得一定不能成事。再三推辭。來人那裏肯依。強推硬曳的將他母子拖到皇宮裏來。蕭翰見了。更是不容分說。推從益到正殿寶位上座下。帶着各酋長倒頭便拜。口中連呼萬歲。百官也跟着叩賀之後。又到後宮去見淑妃。淑妃滿面淚痕的說道。我們母子形單影隻。好好住在這裏。被你們諸人弄到此地來。這不是明明移災嫁禍麼。百官又走向蕭翰說了。纔留下一千北兵。給從益保駕。當下便一溜烟回北朝去了。從益叫人去找明宗手下的舊臣高行周武行德來相助。兩人都不肯來。淑妃更加危懼。召大臣進來說道。我們母子被蕭翰所逼。滅亡不遠。大約也是前世冤牽。你們諸公本無罪過。各人前程要緊。何不早些去迎接新主。只當我母子不在此地就是了。說着又垂下淚來。衆人都爲感動。倒不忍起來。有的便說。現在搜集各營兵丁。連那一千北兵。可以把京城堅守起來。等上一個月。北朝救兵總要到的。還怕什麼。淑妃道。我母子亡國之餘。安敢再與人爭天下。新皇帝到了。果然是明白的。見我們沒有動手。總可饒恕。若是照方纔所說的計策。非但招禍。還要累及他人。弄得闔城生靈塗炭。這又何苦呢。衆人聽了。還要想拒守的計策。三司使劉審交在旁說道。都城經北虜騷擾。搜括公私窮困。遺民無多。若再受圍一月。連人類都沒有了。我看你們不必費心。還是聽太后的吩咐。怎說怎好罷。衆人只得散去。後來從益用了趙遠翟光鄴的計策。自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到知遠軍前。請他早來即位。並將宮禁讓了出來。住在私宅裏等候。這也總算小心恭謹了。不久知遠到了洛陽。汴州百官都去奉表迎接。知遠下諭。凡受過遼人官職的一概不問。將告牒都收來用火燒了。衆人這纔放心。命鄴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到天梁去清宮禁。暗中叫他將李從益與王淑妃殺死。淑妃臨死。以爲知遠也是侍奉過明宗的。望他生些惻隱心。哭着說道。我兒子所

犯何罪。定要弄死他。難道留着他。每年到寒食這天。攜一盂麥飯到明宗陵上去祭掃。祭掃都不能夠麼。話未說完。早已首身異處。倒是旁邊聽的人。見他說得可憐。沒有不灑淚的。知遠隨後也從洛陽動身。有晉樞密使魏仁浦從遼逃了回來。到軍前求見。知遠叫郭威去接見。問了些北朝兵間情形。同晉朝掌故仁浦一一對答如流。從此信任起來。這且慢表。當下知遠到了大梁。晉藩鎮都來歸附。改國號爲漢。年號仍稱天福。復似汴州爲東京。且說鄂約回國。走到路上。聽說舒嚕太后爲着他在中國矯詔自立的事。大不以爲然。派兵抵禦。不許他進國門。鄂約那裏肯服。令偉王爲前鋒。兩軍在石橋地方開起仗來。太后這邊所用的排陣使。乃是這回陪伴晉主赴遼的李彥韜。一到陣前。便降了偉王。弄得太后這邊大敗。鄂約回國。便把太后拘禁在按巴堅墳屋裏。自稱天授皇帝。改元天祿。羨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爲的他們善於迎合獻媚。終日在宮裏荒淫女色。飲酒取樂。輕慢各部酋長。因此國人不肯附從。他各部也時常離叛。從此一連幾年。沒有侵犯中國邊境。這是後話。再說滿達勒在恒州貪猾殘忍。任性妄爲。聽說民間有什麼珍寶美女。一定要奪到手爲止。又誣村民爲盜。捕了來用種種非刑。或括剝面皮。或抉出兩眼。結尾用火焚炙而死。又剋扣漢兵軍糧。加給胡兵。衆心怨憤。開得漢主已入大梁。都想南歸。武將何福進李榮。暗結軍中壯士。定期起事。奪府門而進。先將武庫據住。召漢兵同百姓進來。各人給與兵甲。就在牙門放起火來。鼓譟進去。滿達勒等大驚。先將寶貨同家屬搬了出來。打算走保北城。遇着此時漢兵沒有一定的統率。曉得他有財物。都去生擒硬奪。滿達勒催廷勳奔往定州。城中大亂。衆人去將馮道請來。託他安撫兵民。纔稍爲安靜下來。羣推指揮使白再榮。權知留後。一面具狀報告朝廷。且請救兵。漢主命飛龍使李彥從帶兵前去。且說杜重威想起自己降遼。對不住中國。時常疑懼不安。漢主下詔。將他調爲歸德節度使。重威拒不受命。一面將自己兒子押在滿達勒處。請他派兵來救。這時候恒州尙未起亂事。滿達勒派遼將楊衮帶兵千五百人。會同幽州兵赴援。漢主下詔。革去重威官爵。命高行周爲招討使。慕容彥超爲副使。前往征討。行周等駐紮鄴都。圍守數月。毫無功效。依着彥超的意思。急於要想

攻城。行周以爲從緩爲是。兩人意見不合。行周的女兒嫁與重威爲媳婦。彥超揚言說行周衛護兒女親家。有意遲緩。弄得狠有意見。漢主深恐生出別樣變故來。打算自己去走一遭。又不知勝敗如何。心次委決不下。剛好李濤上疏請親征。漢主大喜。說他有宰相器度。便以李濤同資固俱同平章事。一面下詔赴瀆魏勞軍。當下動身。十一月。漢主到了鄴都。高行周出帳迎接。當晚御駕便住宿行周營裏。問起用兵的話。行周忙奏。城中糧食未盡。把守甚屬牢固。此時縱然攻打。不過徒然損傷士卒。不能成功。不如等他糧盡時。自然就潰散了。漢主點頭。彥超見不能得志。仍處處欺侮行周。行周哭着去告訴。扈從大臣蘇逢吉楊邠。漢主曉得了。就派兩人去和解。又把彥超叫到御帳申飭一頓。命他向行周陪禮了事。這天探馬來報說。城中漢兵都有願降之意。只有遼將張璉帶領幽州兵二千。從中幫助。最爲利害。漢主派人去勸諭張璉來投降。言明決不傷他性命。張璉向來人道。你不用甜言蜜語來騙我。你回去問問你們主人。從前繁台底下的幽州兵。何罪。我決不肯再來上當。一天能守。我總要守一天。到死爲止。原來漢主入大梁的時候。遼主曾留幽州兵一千五百人。在汴梁駐守。漢主無故都將他們殺死在繁臺之下。因此張璉寒心。格外將城固守。又過了一個月。無奈城中糧食真個完了。餓死的倒去了十分之八。還是杜重威先開門投降。張璉還要邀求信誓。漢主許放他回鄉里。張璉信以爲真。及至出降。依然將他殺了。當下會議處置重威。郭威請把他的牙將一百餘名一齊正法。再抄沒他的家產。分賞戰士。漢主都命照辦。却授重威爲太傅。百姓都恨重威切骨。每逢出進。路人都用瓦石拋擲詬罵。他也無可奈何了。單說漢主班師回大梁。改名一個暈字。次年春天得病。漸漸不起。楊邠素忌侍衛指揮使劉信。奏准令他立刻赴鎮。不許面辭。劉信只得灑淚而去。漢主臨終。召蘇逢吉楊邠史宏肇郭威四人入宮受顧命。嗚咽說道。長子承訓。上年已死。現在只有承祐。年紀幼弱。將來國事全靠你們了。衆人唯唯答應。停了一停。又勉強張開眼睛道。杜重威反覆小人。第一要好生防備他。說罷便薨逝了。逢吉等祕不發喪。擬了一道詔旨。說重威父子乘朕小恙。妄造謠言。搖動人心。一併拿問斬首。磔尸市上。市民爭啖其肉。以洩憤。立承祐

爲周王。然後發喪。奉周王卽皇帝位。李守貞聽說重威被誅。未免兔死狐悲。暗有謀反之意。想着自己素有戰功。好施與。得士卒心。又值漢室得天下不久。新主年幼。政府裏都是些後輩。資望甚淺。如何看得起。一面招納亡命。晝夜修城池。繕甲兵。他門下有個和尚名。叫總倫。自稱善於望氣。相面。說守貞必爲天子。守貞更加得意。後來趙思綰據鳳翔作亂。派人來上表。做了兩套袞龍袍。獻給守貞。守貞更以爲天與人歸。居然舉兵起事。自稱秦王。派驍將王繼勳帶兵將潼關據住。將軍王景崇叛漢降蜀。暗中並受守貞官爵。朝廷派郭從義討趙思綰。白文珂王峻討李守貞。無奈出兵數月。毫無寸功。漢主深爲焦急。欲派重臣親臨督戰。乃命樞密使郭威爲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所有前敵軍隊一概聽他節制調遣。郭威膺此重任。想起馮道閱歷數朝。經驗宏深。問他有何計策。馮道道守貞自以爲舊將。爲士卒所附。我公此次前去。只要將所得的官俸賞賜。一概不入己家。與士卒均分。不怕他們不歸心。守貞自然沒得可靠了。還怕他麼。郭威連連稱妙。又聚集諸將商議。當從何處進攻。有要先取長安鳳翔的。鎮國節度使扈彥琦道。現在三鎮同叛。連絡一氣。推守貞爲主。守貞一亡。則兩鎮不攻自破。如果舍近攻遠。萬一他們夾攻起來。王趙戰於前。守貞綴於後。我們不是自處危地麼。郭威道。汝言甚是。馬上下令約會各軍。分三路進兵。自己從陝州。白文珂劉詞從同州。常思從潼關。三道攻河中。郭威在軍中專以收服人心爲事。與士卒同甘苦。稍有微功。立施重賞。有了小傷。親往撫視。有來上條陳的。無論說的對不對。總和顏悅色的聽他。就是有了過處。也假作沒看見。不加責罰。果然行之不久。兵心歸附。只曉得有郭公。不知有朝廷了。當下諸軍到了河中。便要攻城。郭威道。守貞前朝舊將。屢立戰功。有勇有謀。未可輕視。况城臨大河。樓堞堅固。非一時所能破。現在只有設長圍之一法。乃撥民夫二萬。命白文珂領了專辦挖濠溝築連城二事。偃旗鼓。不許出戰。沿河多火鋪。連延數十里。步卒輪流守候。水路另外有兵船把守。無論出城進城的人。見一個擒一個。內外交通斷絕。守貞早成了釜底之魚了。先說趙思綰在長安。被郭從義圍困。支持到次年五月。城中糧食先盡。好在思綰有個怪脾氣。平日最歡喜吃人肝。又時常用酒吞人胆。到了現

在只好殺人賞糧。都是些婦女幼孩晦氣。每逢犒軍。一殺幾百個。後來城中人也被他殺完了。纔急起來。跑去向李肅求計。這李肅曾官左驍衛上將軍。現在退歸林下。思縮少年貧賤的時候。自己到李肅家投靠。願做一名家僮。李肅見他爲人眼睛擾亂。說話無根。說此人將來一定造反。不肯收留。夫人張氏忙勸道。既然如此。相公過於拒絕了他。不怕他將來報仇麼。據妾愚見。不如姑且留下他。過些時有了機會。多送他些金帛。叫他去求取功名不好麼。李肅道。夫人主意不差。後來思縮居然做到鎮帥。及至據了長安。常時來叩見故主。仍照家僮禮節。李肅却不以爲然。說這人時常來往。豈不連我清白名譽都帶累壞了麼。便要自盡以明心跡。張夫人道。相公徒死於國家無益。何不勸他反正歸朝呢。等到危急。思縮又來求計。李肅便同判官程讓。能勸思縮道。將軍本來與國家無怨無仇。這回的事。不過爲避罪起見。現在果真回心轉意。後半世富貴可保。豈不免得在此勞心費力麼。思縮連連點頭。回去便叫人奉表求降。朝廷允了。授他爲華州留後。命他就去赴任。思縮在長安所得的金銀財產不少。收拾了多日。總收拾不完。又捨不得丟下。一連三次請展行期。郭從義怕他又有的變故。起了疑心。暗中去告訴郭威。定下密計。從義回營。假作置酒。給思縮餞行。酒席上擲杯爲號。兩面伏兵齊起。將思縮拿下。連他部曲三百人一同斬首。正是

虎噬狼貪。到死不悟。覆轍相尋。至今如故。

要知如何。平定河中。下回再表。

第二十四回

開餞筵將相存意見

爭權利君啟殺機

却說郭威既將思縮誅戮。長安平定。遂專心對付河中。守貞屢次出兵來攻長圍。俱被郭威打敗。將其大將魏延朗擒獲。王繼勳知事不妙。帶其部衆來降。郭威使命諸軍分百道進攻。七月外城先破。守貞帶同妻子放火自焚。而內城無人把守。郭威進去。將守貞燒剩的一個兒子名叫崇玉。連同一切文武僞官。並軍師總倫和尚。都裝入囚

寵。送往大梁。後遲處死。郭威翻閱守貞府中文書。看見朝廷及各藩鎮來往的信函不少。都是恭維秦王。辱罵朝廷。郭威原想帶回去奏知主上。按名辦罪。祕書郎王溥在旁勸道。這些人同妖魔鬼怪一樣。趁着深夜出來。一見太陽自然消滅了。何不用火消燬。使他們安心呢。郭威果然親自看着燒盡。即日班師回朝。路過洛陽。聽說西京留守王守恩性情貪鄙。專以斂錢收費爲事。百姓家有婚喪事。他都要收錢纔可以舉辦。郭威到境。守恩坐了轎子出來迎接。守貞怪他看不起自己。擋駕不見。即刻用筈子將他撤任。委白文珂代理西京留守。王守恩固然不好。但以留守重職。用樞密的筈子。輕輕的就更換了。朝廷居然置之不問。尤妙的守恩後來進京。恐怕治罪。帶了許多金寶。上下運動。也得安然無事。回去做富家翁去了。過了些時。郭威到了大梁。進朝見駕。漢主再三慰勞。厚加賞賜。當下降了侍中。郭威叩頭道。臣在外雖稍有軍功。但一切維持京師治安。供給糧餉。都靠諸大臣盡心辦理。臣豈敢獨邀懋賞。請陛下也要勻給他們些纔好。漢主准奏。將史弘肇加了中書令。竇貞固加了司徒。蘇逢吉加了司空。蘇禹珪楊邠都加僕射。郭威這纔同着衆人一同謝恩。後來大臣們又議說。內裏既然普加恩典。單叫藩鎮向隅。似乎不公。難免不有怨望。漢主又各按地方大小。加了封賞。當時便有人說。郭威讓功不受。固然是好處。但因爲他一個人有功。遍賞中外文武。朝廷名器豈不太濫了麼。據說書的看起來。這種不可爲訓的事。郭威難道不曉得。不過他另有作用就是了。閒言少叙。且說當時三鎮已平了兩處。只剩了王景崇在鳳翔。孤立無助。他雖歸附了西蜀。無奈相離太遠。蜀人國勢不振。也顧不了他。趙暉又將城圍了。上緊攻打。周璨便勸景崇投降。景崇道。話雖不錯。等我再仔細想想。看說着又耽擱了幾天。外面攻勢更急。景崇也照守貞的辦法。放火自焚而死。其餘諸將開門迎降。趙暉奏報上去。漢主看見三鎮既平。漸漸驕縱起來。終日不理朝政。歡喜同左右幾個佞臣說些笑話。太常卿張昭屢次勸諫。置之不睬。次年四月。有謠言說是遼兵又要南來侵伐。朝議派郭威爲鄴都留守。督同諸將前去鎮守。史弘肇主張令郭威仍兼領樞密使官職。蘇逢吉說是歷朝未有這種辦法。弘肇奏道。陛下既許郭威在外便宜從事。非兼領樞密使

不可。否則諸將那個肯聽他的調度。軍中號令不行。還能有功麼。漢主准奏。又另外下了一道詔旨。所有河北甲兵錢糧。但憑郭威文書一到。馬上照付。不得遲延。弘肇自以爲戰勝了逢吉。反怪他不該異議。從此將相不和。過了幾天。諸大臣備了筵席。在政事堂上。給郭威餞行。雖然都到了。却各人懷着意見。酒過三巡。弘肇便滿滿的斟了一大杯酒。送到郭威面前。指桑罵槐的厲聲說道。昨日在主上面前。洵洵之勢。你見了麼。再過些時。我們連立足之地都沒有了。你還不該替我喝這一杯麼。逢吉聽了。也斟了一杯酒。向楊邠道。這是國家之事。大家不要介意纔好。弘肇又厲聲道。安邦定國。全靠我們長鎗大戟。你們這種文搖搗的人。拿着一枝毛錐子。有什麼用處。王章道。沒有我們毛錐子。國家財賦從那裏來。你們那長鎗大戟。賣得出錢麼。又過一天。輪到王章做東。大家都吃到半醉。王章舉起酒杯。一口飲乾。說道。我們照這樣靜吃。有何趣味。我有個酒令在此。每人說古詩一句。內中須要暗藏數目字。照本人坐次。一面還要用手勢比出來。有一樣說錯的。罰酒一杯。大家都說贊成。只有史弘肇乃一勇之夫。胸無點墨。剛要推托。早有客省使閻晉卿在他衣襟上扯了一下。晉卿坐位恰好與弘肇貼近。輪到弘肇行令時。都是晉卿暗中教他。因此這令行了三輪。弘肇始終沒有吃着罰酒。後來被逢吉看出破綻。笑着說道。他有姓閻的在身旁。自然難不倒他。還怕有罰酒吃麼。豈知弘肇的夫人恰好姓閻。乃是娶的酒家娼妓。因此弘肇便疑心逢吉有意譏誚他。不覺勃然大怒。鬧出口來。句句詬罵逢吉。結衿搥臂。大有揮拳之意。逢吉站起身來想避出去。弘肇拔劍在手。便要追趕。楊邠連忙站起來。當門攔住。哭着勸道。逢吉固然不好。但念他是天子的宰相。如今殺了他。置主上於何地呢。請將軍仔細想想看。當下總算勸住。從此將相顯分畛域。面和心不和。後來漢主得知。又派宣徽使王峻辦筵席。替兩面解和。依舊毫無效驗。郭威臨行。朝廷又用他義子郭榮爲貴州刺史。郭榮本姓柴。乃是郭威的內姪。郭威沒有兒子的時候。養作義子。改姓郭氏。本是天雄牙將。遙領刺史。次日郭威上朝謝恩。就便陛辭請訓。向漢主道。陛下春秋正富。遇事須要稟明太后。太后跟隨先帝多年。天下事歷練的不少。說來總不錯的。至於廷臣之中。陛下須要親近。

忠直。遠避讒佞。善惡之間。第一要明白。像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這幾個人都是先帝的舊臣。願陛下儘管放心委任。至於邊疆上一刀一鎗的事。臣雖無能。自問還可以效勞。漢主正色一一答應。郭威叩頭下去。不止一天。到了鄴都。看見河北地方凋敝。尚未復元。當下出令詰誠邊將。謹守疆場。嚴飭守備。就是邊兵有來侵擾的。不許同他打仗。只要用堅壁清野的法子對待他。因此邊疆上總算無事。誰知內裏倒出了怪物了。自從閏五月以來。宮裏屢起大風。風裏還夾雜看黑球。或是血腥氣。有時還看見青面獠牙的怪物。風最利害的時候。連房子都吹倒。幾圍的大樹都拔了起來。大梁城朝西的一道城門。名字叫做鄭門。乃是南來第一道門戶。兩扇大門用鐵皮包的。每扇至少也有六七百斤。會得被風吹到半天上。像風車般在空中旋轉。有一刻工夫纔落了下來。漢主害怕起來。忙去宣召司天監趙延義。問他可有禳解的法子。延義對道。臣所管的乃是天文時日。至於禳禱。却沒有學過。但古人說的帝王欲免災異。最好是修德。漢主聽了不懂。又問什麼叫修德呢。延義道。只要請陛下常把貞觀政要放在左右觀看。照他行事就是了。誰知事體一過。漢主早已置諸腦後了。原來當時將相雖然各懷意見。却還都能稱職。楊邠主管機務。郭威在外面掌征伐。史弘肇典宿衛兵馬。王章管財賦。天下正在想望太平。無奈漢主左右嬖倖甚多。漸漸用事。太后的親族也來干預朝政。都被楊邠裁抑。不容他們出頭。因此太后兄弟武德使李業屢次運動宣徽使不能到手。又有內客省使閻普卿照資格也應該頂補宣徽使。沒有補着。聶文進後（姓也）匡贊郭允明三個人。都受主上寵愛。許久不得遷官。前平盧節度使劉銖。因為貪贓開缺。好容易謀着開復了功名。楊邠却不肯給他補缺。因此這班人聚在一起。都埋怨執政不好。在漢主面前說了許多壞話。漢主除服之後。天天聽戲。聽到得意起來。宣詔賞給伶人錦袍玉帶。弘肇大怒。在主上前不敢說什麼。只得拿這班優伶來出氣。向他們罵道。士卒守禦邊疆。忍飢挨凍。出生入死。吃了多少苦楚。還沒有受賞。你們有什麼功勞。配穿這個。叫從人將他們所得的袍帶。擎身上剝下來。這班伶人少不得向主上面前去哭着訴苦。漢主心裏也很不平。覺得這班大臣太煞風景。楊邠弘從這天在御前議事。

漢主問這樣問那樣。他們嫌煩了。兩人齊聲奏道。陛下不必開口。隨我們辦去。保你不錯就是了。漢主心裏更加不平。這班小人。趁勢奏說。照楊邠這樣專權。總有一天要造反的。蘇逢吉又與弘肇不對。自己雖然不出面。却在背後用話來激動李業等人。漢主便與這班人定計要殺楊邠等幾個重要大臣。先去告知太后。太后道。此事不可輕舉妄動。須要同宰相商量。李業道。先帝曾經說過。遇着軍國大事。不許同書生商量。爲着他們懦弱誤事。太后一定不答應。漢主動起氣來。將袍袖子一甩出去了。嘴裏說道。國家大事。婦女懂些什麼。李業下來。便去告訴閹晉卿。晉卿本是膽小的人。深恐事體不成。反受其害。不如去告知弘肇。較爲穩當。誰知走到弘肇家裏。討了個沒趣。托辭不見。弘肇自與楊邠王章進朝去了。剛到殿門。兩旁甲士突出。將三人一刀一個。都殺倒在門外。文進聽說事體已成。忙去傳宰相朝臣諸軍將校。一同進宮。漢主親自將三人罪惡宣布了一番。叫他們分投去捉拿三家的家屬親黨。連用人僮僕。都綁赴市曹正法。另外派供奉官孟業帶了密詔。先諭知鎮甯李洪義。叫他不動聲色。將弘肇同黨步軍指揮使王殷殺死。然後再諭知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去殺郭威。連監軍王峻一同殺死。又用加緊的詔書。飛召高行周符彥卿郭從義慕容彥超李穀六個人。卽刻入朝。一面命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劉銖權知開封府。李洪建權判侍衛司事。逢吉雖然與弘肇不對。這回事却並未預聞。得信之後。十分驚怪。私向親信人說道。這件事辦得太鹵莽了。但得事前主上在我面前露一些口風。決不至於弄到如此決裂。豈知李業等還嫌殺得不痛快。想起郭威王峻王殷幾家眷屬都住在京裏。分派劉銖到郭威王峻兩家去誅戮。劉銖居心殘毒。到了兩家。無分男女大小。殺得連懷抱的嬰孩都不留。又派李洪建去殺王殷家屬。洪建到了。不過將他大門看守起來。仍舊供給他的飲食。也算是有幸有不幸了。再說孟業到了澶州。拿出密詔給洪義看了。洪義見事關重大。不敢動手。王殷得信。早把孟業拘囚起來。拿密詔去給郭威觀看。郭威召郭崇威曹威並部下將領一同聚齊。先把楊邠等冤死的情形說了一遍。現在又有密詔來殺我。我與楊史諸公出生入死。跟着先帝取天下。先帝臨崩。又同受託孤重任。竭力保衛國家。現

在他們既死。我還有何心留在世上呢。你們快遵奉詔書行事。將我的頭砍了去覆命。不要連累了你們。崇威等都哭着說道。主上年紀幼小。一定是左右小人們的主意。如果叫這班人得志。國家還能太平麼。我們情願跟了相公入朝。蕩平鼠輩。以清朝廷。翰林天文(官名)趙修己當時在座。也勸說相公空死無益。不如聽了衆人的話。擁兵南上。其中也有天意。郭威當下布置。留養子郭榮鎮守鄴都。命崇威爲先鋒。自領大兵隨後向南進發。暫且慢表。却說漢主所召的那五員大將。只有慕容彥超最爲踴躍。這天正坐在家裏吃飯。看見詔書一到。放下碗筷。立刻動身。到得京裏。漢主朝見大喜。將所有軍事一概委托了他。連日得着邊關警報。說是郭威所過地方。李洪義王殷都同他聯絡一氣。派兵幫助。已經到了滑州。馬上就要渡河。漢主這一驚不小。不覺懊悔起來。私向竇貞固道。這回是我辦得太草率了。現在怎樣呢。李業也束手無策。只有請將庫裏的金錢。一起拿出作爲軍隊賞犒。禁軍每人二十緡。下軍減半。凡將士在北方的家屬。都加厚賞。又替他們寄帶家信。借此想搖動那邊軍心。過了兩天。又得探報。郭威已經到封邱。人心更惶懼。太后流淚說道。不聽李濤的話。大約氣數該盡了。漢主便要自己出去勞軍。太后攔擋不住。此時扈從的兵不少。當晚不戰而回。第二天又要出去。太后仍然攔阻。漢主那裏肯聽。到了兩軍對壘。慕容彥超奮勇向前。戰了不上幾合。坐下戰馬忽然絆倒。只得鳴金收軍。損失了約有一百多人。諸軍大爲氣餒。因此投降北軍的不少。彥超見勢不妙。帶了十餘員馬隊。逃回兗州去了。正是

平日君臣。但知有己。臨難相遺。弁髦敵廐。

要知撤下漢主如何結局。稍待自見分曉。

第二十五回

軍變澶州郭威興周

地轄忻代劉崇延漢

却說慕容彥超既去。扈從將士也都一闕而散。漢主身旁。只剩了三個宰相。同幾十員文官。不能再戰。當晚在七

里寨過了一夜。第二天想要還宮。走到元化門。但見城門緊閉。劉銖站在門樓上。揮衆向漢主左右亂射。漢主見事不好。撥轉馬頭向西北便走。看看將到趙村。被後面追兵趕上。漢主下馬。走進一家鄉農籬。裏面躲避。遂被亂兵殺死。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也都拔劍自刎。郭威趕到元化門。劉銖仍是用箭亂射。郭威改從迎春門進城。回到私第。住下。各路軍隊大肆搶劫。滿城大亂。通夜不止。第二天將劉銖、李洪建都擒了來。派諸將出外各各約束部下軍隊。禁止搶掠。直到未牌時分。方纔定了下來。郭威先命備梓宮。將漢主屍體入殮。停在西宮。有旨說應該照曹魏高貴鄉公故事。用公禮葬。故漢主的郭威不肯。說是事起倉猝。我不能來保駕。罪過已經大了。那有貶君的道理呢。因諡爲隱帝。馮道頭一個帶領百官謁見郭威。郭威仍舊拜見。馮道照常受拜。緩緩的說道。侍中這回辛苦了。郭威帶領百官進宮。到太后面前請安。奏說天下無主。請早立嗣。君要緊。太后道。現在劉氏親枝所餘無幾。只有河東節度使劉崇、忠武節度使劉信。都是高祖兄弟。其餘武甯節度使劉贊、開封尹劉承勳。乃是高祖之子。你們去商議。擇立一個就是了。郭威下去。又同王峻商量。因劉贊乃是劉崇生的。高祖不過愛他。養作兒子。只有承勳乃是親子。使去覆奏。請立承勳爲嗣。太后道。承勳有弱症。不能起牀。諸將士那裏肯信。太后叫太監進去。將承勳連牀抬了出來。給大家看。衆人纔相信了。郭威王峻商議。改立劉贊。帶同百官上表。請太后正式下詔。派太師馮道偕同樞密直學士王度、祕書監趙上交到徐州去奉迎。郭威又領銜上奏。國家不可一日無君。新天子未到以前。請太后臨朝。郭威吩咐將劉銖、李洪建並其黨羽一概斬首。梟首市曹示衆。劉銖眷屬以爲郭威必然借此報仇。都自分不免一死。郭威向同僚說道。劉銖不講人道。屠戮我的家屬。我若再殺他的家屬。也不爲過。但恐冤冤相報。鬧到幾時爲止呢。衆人都頌揚他的寬宏大量。當把幾家眷屬都赦免了。王般想報洪建大恩。屢次替他求情。只爲不好同罪異罰。仍不免一死。且說馮道等到了徐州。劉贊留右都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然後動身西上。沿路用藩王儀仗。侍衛人等改稱萬歲。此時郭威已先北去。在滑州逗遛不進。劉贊先派人來深加慰勞。諸將都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肯

下拜受命。交頭接耳的說道。我們幾次打破京城。如果仍舊姓劉的做了皇帝。咱們還有命嗎。跟着郭威勉強走到瀘州。這天又要動身。忽聞得營門外。幾千將士聲如鼎沸。大喊着說道。須要郭侍中自己做皇帝。我們都肯保駕。姓劉的是我仇人。怎好立他。有的不容分說。走過去將黃旗掣了一塊下來。硬披在郭威身上。暫且算做滾龍袍。前推後擁的。弄得郭威手足都不能動。全營高呼萬歲。震得山搖地動。要說話也沒人聽見。幾個人夾住郭威坐馬。朝南便走。郭威只得命記室作牋上太后。請奉祀漢宗廟。待太后當母親一樣。一面布告大梁百姓。不必憂慮。到了七里店。早有竇貞固帶領百官出郊迎接。叩首勸進。王峻王殷兩人先曉得瀘州軍變。又打聽的劉贇已經走到宋州。馬上派郭崇威帶七百馬隊到宋州去攔阻。不許劉贇前進。劉贇見崇威來得蹊蹺。知有變故。即命關門。親自登樓問他來意。崇威道。因為瀘州兵變。郭公派末將來保駕的。劉贇開門。令崇威上樓。攜手流淚不止。當時跟劉贇來的軍隊。本有護聖指揮使張令超。算是宿衛。徐州判官董裔已隨同南上。董裔向劉贇道。崇威來意不善。現在只有命令超乘夜去偷營劫寨。奪了他的兵柄。北向晉陽。再作道理。劉贇遊移不決。當晚便被崇威先下手。反把令超誘去。手下軍隊都歸了他。劉贇纔驚惶起來。馮道也得了郭威的密信。叫他先回京。劉贇向馮道說道。我所以肯放心前來。本是靠着。你乃是三十年的舊宰相。不至於騙我。現在弄到事處危急。你可有甚法子呢。馮道無言可答。階下武將賈貞屢次使眼色。做手勢。想殺馮道。劉贇回頭看見。連忙止住道。你們不可鹵莽。這事本與馮公無關。大家總好從長計議的。馮道去後。崇威便將劉贇搬出館外。軟禁起來。將董裔賈貞等幾個人殺死。都中早有太后詔。廢劉贇為湘陰公。劉信也在許州自盡。太后先命郭威監國。百官藩鎮都上表勸進。太后又下詔。將符寶等件送交監國。卽皇帝位。郭威下制道。朕周室之裔。號叔之後。改國號為周。改元廣順。大赦天下。將漢太后遷到西宮去住。名為昭聖太后。再說劉崇在河東節度使任上。起初聽說漢主被害。便要起兵南面。後來又聽說新皇帝乃是他的兒子劉贇。心纔平了。說道。我的兒子做了皇帝。我還想什麼呢。出兵之事。作為罷論。太原少尹李驥秘密獻計道。我看郭公的舉

動終不免自取天下。元帥何不趕緊帶兵渡過太行去。據住孟津。等徐州相公真個登了大位。然後還鎮。郭公有所忌憚。自然不敢動手。這叫做借虎鎮山之計。不然恐不免上他的當。劉崇聽了大怒道。你這不是離間我家父子麼。喝命左右推出斬首。李驥大喊道。我懷抱經濟大才。本不該替這種愚人謀畫計策。是我自己錯了。死也甘心。但是我還有老妻在家。索性死在一起罷。劉崇餘怒未息。真個連他妻子也拖來殺了。現在果然應了李驥的話。劉崇十二分懊悔。也來不及了。只得派人進京面求放劉贊還晉陽。自己嚴加管束。周主回報他道。湘陰公現在宋州。我正要接他來京。總可得所。請你放心。不必懸念。劉崇也無可如何。徐州那邊鞏廷美楊溫兩人。聽說湘陰公被廢。奉了他的妃子董氏爲主。據徐州拒守。一面寫信到河東請救。周主得信。先叫人到宋州將湘陰公殺死。劉崇曉得了。大哭一場。說我不該背棄忠臣之言。致有今日。立刻替李驥造了一所祠廟。將他夫婦木主請了進去。歲時祭祀。一面預備卽皇帝位。國號北漢。仍用乾祐年號。以晉陽爲都城。所管地方只有並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以判官鄭珙趙華爲左右丞相。次子承鈞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副使李存瓌爲代州防禦使。諸將朝賀已畢。北漢主宣諭道。我今日不過爲的高祖創業艱難。不忍就此廢了。不得已纔僭了位號。這能算的什麼天子。你們又能算得什麼節度使呢。因此連宗廟都不建。逢時按節就在家裏祭祀。同百姓一樣。宰相俸祿每月不過一百緡。節度使止有三十緡。其餘不過略略津貼而已。周主自從卽位之後。勵精圖治。這天臨朝向王峻道。朕本來寒微出身。備嘗艱苦。遇着天下擾亂。一朝做到帝王。何敢自奉太厚。再勞百姓供養。你將我這意思。出去宣布。凡四方貢獻珍美奇異用品食品一概停止。所有漢朝宮中原有的寶玉器皿。都叫拿出來當庭打碎了。說做帝王的何必用這些無益的東西呢。吩咐左右凡是新奇悅目的玩物。永不許拿進宮來。又下詔說是朕生長軍旅之間。無暇學問。不懂得治天下之道。無論文武大小官員。凡有益國利民的善策。儘管具封奏上來。命養子郭榮爲鎮甯節度使。揀選朝臣中有道德經濟的充他的僚佐。用王敏崔頌爲判官。王朴爲掌書記。次年春天。北漢主命兒子承鈞帶兵來問罪。如何

是周朝的敵手。敗了回去。北漢主便想去聯絡遼國。好借重他的兵力。恰巧遼主正命招討使潘伊納克寫信來給承鈞通候。北漢主趁此機會。命承鈞覆信說是本朝不幸淪亡。刻下偏安一方。想照從前石晉故事。求北朝援助。遼主志向不過如此。見信大喜。答應願意効勞盡力。北漢主便派使臣去請兵。遼主也派使臣來報命。北漢主又叫鄭珙代筆寫信給遼主。自己稱姪。又送了許多金帛。作爲伴函。請他來行冊封禮。遼主樂得派大臣來冊封劉崇爲北漢皇帝。令其改名曷字。不久北漢主遣兵伐周。遼主想起他曾經來請兵。不好不出兵幫助。便召各部落商議。那個肯奔走數千里路去替別人家打仗。都不願去。遼主用出專制手段來。逼迫前進。因此弄得怨聲載道。到了新州。燕王舒幹乘勢作亂。將遼主鄂約刺死。帶兵回去。自己做了皇帝。齊王舒嚕逃入南山。諸部落奉他爲主。回兵將舒幹殺死。立舒嚕爲遼帝。北漢主仍稱他爲叔父。請會兵一同攻打晉州。但舒嚕年少好嬉戲。這種事那裏在他心上。每夜在宮裏飲酒作樂。非天亮不歸寢。白晝却只顧酣睡。國人都稱他做睡王。直到十月。草黃馬肥。派蕭裕矩將兵五萬。會同北漢兵伐周。北漢主却只有兵二萬。攻打晉州。志在必破。三面設寨。晝夜輪攻。晉州巡檢使王萬敢。同都指揮使史彥超。何徽等竭力拒守。周主深恐有失。命王峻帶兵往救。又令前敵各軍均聽節制。並以便宜從事。王峻陛辭之後。到了陝州。逗遛十餘天。不肯前進。周主得信。急如烈火。說晉州危在旦夕。這如何使得。立刻下詔親征。擬由澤州路進發。限三日與王峻在城下會齊。十二月初一下令。限初三日備辦齊全。王峻就原使臣之便。上疏奏道。晉州城池堅固。一時斷不能拔。劉崇氣餒正銳。不宜用武力相爭。臣所以遲遲前進。正是等他氣衰的緣故。陛下新卽寶位。不可輕動。只怕車駕走到汜水。慕容彥超已經引兵進了汴梁了。豈不是因小失大麼。周主聽了。恍然大悟。自己扯了耳朵說道。幾乎誤了大事。下詔將親征的話取銷。再說北漢主攻晉州。半年不能破。軍中糧草都吃完了。遼人也都思鄉。無心戀戰。聽說王峻將到。都燒營夜遁。城中諸將開門。將王峻接進城去。將士爭告奮勇。要去追趕。王峻又遲疑起來。直到第二天纔派藥元福康廷治勸了飛馬追趕。北漢兵四散奔逃。跌落巖谷裏死的不計其數。遼

兵也大敗。損失十分之三四。北漢主從此嚇得心寒。回去之後。再也不敢提進取的話了。而且所轄區域頗多土瘠民貧。內供軍國費用已經來不及。還要逢時按節奉與。遼人賦斂繁重。百姓困苦。逃入周境的不少。却說慕容彥超前次因爲幫助漢主。打了敗仗。逃回秦甯鎮去。後來聽說周主登了帝位。彥超忙遣人進貢。周主賜詔安慰他。叫他不必疑慮。彥超總覺得提心吊胆。後來看見周師平了徐州。鞏廷美敗死。更加害怕。暗中去結交北漢。又到南唐去求援。周主假做不曉得。命人來同他立誓。彥超心更不安。漸漸露出造反之意。判官周度諫道。此間魯地。從古稱爲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世代懦弱。沒有霸過諸侯。惟有謹守禮義。還可以長世。元帥與周朝並沒有什麼私仇。不過各爲其主。現在天子既屢次來開導。不如趁此歸誠。不是安如泰山麼。彥超不聽。借故將周度殺了。一面搜括民財充餉。有敢隱匿不報的。坐以死罪。一面發鄉兵入城。預備戰守。又去招募遠近盜匪。搶劫隣右郡縣。周主見他不能理喻。以曹英爲都部署。向訓爲都監。藥元福爲都虞候。帶兵征討。唐主派兵來救彥超。駐紮下邳。先被周兵打敗。曹英等到了兗州。先築起長圍來。彥超屢次出戰。俱被藥元福打敗。諸軍遂合圍進攻。彥超抵死守禦。諸軍守了三個月。毫無功效。周主性急起來。下詔親征。御駕到了兗州。先叫人去招彥超投降。許他不死。彥超不肯答應。周主下令四面進攻。城中諸將見勢不妙。漸漸懈怠。出城投降的不少。官軍遂將城攻破。彥超投井而死。各路軍隊進城。紛紛搶掠。見人便殺。無辜被害的約有一萬多人。周主還不满意。要把文武官吏一並誅戮。一個不留。翰林學士竇儀連忙去見馮道。范質。約他們一同諫阻。說只些人。實在被彥超威迫。並非本意。好容易纔求下來。保全性命不少。周主進城。命大臣盤查府庫。安撫居民。住了月餘。一切事粗有頭緒。想着既到山東。不可不順路一遊曲阜。進謁孔聖人祠宇。命文臣扈從前往。正是

方見兵戈平反側。又陳俎豆仰宮牆。

要知周主如何行禮。下回再表。

第二十六回

鑿發掘遺命薄葬

關衆論銳意親征

却說周主到了孔子祠裏。掌禮官先上來請旨怎樣行禮。周主道：自然是叩頭行禮。左右有些不懂道理的說道：孔子不過一個陪臣。陛下乃是一朝天子。給他行禮。他如何敢當呢？周主道：孔子乃是百世帝王之師。在師長前有不恭敬的麼？遂虔虔誠誠的磕了幾個頭。又到孔子墓上。也是照樣行禮。吩咐地方官永遠禁止樵採。又訪求孔子顏淵後人。做曲阜縣令。及主簿等官。周主回京之後。同平章事李穀。因右臂有病不能動。上書辭職。周主派內監去到他家裏慰留道：卿所管都是重要事務。朕一時想不着人來替代。只有望你仍力疾任事。只要公務不致貽誤。一切朝見禮節都可從權。李穀不得已。只好仍出來辦事。但右手不能拿筆。周主又准他刻一個名氏圖記。蓋在公牘上。就算簽字了。這年冬天。黃河開了口子。鄉滑一帶俱被淹沒。朝廷發款修堵。另派重臣王峻。親赴沿河一帶巡視監工。再說郭榮自從到了秦宥節度使任上。屢次上表請入朝。都被王峻忌他英武明察。設法阻止。這回王峻在河工上。郭榮又來請朝。周主當下親筆批准。郭榮迎摺進京。陛見時。周主問起外間情形。又問他帶來共有幾員武將。郭榮一一奏了。周主聽到馬全義名字。記得乃是從前李守貞部下。一名騎士。前在河中對敵時。曾屢次受他的挫折。忠勇無比。立刻叫上來陛見。撫慰一番。授爲殿前都指揮。又向殿下諸將說道：此人忠於所事。奮不顧身。你們都該效法他。纔是。馬全義謝恩下去。再說王峻在鄭州河工上。聽說郭榮入朝。深恐於己不利。星夜趕回京來。屢次面求兼領大鎮。朝廷不肯得罪他。卽授爲平盧節度使。誰知王峻更狂妄起來。漸漸忘其所以。過了些時。忽然上表請用顏衍陳觀爲宰相。而且立刻就要下詔。周主仍舊和顏悅色的說道：進退宰相。關繫天下治安。不是倉猝之間可以辦的事。等我再斟酌斟酌看。豈知王峻倒大不以爲然起來。大聲說道：我薦的人還會錯麼？有什麼可斟酌的。我與你本是平等比肩的人。難道只有你會做皇帝。做了皇帝就變成聖人了麼？說着氣忿忿的出去了。周主命侍衛

跟他去先看守起來。一面傳馮道等進殿。流淚說道。王峻欺陵朕太甚。便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馮道等也很不平。周主又道。他要將你們都驅逐盡了。明明剪朕羽翼。不知是何存心。最可惡的。是明曉得我只有一個兒子。一定要離間開去不許我父子見面。照這樣放肆。不要說是君臣。就是常人能容他麼。馮道等同聲請治罪。周主卽日下詔。貶王峻爲商州司馬。派兵押解就道。到商州不久便病故了。這是後話。當下周主將郭榮留在汴京。授爲開封府尹。封晉王。這年秋天。周主得病。太醫診視。說是風痺。開方服藥。毫無效驗。又叫了算命的來看八字。說是今年應該多破些財病就好了。周主籌度破財的法子。只有祀南郊最好。禮成放賞須用銀數萬。也可算得破財。但是自朱梁以來。行這大典雖然沒有幾次。行起來却總在洛陽。照我病體。起動不便。如何能去呢。因此又煩躁起來。這天召大臣進來商量。都說凡是天子建都之處。都可以祭祀百神。何必一定要到洛陽纔算數呢。周主大喜。立刻命工部在大梁相擇地勢。建築圜丘社稷壇太廟。卽日大興土木。限年內完工。俟工成親往行禮。原來這風痺病。本是時愈時發的。有時好了。仍舊可以照常辦事。這天鄴都留守王殷入朝。周主打聽得他在外面恃功專橫。凡河北鎮戍一切調遣事宜。照例須請諭旨辦理的。他一概獨斷獨行。用堂帖解決。又借事斂錢。吸取百姓脂膏。心裏甚爲震怒。趁他進京。馬上下了一道諭旨。留充京城內外巡檢。又扶病起來。升坐正殿。等王殷進殿請安。喝命兩旁侍衛將他拿下。跟着。一道旨意。說王殷帶兵進京。預備乘郊祀。這天動手造反。綁赴市曹斬首。十二月初間。太廟先造成了。周主見奏。甚爲高興。力疾起牀。乘坐太平輦前往行禮。豈知病勢已深。纔拜過第一代始祖。已經氣喘吁吁。站立不起。左右連忙過來。攙扶出去。只得命晉王榮代叩。勉強成禮。當晚不及回宮。在南郊行宮過夜。周主經這番勞動。病勢更加危急。昏厥幾次。天將明。纔略有轉機。羣臣擁護回宮。後來天壇造成。周主擇定元旦前往祭祀。屆期仍令晉王行禮。周主不過命人抬到壇前瞻仰。致敬罷了。內外臣民見這樣子。東宮又沒有立定。都驚惶起來。宰相奏請以晉王榮判內外兵馬事。人心纔安定下來。周主病勢日見危殆。命將各部事務不必進奏。遇有緊要大事。由晉王榮面稟定奪。

然後宣佈這一來。晉王的事格外繁冗起來。天天打起精神。手披目覽。事必親躬。從天明進政事堂。到繼燭方纔回府。真可算得辦事認真了。這天又在伏案批答公牘。忽聞有人旁嗤的一聲笑起來。抬頭看時。正是本府幕僚曹翰。此人本是小吏出身。周主在鄴郡的時候。最賞識他的才能。命他跟隨則大梁。郭榮封了晉王。便命他充當晉府幕僚。郭榮也另眼看待。當時便問他笑什麼。曹翰附耳說道。大王既是國家儲嗣。與諸臣不同。不必因辦事見長。現在主上御體病重。大王正該在宮裏伺候醫藥。纔是正辦。這些日行公事。自有人料理。不勞大王費心。郭榮聽了。明白這話別有道理。連連點頭。當晚便搬進禁中住宿。周主自知不起。叫郭榮近前囑咐道。我從前西征的時候。經過地方不少。看見唐朝十八陵。沒有一處不被掘發的。或是營兵。或是盜匪。都說不定。弄得棺骨暴露。甚是可慘。推究起緣故來。無非爲着多藏金珠寶貝。倒反害了他。我死之後。只要用紙做衣裳。瓦做的棺。槨墳裏面不許用石頭。只要拿磚瓦來代。造墳的工人。照民間發給工食。不許擾累他們。將來守墳的。就在陵前招募三十戶。永免差繇。須聽其自願。至於下宮更不必修造。不用宮人殉葬。不許立石人牛馬。你倘若怕人笑話。只要在墳前立起一塊石頭。上面刻上（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命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背）二十二個大字。又可使盜匪看見免起貪心。你如果不照我話行事。我在地下也不保佑你。晉王唯唯答應。周主又叫趕緊草制。用王溥同平章事。當即宣布出去。周主道。我的心事已完。死後也沒有遺恨了。當晚崩逝。晉王在柩前卽皇帝位。北漢主正在養精銳蓄。得了周太祖故的信息。大喜。又要與師伐周。先赴遼請兵。遼主派了政事令楊衮帶着一萬馬隊赴晉陽。北漢主自己起兵三萬。命白從暉爲都部署。張元徽爲前鋒。與遼兵會合一處。直向潞州進發。昭義節度使楊筠駐紮城內。聞信卽派部將穆令均出馬。與張元徽交戰。不上三合。元徽詐敗逃走。令均趕上前去。不上一里路。伏兵齊起。元徽回馬。將令均砍於馬下。李筠遁往上黨。閉城固守。一面派人進京告急求救。周主召集羣臣說道。劉崇目中無人。非給他個利害。不可。便要自將親征。羣臣都勸道。陛下新卽位不久。先帝梓宮還沒有安葬。人安最易搖動。不宜輕出。只要派大將前

去。還怕不馬到成功麼。周主道。劉崇原是趁我大喪。以爲我年幼新登大位。所以纔放膽前來。一定身在軍中。我所以不能不親去。被他料着。馮道仍力阻。說是天子應該養尊處優。不可親臨戰陣。周主道。從前唐太宗定天下。不是全靠身經百戰麼。我何散偷安藉口呢。馮道道。陛下自問可能做唐太宗麼。周主道。總而言之。我的兵力雖不算強。但比起北漢來。如泰山壓卵一樣。馮道說。陛下自問兵力真能像泰山麼。周主曉得他向來是懦弱怕事的人。便不去理他。又見王溥在旁極力勸駕。遂決計親征。留馮道在京專辦先帝山陵工程的事。點起大兵動身。不日到了懷州。又聞探馬報說前敵軍情緊急。周主下令催促倍道前進。到澤州住下。遠遠看見北漢主在高平南面扎營。次日周前鋒先到。打了一個勝仗。周主深恐北漢兵遁去。催諸軍齊進。次日對壘。北漢主在巴公原擺下陣勢。張元徽一枝兵在左。楊衮一枝兵在右。旌旗飄蕩。戈戟森羅。好不整肅威武。而周軍這方面。尙有後隊河陽節度使劉詞未曾到齊。將士都心寒膽戰。只有周主仍是勇往直前。從容不迫。指揮調度。分大軍爲三路。命白重贊李重進將左軍在四面。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在東面。向訓史彥超將馬隊在中央。張永德帶領禁兵保護御帳。自己騎了一匹金鞍玉轡。寶馬臨陣。催督照料。北漢主在對陣看見那裏在他意中。反倒後悔。早曉得如此。不該去叫遼兵。未免過於招搖。倒是遼將楊衮有些經驗見識。策馬向陣前望了一遍。退入中軍。向北漢主道。周軍布置得宜。定有名將在內指點。恐怕不易取勝。切不可輕看了他。北漢主一手撚着鬚子笑道。請君不必多言。如果膽小不必上前。試看我來對付他便了。這時候東北風正緊。忽然轉了南風。漢北主手執令旂。揮左軍先進。攻周軍東面。戰了不上幾合。樊愛能何徽騎着兩匹快馬落荒先遁。部下馬隊登時潰散。所剩步兵千餘人來不及走。一齊解甲投降。周主見勢不妙。自領親兵在鎗林箭雨中督戰。宿衛將趙匡胤隨在陣後。看不過向同事諸人道。主上尙且不願死活。平日養我們做什麼。難道就此袖手旁觀麼。又向張永德道。我看敵兵處處自滿。古人說的驕兵必敗。這是最容易破的。請元帥爲左翼。末將願爲右翼。兩面夾攻。國家安危在此。舉大家都要盡力纔是。永德道。說得甚是。各將二千人馬進戰。匡胤

出馬。奮勇當先。揮衆殺了過去。這些士卒都是他訓練慣的。個個英勇。一人當百。北漢兵早讓開一條血路。張元徽想上前略陣。不提防馬被周兵砍倒。跌了下來。被周兵砍爲兩段。北漢兵早嚇的呆了。這時候南風更大了。周兵個個得意。耀武揚威。北漢兵大敗。楊衰在旁看着。曉得周兵利害。不敢援救。又恨北漢主說的話太滿了。樂得全軍而回。北漢主檢點殘兵。還有一萬多人。在水邊扎下營盤。天氣已是黃昏時候。劉詞的後軍也趕到了。聽說諸軍已經打了勝仗。自己沒有立功。未免覺得慚愧。便不等休息。帶着生力軍殺將過去。又把北漢兵殺了個落花流水。直追到高平。但見尸橫遍野。血流成渠。丟掉的器械馬匹糧草輜重不計其數。當天晚上周主在草地上過夜。所有降了北漢的步兵。此時茫無所歸。成了喪家之犬。周主命殺了示衆。樊愛能何徽帶了馬隊在鄉間躲避。聽說周主大勝。貪戀官位。重復回來。周主想要將二人正法。又礙着他們都是先帝舊人。心中遊疑未決。叫張永德來商量。永德道。愛能等本來沒有什麼大功勞。陞到鎮帥。官不算小。應該怎樣報恩。纔是。居然望敵先逃。死有餘罪。況且陛下正要統一天下。如果賞罰不明。就有謀勇兼全的奇材。百萬的人衆。也不能用啊。周主連連點頭。吩咐將愛能何徽連他部下將校七十餘人。一併擒到帳前。親自走出來。數落道。你們都是堂堂七尺之軀。真不能戰麼。你們的意思我也曉得。不過想將我當做奇貨。賣給劉崇。借此換了新朝。又可邀些恩典。誰知這回主意打錯了。說完。喝命推出斬首。從此驕將隋卒。纔有了些怕懼。軍中肅靜了許多。永德又力薦趙匡胤智勇兼全。這回惡戰如不是他。還不曉得怎樣呢。周主立刻叫來御坐。再三獎勵。超升殿前都虞候。其餘出力將校。也有八九十人。都一一陞賞了。這纔鞭敲金鐙。人唱凱歌的班師回去。却說北漢主兵敗之後。剩了百餘騎。拋盔擄甲。朝北走去。晝夜不敢停留。一路上幾回埋鍋造飯。剛拿起碗筷要吃。聽得傳說周兵追下來了。匆匆忙忙。丟下又跑。北漢主年紀已經將近古稀。那裏禁得起這番狼狽。早伏在馬鞍上。不能支持。好容易盼得到了晉陽。這纔保住性命。休息了幾天。又叫招集散兵。添造軍器。修浚城池。深怕周軍趕到。還要打發王得中送楊衰回國。就便申謝。又訂下將來還併力圖周。遼主也答應了。正是

再接再厲。前仆後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要知周遼有何戰事。下回詳述。

第二十七回

富國強兵周主圖治

喪師失地唐帝求和

却說王得中使遼回來。走在路上。正遇周兵。將他當奸細拿住。送進御營。請周主發落。周主出見。命左右給他鬆了綁。又叫賞了一副新冠帶。給他換上。安慰他道。人臣各爲其主。這又何妨呢。但不知你這回赴遼請兵。他允許你幾時能來呢。得中叩頭道。臣此次實在是奉命專送楊衰回國。並無別事。不敢隱瞞。周主也不想追究。吩咐左右帶他到別營待飯。吃飯時有人勸他道。你這人太老實了。今日既然到了此地。便插翅也飛不出去。你難道是不怕死的麼。方纔在萬歲面前不肯說實話。將來契丹兵一到。你還有命麼。得中嘆口氣道。諸君見教。心感之至。但我也有的。我的愚見。第一樣我吃着劉氏的俸祿。應該衛護劉家。況且我一家老少都在晉陽城裏。我此刻說了實話。周主一定要在緊要隘口添兵把守。北漢主的一場計畫。全歸失敗。那時一定怨我漏洩消息。將我全家殺害。國破家亡。我就保全了性命。又有何樂趣。所以我不如捨身保全家國了。衆人却也無可奈何他。過了幾天。用繩將得中勒死了。周主回朝之後。又命符彥卿督諸將攻北漢。臨行時密諭彥卿道。此次出兵。到了晉陽。不過示威耀武。使他以後不敢生心。不必一定攻取他的土地。彥卿受命啓行。豈知一到北漢境內。百姓都預備了牛酒米麵表示歡迎。有些年紀大的。走到軍前哭着。訴說劉氏賦役如何煩重。百姓實在擔負不起。惟有盼望周師早來援救。百姓情願輸助軍餉。攻克晉陽。其餘憲嵐兩州都來請降。彥卿回朝將情形奏明。周主遂有統一四海之意。休息了兩個月。又親統大兵十萬。直到晉陽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金鼓之聲相聞。遼主遣兵救北漢。有數千馬隊。屯紮忻代交界地方。周主令符彥卿先破遼軍。史彥超爲先鋒。自恃驍勇。直攻向前。被遼軍伏兵殺死。兵士死傷甚衆。符彥卿只得領餘衆回

晉陽時方夏令陰雨連綿軍中大半患病不能起牀。又聽說彥超戰死更無鬪志只好預備班師。匡國節度使藥元福隨在軍中向衆道進軍固然不容易退軍却也要小心便把自己所部排成隊伍作爲後殿。北漢兵果然出城追趕。被元福力戰打退不致大受損失。然雖如此說統計這一趟因爲退的過於倉猝一切輜重均不能帶。又恐怕便宜了敵人只得放火燒燬共棄糧草六十三萬餘擔其餘器械馬匹不計其數。就連前次所得州縣也被北漢奪回去了。周主却不以爲意回都之後銳意進取事無大小都親自決斷各部院官員不過遵奉行事罷了。又看見宿衛兵士大半老弱居多而且驕蹇不聽上官命令平日養尊處優遇着臨陣打仗首先逃走再不然就是報降。推原起這個弊病來却也非一朝一夕之故自從累朝以來在武人手裏得天下這班禁軍都是攀龍附鳳天子左右的親信那個肯來得罪他們所以姑息優容從來沒有簡閱過因此好像人家兒子一樣嬌養慣了看着更換朝代如同兒戲一般所以弑君篡位不費吹灰之力周主這天向侍臣道古人說的兵在精不在多統算起來一百個農夫養不了一個甲士。朕削了百姓多少膏血縣要一人得一人之用纔好。像我在高平的時候看見這些無用之物要來何用。況且好歹不分就有壯士也被帶累壞了。乃命司天監選定了日期親自披掛了到校場裏大加簡閱。揀精銳的升爲上軍。優加月餉其餘不堪造就濫竿充數的却被淘汰了十分之七。又爲着驍勇之士被諸道羅致的不少所以弄得本輕末重尾大不掉。下詔募天下豪傑遣送進京再命趙匡胤重復挑選。拔取最上等的充當殿前值班其餘馬步各軍分令將帥各司訓練從此士卒漸漸精強起來。又因爲各道盜賊甚多搶劫累累日久破發推原其故皆因累朝分命使臣巡檢弄的藩侯守令有所推諉。當將巡檢使臣一齊廢除專委集節鎮州縣管理緝捕等事以專責任。再說北漢主自從兵敗回國憂憤成病漸漸沈重將國事交給兒子承鈞辦理。延至十二月身故大臣派人赴遼告哀。遼主册命承鈞爲北漢皇帝改名鈞字劉鈞當下嗣位。奉表向遼謝恩自稱男某。遼有詔書稱之爲兒皇帝好在劉鈞爲人素來謹慎勤政愛民因此境內還算安靜。到了第二年春天遼人屢次來侵擾河北仗着他的

弓馬嫻熟。忽來忽去。又無藩籬限制。住在城外的人。被他搶劫喪命的不少。當時朝廷有人提議。說是深州冀州一帶。有條葫蘆河。長有數百里。可惜日久凝淺。如果將河挖深了。便可以攔阻遼人馬匹。使他衝不過來。周主下詔命王彥超韓通帶兵役挑浚葫蘆河。並在李晏口築起一道長城。留兵駐守。又召張藏英入朝。問他備邊的政策。藏英下去具了一道本章。繪成圖說。詳陳地形要害。某處應該置斥堠。某處應該添守兵。說得瞭如指掌。又請就邊地招募壯士。從豐給餉。自己願任統領訓練之責。周主覽奏大喜。便授他爲沿邊巡檢使。藏英到任數月。募得千餘人。日日操練。遂成精兵。王彥超韓通動工之後。幾次被遼人圍困。都虧了藏英馳往解救。纔得完工。遼人被殺傷的不少。不敢再來。河南百姓才得安息了。周主又嫌大梁城中地方窄小。不像首都的體統。又擴充了一層外城。畫成圖樣。插好標誌。命工部等冬令農務清閒的時候再行動工。一到了春作農忙。卽行停止。放百姓回鄉耕種。等來年再來。一年不成。等兩年三年都不要緊。因此百姓不覺其苦。此時馮道已死。計算他一生。事過四朝。十個皇帝。非但不覺得愧疚。反以老成舊德自居。每到了喪君亡國的時節。他毫不爲意。好在總有新君來。不怕沒有官做。晚年自己做了一篇長樂老傳。將累朝所得階勳官爵寵賜物品都叙上去。誇示榮耀。豈知稍微有些見識的人。沒有不鄙薄他的。當時繼他任的乃是王溥。周主見國內兵精糧足。又動了進取之意。打算先從西蜀入手。謀取秦鳳兩州。命王溥保舉將才。王溥薦宣徽使向訓有謀有勇。周主便命向訓隨同鳳翔節度使王景起兵伐蜀。攻打秦州。蜀主未得信之先。已經秘密派人到北漢唐國兩處去。說周主年少氣盛。終日練兵聚餉。有併吞天下之志。我們三國須要聯兵抵制他纔好。兩國都應允了。不料未及出兵。王景大軍已經到了秦州。守將飛報上去。蜀主命李廷珪伊審微將兵出來迎敵。王景派裨將帶一千兵趨唐倉。先把他的歸路截斷。軍心先驚惶起來。及至對壘。蜀軍大敗。秦州判官趙玘開城迎降。成階二州得信。也都先後來降。不費吹灰之力。已連得三州。王景向訓班師奏捷。百官都入朝叩賀。周主命在殿庭上設慶功宴。大排筵席。百官入座。周溥先斟滿了一杯酒。送到王溥面前道。這回成功。都是你舉帥的。

功勞。王溥謝恩。接杯一口飲乾。然後分班入座。開懷暢飲。再說西蜀那邊李廷珪伊審微帶了殘兵回去。入朝請罪。蜀主道。勝敗兵家常事。一概免議。一面修書向周求和。周主拆書見他用平行禮。並無服輸之意。置之不睬。又暗中調兵去打鳳州。蜀節度使王環閉城拒守。派人去勸諭。終不肯投降。坐守了幾個月。纔將城打破。王環同都監趙崇溥俱被擒住。裝入囚籠。解赴汴京。崇溥在路上絕食而死。周主召見王環。喝命左右鬆綁。爲着他有志不降。當面獎勵一番。授爲右驍衛將軍。王環感激知遇。願効力圖報。這年十一月。周主命李穀爲淮南前軍都部署。王彥超爲副將。督同侍衛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員大將。領兵五萬伐南唐。原來唐主爲人性情溫柔蘊藉。最好文學。詩詞歌賦無所不精。有了餘暇。更歡喜調絲品竹。但有一樣不好。講起話來。無論何事。總要人順着他說。怕聽逆耳之言。因此左右都是一班諂佞小人。政事還會弄得好麼。自從前年取了建州。又破了湖南。更加驕傲。以爲從此兵出無敵。也有併吞天下的志願。所以前次李守貞慕容彥超兩次舉兵造反。他都出師觀望。想乘機取事。又分遣兩個能言善辯的使臣。一個赴遼。一個赴北漢。約他們合力共圖中國。遼主面子上雖然贊成。其實不過貪圖他的金帛。虛與往來。那裏肯出過一個兵。這回唐主聽說周人大舉來伐。命劉彥貞爲都部署。帶二萬人馬直赴壽州把守。皇甫暉姚鳳共帶三萬人馬屯紮定遠。又叫了鎮南節度使宋齊邱星夜回金陵。商議退敵之策。這邊李穀到了正陽。造成一道浮橋。渡過淮河。王彥超與劉彥貞在壽州城下相遇。彥貞大敗。進城固守。此時吳越王錢俶見周主善政流行。國勢正盛。連忙遣使到大梁上表進貢。周主下詔叫他出兵幫助攻唐。使臣回去奏知。吳越王那敢不遵。當時同宰相吳程商量。吳程道。我國與唐常州境地毘連。出兵最近。臣願領兵攻打常州。元德昭在旁諫道。周主的話固然不敢不從。但唐也是大國。不可輕動。萬一我們的兵進了唐境。周軍反遲遲不到。豈不危險麼。還請斟酌萬全才好。吳程志在邀功。那裏肯聽。帶兵直攻常州。唐主得信。派柴克宏爲右武衛將軍奔往援救。吳程已經破了常州外城。一意向前。不提防柴克宏掩旗息鼓。先偷劫他的營寨。四面放火。吳程只得退兵還救。城中兵又追出。內外夾攻。吳

越兵大敗。斬首萬餘級。吳越王奉表奏知周主。周主心裏很是不安。當即下詔。定期次年正月。御駕親征。先派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爲前站清道。先赴正陽。元宵一過。周主便從大梁啓鑾。且說李穀在壽州城下圍攻了幾個月。城中多方守備。迄不稍懈。又派了劉彥貞移兵來救。李穀只得退保正陽。劉彥貞本是驕貴慣的。因門第官至鎮帥。毫無謀略。當下看見李穀退走。以爲自己的威名把他嚇退了。在馬上哈哈大笑。用馬鞭一指。令部下直追上去。不到正陽不許停止。劉仁贍同池州刺史張全約再三諫阻。說周兵正在強盛。其中必有詭詐。不可深入。恐蹈危險。彥貞道。你們怕他。請先回去。照這樣畏首畏尾。還能上戰場麼。說着把馬加上一鞭。揚揚得意的去了。到得正陽。正碰着李重進渡過淮來。全隊的生力軍。好像潮水一般。湧將上來。彥貞如何抵敵得住。只得勉強支持。戰了不上十合。被重進一刀砍於馬下。其餘將士都驚慌起來。內中有威師朗等數員。都是唐國著名的勇將。也被重進指揮健兒生擒過來。其餘士卒紛紛四散。抱頭逃命。被周軍趕上去。一個個同切瓜割菜一般。頃刻尸橫遍野。血流成渠。檢點首級。不到兩萬。也有一萬八千多個。張全約只得收拾餘衆。奔往壽州。劉仁贍飛報上去。一面請兵援救。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可憐江淮一帶百姓。過慣了承平日子。那裏曉得兵革。當下得信。遠近震驚。扶老攜幼。遷徙一空。周主這邊論功行賞。升李重進爲都招討使。李穀判壽州行府事。此時壽州尙未打破。周主親至城下。督同諸軍四面圍困。又叫把正陽的浮橋移到下蔡來。周主親自督工。橋成之後。命趙匡胤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姚鳳得信。又逃往滁州。將大橋拆斷。閉門自守。豈知匡胤騎的是龍馬。臨流一躍。早跳了過去。部下兵士也都跟着到了城下。皇甫暉弄得手足無措。只得哀求道。我與你兩面不過各爲其主。往日無冤。近日無仇。請你等我擺好下了陣勢。你再來打好麼。匡胤聽了這無賴的聲口。不覺大笑起來道。好好。你快去擺來。我總等你就是了。皇甫暉無奈。捱了許久。只得支撐了出來。匡胤突陣過去。軍士當着便死。碰着便亡。好像鷄鷹抓小雞一樣。早到門旂下。將皇甫暉生擒過來。姚鳳見了。正想改裝逃遁。被匡胤輕舒左臂。也擒了過來。遂進了滁州。唐主聞報。遣人奉表到軍前求和。自稱唐皇帝。

願以兄事周主。周主置之不理。唐主更怕起來。看見屢次出兵不利。深恐就此亡國。因選了兩個能言善辯之士。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再去求和。正是

敵愾於今無灌絳。退兵惟有仗儀秦。

要知周主能否罷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扮僧裝留守棄地

去帝號唐主求和

却說鍾謨李德明到了周主御營。周主早明白他們來意。命軍中先陳列了兵仗。刀鎗耀日。戈戟如林。然後叫兩人進見。兩人早嚇得面如土色。近前行禮。周主喝道。你家國主自稱唐室苗裔。應該曉得禮義。與別國不同。才是。今與我國止隔一水之遙。從來不見他打發一個使臣來通訊。倒跑海外去結交契丹。舍近就遠。棄華取夷。是何道理。你們兩人平日以蘇秦張儀自居。想來遊說我罷兵麼。那就錯打了主意了。須知我不是六國昏庸之主。由着你們縱橫擺佈。用口舌建功勞。趕緊回去告訴你們國主。真能悔過。立刻到帳前磕頭謝罪。我便饒了他。否則我帶領兒郎們拿金陵權當做遊戲場。借府庫做賞稿。那時可不要後悔。鍾謨李德明都嚇的汗流浹背。退了下去。周主等了幾天。仍無信息。又打聽的揚州那邊。唐人毫無準備。便叫韓令坤帶輕兵偃旂息鼓的去襲取他。令坤得令。鴉默雀靜的到了揚州。但見城裏城外市廛櫛比。圍圍如林。居民像穿梭似的往來。正是貿易繁盛的時候。做夢也沒有想到有敵兵到來。令坤帶了幾員戰將。都騎着馬。一直闖進城去。拉着一個百姓。問他留守衙署在那裏。這人倒被他嚇了一跳。連忙站住。將他上下一打量。見他是軍官模樣。還道是金陵有什麼公事來的。忙陪笑道。軍爺初到此地。無怪你不認得。我們這城裏地方寬大。我領你去便是。說着就在前引導。令坤等在馬上隨後跟着。果然轉了幾個灣子。早看見兩根旂杆高高矗起。已到留守府門前。先謝了這百姓。叫他自去。然後打起大周的旂號來。叫人進去。

通報。叫留守趕緊出來交割。這人見來勢不善。嚇得屁滾尿流的跑了進去。此時只有副留守馮延魯在署。日長無事。正請了延壽寺的和尚來下圍棋消遣。當下聞報。都嚇得索索的抖。這和尚早鑽進牀底下去。還算馮延魯不愧副留守。膽量稍微大些。一想城中所有的只得幾十個老弱殘兵。器械大半鏽壞。所存的不够三日之糧。戰無可戰。守無可守。如何是好。當下情急智生。向管門的說道。你去請來人在門外稍等。我就更衣出來見他。管門的下去。他便趁這功夫。將和尚拖了出來。叫他將自己頭髮剃去。又叫和尚脫下一件罩袍來。披在身上。這和尚也想不到百忙中剃度了一個徒弟。傳了他的衣鉢。暗自好笑。回頭見延魯向他說道。你還不走等什麼。說着早叫家人開了後門逃了出去。和尚只得跟了他走。其餘上上下下都逃得東零西散。這邊令坤在門前等得不耐煩。大喝一聲。闖了進來。看見前後門戶洞開。連個人影兒都不見。曉得已經逃遁。料道走得不遠。忙派部下四出追趕。少頃但見擒了兩個和尚進來。認得一個便是延魯。喝命囚在軍中。那個真和尚當下釋放。一面出示曉諭百姓各安職業。不必驚恐。唐主得信。想起揚州離泰州不遠。那邊人馬更少。守備空虛。還有讓皇楊氏家族都住城裏。萬一他乘勢作起亂來。或者有人借他的名號復辟。深爲可慮。當下派了園苑使尹延範去把楊氏家族。不問男女老少。一齊搬到潤州。指定地方居住。潤州軍隊尚多。可以就近監察。延範領命下來。想起這差事徒勞跋涉。毫無好處。而且戴着偌大的風火。辦得好也是有過無功。但因上命差遣。不敢違拗。躊躇了幾天。只得到部裏請了二百人馬。預防意外。帶着去了。到得泰州。見了讓皇。宣佈旨意。讓皇只得遵命。聚齊家屬。擇日動身。延範一看。早又雙肩緊皺。原來楊氏族衆單是男丁已有六七十人。婦女小兒更加一倍。還有男女僕婢。總算起來約有三百多人口。再加上行李。沿途水陸並進。雇車叫船。受累不淺。倘若有個疏虞。如何是好。況且他是從前一國之主。人心自然歸向他。萬一在路上造起反來。我如何是他敵手。不如將他家男子一齊殺死。單剩些婦女幼孩。就好擺布了。一來我可以免許多辛苦。二來李氏國基也可以一勞永逸。料着主上聽了也歡喜。我又可以借此邀功。主意已定。又怕這些兵丁不從。當下想了一

條毒計。先把管帶的幾個軍校叫過來吩咐道：「你們大家都是眷屬的。平日拿他幾兩銀子軍餉已經不够敷衍。現在還要出來當這苦差使。衝風冒雨。叫人實在看不過。我有意調劑你們。不知你們肯聽我話麼？」軍校都說：「得蒙格外體卹。感恩不盡。」延範道：「讓皇這回動身。帶的金銀細軟不少。只要把他拿過來。一世吃著不盡。衆人不等他說完。都搖手道：「這如何使得呢？」延範道：「我自有的道理。拿了他的非但不犯法。還有功勞呢。說着走上前一步。附着他們耳邊說道：「只要如此如此。說畢又大聲道：「事成之後。無論所得多少。我却分文不取。都隨你們俵分。至於主上那邊。自有我去擔當。你們不必顧問。衆人讒都答應了。照他計策行事。且說讓皇動身之後。頭幾天還算太平。這天走到一個荒野地方。四面都是森林。黑壓壓的一望無際。天氣已是日落西山的時候。前不巴村。後不着店。讓皇心裏早慌起來。回頭看看那二百護衛的兵丁。連一個都不見。正待問時。只聽見呼哨一聲。四面樹林裏躍出許多強人。個個都用粉墨塗了臉。手裏拿着明晃晃的尖刀。見了男子便砍。頃刻間楊氏六十幾個丁壯都被他殺淨。贖下些婦女嚇得哭做一團。那裏還顧得所帶的行李物件。早被這班強人揀好的馱在馬上。先到前路等候去了。延範躲在一邊。見這班婦女哭得甚是悲哀淒慘。出來假做好人。就近替他們報了地方官。將幾十個死尸備棺盛殮。另外派差將他們送到潤州。看官至此。大約都曉得這班強人。就是那二百護兵裝扮的。此刻早在前路等候。延範趕上前去。會在一處。逕回金陵去了。延範入朝覆命。捏造一片謠言。說是讓皇結交盜匪。約了一班強人在半途攔劫。奉他爲帝。舉旂起事。因此事機倉猝。不及奏聞。只得便宜行事。將楊氏男丁一併殺死。以絕後患。唐主見他言語支離。揆情度理。絕無此事。就這欺君的罪名。已經當斬。再加上擅將故君族滅。更是罪大惡極。喝命推下去腰斬。果然周師不久又取了秦州。光舒蘄三州。也不能固守。相繼迎降。周主又命朗州王遠出兵幫助攻唐。王遠奉詔不敢怠慢。卽日起了全部兵馬。旌旂耀日。金鼓連天。聲勢甚爲浩大。這天路過岳州。乃是他的屬境。團練使潘叔嗣老遠的出城迎接。趕忙預備供給。當晚王遠命在岳州下寨。叔嗣辦的酒席十分豐盛。其餘隨從人等。以及大小將士均有餽贈。

無奈這班人都是貪得無厭的。便任意需索起來。稍爲來的慢些。便叫鷲嫚罵。甚至舉手就打。王逵聽見問起來。又說上叔嗣許多壞話。王逵聽信一面之詞。當面將叔嗣申斥了一番。叔嗣愧憤交加。下來便向手下人道。現在他纔出兵。就擺出這種勢態。將來他如果打了勝仗回來。還有我們活的分兒麼。不如先下手爲是。當下帶了三千人馬去掩襲朗州。王逵得信。連忙退回援救。却被叔嗣先據了城。反賓爲主。王逵氣得三尸暴跳。親自踴馬殺過吊橋。被城上擂木砲石滾了下來。連人帶馬都被壓死。兵遂大敗。一大半都棄械投降。叔嗣便叫鳴金收軍。進城安民。當時便有勸他據守朗州。自稱鎮帥的。叔嗣道。我此次行軍。本爲著自己救死起見。原出於不得已。倘若貪戀他的土地官爵。豈不變成貪利犯上的小人麼。誰還能原諒我呢。下令整隊仍回岳州。一面派部下將吏到潭州去請周行逢來做主帥。行逢接事之後。有的說潭州那邊無人。何不就叫潘叔嗣去。作爲報答他呢。行逢道。叔嗣擅殺主帥。照犯上作亂辦起來。本來死有餘辜。不過因爲他請了我來。所以不忍馬上動手。本沒有什麼情可報答。現在如果將潭州給了他。豈不叫別人看起來。殺王逵都是我主使的麼。只有叫他來做個行軍司馬。看他有什麼伎倆使出來。便令幕府辦了筭子送去。叔嗣接到文書。果然大不滿意。推托有病。不肯到任。行逢道。這種跋扈的樣子。還能用麼。再不下手。又要來謀殺我快了。當下定計。推叔嗣爲武安節度使。叫他親自來府。有當面交代的話。一面却在兩廊下埋伏著刀斧手等。叔嗣一到。立刻拿住。宣佈罪狀。推出斬首。行逢便自稱武平留後。奉表告知周主。聽候調度。再說周主親征。到了淝橋。親自下馬拾起一塊石頭。帶到軍前。說是預備礮石之用。從官看了。那個敢偷懶。都下來每人拾一塊石頭帶在馬上。在壽春城濠邊紮下水寨。誓不攻破不止。唐主窘急。只有求和一法。又派了司空孫晟同禮部尚書王崇質到周主御營上表。請奉正朔。保守土地。孫晟臨動身的時候。向馮延巳道。這趟差使本來應該左相去的。但我若推辭。又怕負了先帝。只好聽命罷了。走在路上。曉得萬無生還之理。這天晚上。宿在驛站裏。翻來覆去。再也睡不着。只顧嘆氣。向王崇質道。你家裏親丁衆多。須要早些想法子安頓。我早盤算好了。拚着一死。無論如

何總須對得住先帝便了。到得周營。周主不等他們開口。叫都搥了。派四個太監押着。到壽春城下。令孫晟傳唐主命。叫守將劉仁瞻趕緊降周。仁瞻穿了盔甲。正在雉堞上巡城。朝下一看。認得是孫晟。在城上倒身便拜。孫晟擡起頭來。大聲喊道。劉將軍。你受李氏厚恩。務要死守。無論如何不可降敵。第一要緊。我此刻身不由己。不能多囑咐了。周主聽了大怒。喝命拖了回來。問道。我叫你去諭降。你爲什麼反勸他們死守呢。孫晟不慌不忙的答道。臣爲唐宰相。豈有教節度使外叛的道理。倘陛下有這種大臣。能容他麼。周主見他說得有理。放他回去。後來唐主見事不成。又派李德明孫晟到周軍。情願撤去帝號。割獻六州。每年輸白金一百萬兩。絹帛一百萬疋。請求退兵。周主嫌土地太少。非盡獻江北諸州不可。李德明道。容臣回去奏明唐主遵辦就是了。孫晟奏道。臣前次同王崇質一同來的。現在尙留軍中。此次願與他一同回去。周主也答應了。又下了一道詔旨。命他們帶給唐主。大概說是江北諸郡一到馬上退兵。至於帝號去不去。無關緊要。從來說的君子不爲己甚。你倘若不以爲然。也不必再遣使臣。各憑武力就是了。孫晟德明回去。將詔呈給唐主看了。唐主還要上表空言叩謝。德明在旁。將周主的威德竭力鋪張了一番。又說周軍兵馬如何強盛。我們萬敵不過。不如早些割了江北土地。還可保全一隅。唐主聽了。狠爲懊惱。宋齊邱又說德明的話。幫助外人。有意恫嚇。萬靠不住。況且周主志在併吞天下。縱然割地。不過安靜一時。如何能保他不再來。樞密使陳覺同副使李徽古平日也與孫晟李德明兩人不對。趁此便奏德明等有意賣國求利。唐主大怒。因孫晟尙在周軍未回。先命將德明斬首。一面派御弟齊王景達爲諸路兵馬元帥。出兵抵禦周師。命陳覺爲監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表奏道。陛下用到親王。可謂親信極了。大兵盡歸調遣。責任可謂重了。還要派監軍使何用。不是徒然掣肘麼。唐主那裏肯聽。景達帶兵動身。渡過江去。離六合二十餘下寨。原來唐主先聽說秦州失守。已經派了大將陸孟俊帶兵去收復。孟俊一到。周兵棄城逃遁。孟俊又乘勝進攻揚州。韓令坤也想逃走。周主早料着這班人都靠不住。先派了趙匡胤帶兵去駐紮六合。阻止監察他們。匡胤一到。便下令。只要看見揚州兵有過六合的。先擒來

斬斷兩腿。令坤走在路上。曉得匡胤利害。縮了回去。閉城固守。纔把唐兵打退。現在部下將士打聽得唐兵離此不遠。下寨都想出去立功。匡胤道：「我們人馬不滿二千。原是爲堵截自己的軍隊來的。如過去擊敵軍。被他看出了虛實。一定大敗。不如等他來了。將機就勢。方能取勝。過了幾天。景達那邊等不得了。帶兵前來直攻六合。匡胤乘衆人勇氣可用。一鼓出迎。果然大獲全勝。唐兵被殺及投降的。約共五千多人。落水溺死的。還不在內。唐國精銳。損失十之七八。正是

有謀有勇。以少勝多。一鼓作氣。不可蹉跎。
要知兩家最後勝利。下回分表。

第二十九回

仗大節孫晟報國

造戰艦周主破唐

却說周軍雖在別處打過幾回勝仗。但壽州圍了年餘。終不能破。將士失亡也就不少。用費更不待言了。未免得不償失。而且糧草遠道輸運。時常斷絕。周主便有班師之意。有人來報說。渦口新造的浮橋完工。周主又親到渦口去了一趟。又要想到揚州去。范質等苦諫。說是兵士們已經疲乏。再加上糧食缺少。萬不可再勞動。說時流淚不止。周主纔下令還大梁。一切戰陣攻取的事。都交給李重進主持。唐主那邊聽說周主已去。屢次添兵。員外郎朱元因奏事。曆陳用兵的方略。唐主見他說得有本有原。以爲真是名將。便派他帶兵去收復江北諸州。朱元出兵不到三個月。果然把舒和蘄三州都收了回去。原來內中有個緣故。朱元適逢其會。並不是他有什麼特別的本領。唐人向來有一種苛法。乃是用茶鹽向百姓掉換米穀布帛。定了官價。不問百姓願意不願意。名爲博徵。民間吃了虧。沒處去伸訴。又在淮南興辦營田。大半強佔。因此心中怨恨。已非一日。所以周師一到。都捧了牛酒去歡迎歸附。誰知周軍將帥毫不顧卹。只曉得俘掠婦女。強奪貨財。百姓大爲失望。都灰了心。想着天下做官在上的。沒有一個可靠。到

東到西。總是一個師傅傳授的。只會拿我們當做魚肉。不如還是聚集山林去做強盜。倒還有些道理。可憐他們又不曾打造戈矛。只得拿些耕田的鋤鍤。當做兵器。拿些破紙爛布糊厚了。當做鎧甲。當時人都喚他做白甲軍。好在他們人心齊一。遇着打起仗來。奮勇向前。再加上道路熟悉。因此周師去征服他們。一連打了幾次。敗仗。却轉無可奈何他。但是這班百姓烏合之衆。沒有糧餉。不能持久。剛巧朱元兵到。他們見是父母國的人。所以立刻歸服。朱元得手。大有破竹之勢。淮南節度使向訓見事不妙。上疏請將廣陵兵馬併力助攻壽春。周主批准。向訓便把府庫封好。交給主管人看守。帶兵離了汴地。滁州守將得信。也仿照辦理。棄了城池。都來聚集壽春城下。唐師這邊只有齊王景達駐紮濠州。老遠的做個聲援。軍政全由陳覺做主。他只曉得擁兵保護自己。雖有五萬人馬。決無出戰之意。將吏們都怕他威嚴。沒有一個敢問他的。監軍的好處沒有見。害處却先見了。且說周主將唐使者孫晟鍾謨帶到大梁。甚爲優待。時常叫進宮中談話。有時宴會臣僚。便命兩人坐近御前。說說笑笑。勸他們多飲幾杯。無意中談到唐國閑事。孫晟總處處謹慎。不肯亂道。但說是唐主怕陛下神武過人。只有謹慎事奉。再不敢有二心。周主一刻之間也抓不着他的錯處。後來前敵諸將中有張永德與李重進不和。永德密表參奏李重進受了唐主的賄賂。所以不肯盡力攻戰。周主正在信任重進。不肯信他的話。重進不知有此事。依然常到永德營中談笑飲宴。坦然無疑。永德倒慚愧起來。意見也就渙然水釋。唐主得信。怕他們和好了於自己不利。寄了一封蜡書招誘重進。想離開他們軍心。重進拆開一看。裏面都是辱罵周主的話。牽連着先世。任意污蔑。重進不敢存留。連忙原封奏進京去。周主將孫晟叫來。把信丟給他看道。你說唐主無二心。這是小國事大國的道理麼。孫晟毫無恐懼。正色說道。兵不厭詐。軍旅之間。如何能講求禮節。臣只曉得不辱君命。請陛下早些賜死。便是臣卸肩之日了。周主道。你既然談到軍事。不知你國中現有多少兵馬。糧草可以支持幾年。詳細奏來。或者可以放你回去。重見故主。孫晟低頭不答。問急了。便推說不知。周主也不肯逼迫他。命都承旨曹翰送孫晟到右軍巡院去住。慢慢騙他的實話。過了幾天。曹翰又備了

酒菜來。假作知己。左一杯右一杯的將孫晟灌醉了。互傾心腹。海闊天空。無話不談。獨有問到國事軍情。孫晟始終一句不漏。曹翰本是奉了命令來的。站起來從懷中掏出詔書向孫晟道。有旨賜相公死。孫晟神色不改。命從人拿上衣冠袍帶來。慢慢的穿戴好了。朝着南面遙向唐主磕了幾個頭。口中說道。臣謹以死報國。早有行刑的進來。將他押赴市場斬首。還有跟來一百多人。一齊殺死。獨有鍾謨却早做了周朝的官。授爲耀州司馬。過了些時。周主想起孫晟一片孤忠。可憐可敬。深悔不該殺他。已是無可如何。倒把鍾謨叫進京升爲衛尉少卿。這是後話。却說唐齊王景達見周師久圍壽州。非決一勝負不可。派大將邊鎬朱元每人帶兵兩萬。往救壽州。務將周師打退。兩人得令。那敢怠慢。直奔紫金山下寨。此地離壽州不過十餘里。紮了十四座大營。與城中遙遙相對。白晝舉旂。夜間烽火。都可以看得見的。又築了一條甬道運糧。綿亘數十里。糧草堆積如山。聲威可算盛了。無奈周軍這邊早有了準備。李重進連打幾次勝仗。唐軍大敗。死五千人。兩座大寨也被重進奪去。劉仁瞻在城中憤不能平。連夜出城來見齊王景達。請調邊鎬進去守城。自己出馬決一死戰。景達不以爲然。仁瞻悶悶而回。從此滿懷抑鬱。病倒牀上。他有个最小的兒子。名叫崇諒。現在只有十六歲。是仁瞻平日最鍾愛的。未免嬌慣了些。因久困圍城。氣悶不過。趁着父親有病的時候。顧不到他。想到親戚家去遊玩幾天。這天夜裏看見月明如晝。他便帶了兩名小廝。叫了一隻小船。渡過淮去。正在蕩漾中流。胸襟開朗。得意的時候。遇着兩個巡邏的小校。上前盤詰。小廝將來歷說了。小校道。奉老將軍令。無論何人。不准渡過淮去。任憑你是小將軍。也須遵奉軍令。崇諒無可如何。只得聽他們押了回來。叫開府門稟報仁瞻。仁瞻大怒道。我的軍令。別人都還謹守。你倒先冒犯起來。這種逆畜。要來何用。喝命推出腰斬。說罷。惟恐有人來求情。先叫把中門關上。麾下這些將官。都是曉得仁瞻脾氣的。又正在病中。肝火旺的時候。那個敢來央求。只有監軍使周廷構得信之後。三步當兩步的走進來。想說情。但見中門緊閉。喊了半晌。無人敢開。便在中門外大哭起來。仁瞻置之不睬。廷構無法。想着婦人總是憐愛幼子的。又去求夫人搭救。碰着這位薛氏夫人。也是深明大義。

的。隔着一重門簾說道。崇諒是妾親生的兒子。豈有不憐愛他的。肯叫他身首異處。無奈軍中法令爲重。做官名節要緊。今日如果放了他。將來老將軍怎樣管別人呢。我劉氏豈不成了不忠的罪人。妾與將軍有何面目再與諸君相見呢。反命左右去催着趕緊行刑。頃刻間血淋淋的人頭獻了上來。薛夫人撫了慟哭。吩咐備棺成殮。豐厚治喪。從此全軍感泣。威令更加整肅了。原來周軍所以不及唐軍的緣故。就在這水軍。所以圍了兩年功夫。壽州不能下。周主深以爲恨。前次從壽春回去。便在汴梁城西汴水旁邊。搭了棚廠。造了幾百條戰船。用唐地帶回來的降兵來教練。數月之後。教會了水戰。駕駛着戰船在水面上縱橫出沒。收放自如。比唐兵還要勝些。次年三月。桃花浪暖。周主又下詔親征。車駕從大梁動身。命王環帶了戰船。也從水路進發。沿着潁水入淮。唐人見了。纔驚惶起來。到了中旬。周主大駕直抵壽春城下。親自穿了甲冑。在紫金山南駐紮。命趙匡胤領了大隊。直攻唐軍大寨。唐軍不能支持。一半棄寨逃走。匡胤又將他的甬道拆斷。唐主首尾不能相顧。截成兩段。朱元帶領殘兵萬餘人。攀繫投降。餘衆沿河紛紛潰散。像遭了雨的螞蟻一般。向東逃竄。周主親自督同幾百馬隊。與諸將士分兩岸追趕。唐兵連殺死生擒投降。溺水。總算起來。有四萬人之外。劉仁瞻在枕上得着敗信。接連暈厥幾次。景達陳覺自己願命要緊。奔回金陵去了。周主叫把大軍都陳列在壽州城北門外。昭示威嚴。劉仁瞻此時早已不省人事。由着監軍使周廷構作主。寫了一道降表。仍用唐清淮節度使劉仁瞻出面。還恐周主不信。命幾名夫役將仁瞻連牀榻抬出城去。直到周主營前。可憐仁瞻隨他們擺布。已是失了知覺。如同死人一般。周主敬重他爲人忠義。再三慰勞。賞賜甚厚。親自下來。揭開衾被。撫視一番。叫趕緊抬回城去養病。將府庫兵甲。不過大略點驗一番。改在下蔡爲州治。一面下詔說是劉仁瞻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可有幾個能够比他。改授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仁瞻聞詔當天便死了。周主聞奏。又追賜爵彭城郡王。命將清淮軍改名忠正軍。以彰仁瞻大節。永留紀念。唐主得信也甚傷悼。追贈太師。周主班師。四月回到大梁。進宮之後。問起左右近來都中可有什麼新奇的事。左右道。只有洛陽十阿父恃勢橫行。百姓受

害不淺。聽說柴守禮爲了點小事。與人口角。弄出人命來了。周主連忙喝住。不許再往下說。原來這柴守禮乃是周主的親父。周太祖當時既養柴榮爲子。叫他與本生那邊斷絕關繫。無論何人不許提起。及至後來太祖故後。柴榮便承受了他的基業。心裏雖然明曉得是守禮所生。爲着難於處置。也就不敢承認。只拿守禮當舅父看待。授爲光祿卿。却又不好當庭受老子的跪拜。叫人勸他致仕回去。仍照原品加陪支給俸祿。至於守禮那邊。自以爲親生兒子。做了當今皇帝。自然尊貴無極。看着地方長官如同奴隸。住在洛陽。便結交了王溥。王晏。韓令坤的幾位老封翁。年紀都不相上下。都是靠了兒子勢力。恣意橫行。百姓見了。老遠就避開。呼爲十阿父。提起來沒人不曉得。其中大約守禮更加放肆些。這迴索性弄出人命來了。地方官吏那裏敢拿他。只好拿出些錢來。貼給苦主。作爲私和了事。周主更樂得裝聾做啞。這且慢表。周主趁這閒暇時候。命廷臣制定刑律。討論禮儀。考正鐘律。轉瞬已是半年有餘。十一月又下詔自領大兵伐唐。先從濠泗兩州進攻。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來降。周主騎了匹馬。親自巡視城下。下令軍中不許騷擾百姓。濠州團練使郭廷謂聽了。先派人來上表。說是臣本應早降的。但家眷都在江南。若是不去設法。勢必爲唐主所誅戮。請陛下暫緩進兵。等臣派人回去請示。唐主如果不能出兵援救。那時就不能怪我了。周主笑着答應。廷謂果然派急足到南京。不久回來說。唐主無兵可派。廷謂便命參軍李廷鄒趕辦降表。廷鄒道。將軍既受了國家重寄。就該與城同存亡。怎好藉口沒有救兵。未戰先降呢。我篋中只有露布的稿子。沒有降表的稿子。廷謂大怒。喝命手下人拔出刀來。逼着他寫。廷鄒將筆丟在地下。大罵道。大丈夫只知以死報國。豈有替奸賊作降表的道理。話未說完。廷謂手起刀落。一顆頭早滾在地下。到底找別人寫下降表。出城投降。周主受了。又商量進攻楚州的計策。廷謂上前說道。未將新降。尙未立功。願去衝打頭陣。周主便派他帶了濠州兵去攻天長。另派指揮使武守琦帶兵直奔揚州。纔到高郵。唐人得信。料着不能守。將揚州百姓都驅迫着渡過江去。然後放火將所有官府廳宇居民廬舍盡付一炬。又過了幾天。周兵纔到。周主又聽說秦州沒有守備。也去佔據了。周主又想起從前幾次

打仗爲着水師不及唐軍。吃了多少虧。現在有那新造的幾百隻戰艦。何不拿來試一試。便叫從淮水開到長江裏來。無奈被北神堰阻住。不能前進。派人沿江察看。算來算去。只有鑿開鶴水。才能通這條道。又叫人去估工。回來奏說。爲着地形不便。非但勞民傷財。且非曠日持久不可。周主道。那有這等事。人不可以先存畏難之見。凡事都不能成了。騎了匹馬。親自跑到河邊。周圍看了一遍。揩點着從何處開挖。如何程工。果然不上半月。事半功倍。早已將鶴水鑿通。幾百艘大艦順流而下。都到了江裏。一字排開。唐人見了。這一驚非同小可。都當做有神靈護佑。從空飛下。正是

大陸方驚金鼓震。浮江又見軸轅來。

要知周主如何破唐。下回自見交代。

第三十回

地割江北唐主稱臣

兵變陳橋趙家一統

却說周水師渡江之後。每戰必勝。周主親到揚州。駐紮迎鑾鎮。遣水師四出征討。唐主得信。深恐周主就此南渡。金陵便不能保守。要想求和。又恥於降號稱藩。只得派陳覺到軍前上表。說是唐主已經知罪。情願將大位傳給太子冀。叫他遵奉中國號令。不敢違背。當淮南只剩了廬舒蕪黃四州。尙歸唐有。陳覺到了軍前。見周兵旌旗蔽野。蓬帳連綿。曉得斷難抵擋。便向周主說。現已派人回去。叫唐主再上一表。盡獻四州之地。以江爲界。但求饒恕。不必再動干戈。周主見他說得可憐。不免動了惻隱之念。便向陳覺道。朕起兵本意。原只爲取江北。現在你們國主既然舉國來降。朕沒有不答應的。便寫了封復信。叫陳覺帶回去。信上寫着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好。所稱願獻四州土地。具見誠意。當飭有司。歸入版圖。君子不爲己甚。儘管放心。唐主又上表。自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地。懇祈俯納。此外另輸貢品數十萬。以爲犒師之費。從此江北都歸周有。共得十四州。六十縣。周主又復信給唐主。說是大兵已退。

可以不必傳位。唐主又上表謝恩。因爲避周諱。改名景字。下令撤去帝號。自稱國主。一切天子儀制大加降損。革去年號。用周正朔。又因爲當初主張拒敵中原的。都是馮延巳嚴績陳覺的計策。將三人一同革職。周主方纔班師回朝。利了次年四月。想起南方雖平。北鄙尙未收復。乃下詔伐遼。仍是御駕親征。命親軍都虞侯韓通等帶領水陸各軍先行動身。韓通得令。先從滄州開水道直至遼境。在乾甯軍南面紮駐大寨。將所有潰壞堤防修繕完整。開游口三十六個。遂通瀛莫兩州。過了幾天。周主鹵簿到了滄州。卽日帶步兵數萬人向遼境進發。因爲經過的地方不是通行大路。乃是新闢的捷徑。所以民間都不曉得。甯州刺史王洪見大兵壓境。措手不及。只得舉城迎降。周主進城休息數日。下詔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趙匡胤爲水路都部署。自己坐了龍船到益津關。遼守將終廷輝也開門迎降。過關之後。水路漸漸狹窄了。御舟不能通過。遂改由陸路前進。趙匡胤奮勇當先。所過瓦橋關等處守將姚丙斌劉楚信等都望風降附。到了五月裏。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又帶兵隨後趕到。軍威更盛。瀛州刺史高彥暉都不戰而降。於是自關以南均已平定。周主便在行宮召齊各路將帥。大開筵宴。席間商議進取幽州之策。諸將齊道。陛下離京屈指計算起來。不過四十二天功夫。不傷一兵。不折一矢。已將燕南之地全歸掌握。這真是鏢今震古未有的奇功。現在聽說敵兵都屯在幽州北面。似宜暫緩深入。爲是。周主聽了。大爲掃興。宴罷。便催著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行出馬。據住固安。御駕也趕到安陽水。下令造起橋來。過渡。看看天色漸晚。恐來不及。只得仍回到瓦橋住宿。誰知樂極悲來。當夜周主便起了病。進征的話。遂作罷論。次日大將孫行友到營前來稟報。攻破易州。擒了遼刺史李在欽來獻。周主下令綁赴軍市斬首。又詔改瓦橋關爲雄州。益津關爲霸州。命韓令坤陳思讓分投把守。奏凱回朝。到了大梁。早有唐主派來的使臣鍾謨入貢。等候多時。周主立命入朝覲見。問他道。你們國裏近來可曾招募兵丁。預備戰守麼。鍾謨連忙奏稱不敢。既然一心服事大國。豈有再懷二心之理。周主正色道。這話不是這等說。從前雖然是仇敵。現在和好了。便算一家一樣。我同你們國主大義已定。自然不必爾詐我虞。但一個人在世上。是說不

定的。況且到了後世子孫手裏。那個還保得定怎樣。你回去趕緊告訴你國主。趁我在著時候。把城牆修繕堅固。甲兵也添製些。要害地方多駐些守兵。不要貽後悔纔好。鍾謨回去。直個奏明唐主。才把全城各門修理完備。各處有類敗的。也都添補了些。又招了兵去戍守。這且慢表。却說周主的病漸漸不起。從前宰相屢請封諸皇子爲王。周主因爲功臣兒子都還沒有加恩。心總不安。等到現在纔封宗訓爲梁王。年紀只有七歲了。這天又把殿前都點檢張永德撤任。換了趙匡胤爲殿前都點檢。永德乃是太祖駙馬。既屬至親。又有勳勞。衆人頗覺詫異。細打聽起來。纔曉得周主病中多疑。此次征遼南旋的時候。在路上觀看文書。忽然在文書箱裏。得着一枝三尺來長的木板。上面題着點檢作天子五個字。周主看了。非常納悶。當時放過一邊。分付左右不許張揚。到京後想起張永德威望隆重。未免有些嫌疑。所以纔有這番更調。這天周主自己曉得不起。召范質等進宮受顧命。周主伏枕說道。王着乃是我藩邸舊人。伺候我最久。人心誠實可靠。我死之後。務必用他做宰相。范質當面只得唯唯聽命。退了去向同列道。主上這真可算亂命了。王着爲人雖然讀過兩句書。酸氣撲鼻。終日閑遊浪蕩。有了錢便入醉鄉。諸事置之度外。這種人如何能叫他做宰相。好在主上這話只有你我曉得。我們只要隱瞞起來。只做沒有這件事。切不可洩漏要緊。同列一一答應。當日周主便崩了。諸臣奉宗訓卽位。以趙匡胤爲歸德軍節度使。當下無事。到了次年春天。忽然鎮定兩州發起一種謠言。說是北漢又聯合了遼兵。要來犯邊。漸漸成了事實。兩州守將只得飛章告急。朝議派趙匡胤帶了大兵。前往抵禦。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帶領所部前軍先已動身。這時候中外臣民爲着主上年紀幼小。又調動大兵外出。人心本已惶惑不安。一班武將暗中都懷着推戴匡胤之意。於是都城內外。又起了一種謠言。說是等到大軍臨啟行這天。便要冊點檢作天子。這種沒頭沒腦的謠言。衆人也不暇研究明白。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居然個個信以爲真。恐怕臨死不免擾亂。都扶老攜幼。紛紛逃避。外面雖然鬧的烟霧漫天。只有內廷却安然不知。如同做夢一般。還在那裏預備元宵點綴景物。正月十三這天。大軍出發。軍校苗訓素來懂得天文的。走在路上。看見

大陽底下。又生出一個太陽來。搖搖晃晃。四面都是黑影擁護着。連忙指給匡胤親信小吏楚昭輔看道。這是天命。應該如此。你還不相信麼。昭輔假做不解。胡亂答應。當天晚上。駐紮在陳驕驛。將士聚集在一起商量道。主上年幼。不懂事。咱們此次冒險出去打仗。就是用盡平生氣力。戰勝攻取。有誰曉得。不如真個應了謠言。冊點檢作天子。然後再朝北去打仗不遲。衆人都一致贊成。扞了花押。公推都押衙李處耘將軍中意見。詳細告知匡胤兄弟。供奉官都知趙匡義。同歸德軍掌書記趙普。兩人得信。將部下將佐先布置停妥。人不解甲。馬不卸鞍。環立伺候到天亮。一面派牙隊軍使郭延贊騎了匹快馬。直奔汴京。聯絡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托兩人運動內城軍隊。作內應。預備臨時不致阻礙。守信審琦本是歸心匡胤的。自然樂於從命。頃刻都接洽了。再說陳橋這邊。到了次日黎明。軍隊早已排齊隊伍。直逼匡胤寢帳。匡胤上一天晚上。纔赴了地方官的宴會。吃的爛醉。正在好睡。忽然聽的外面人喊馬嘶。不知何故。朦朧朦朧的伸出頭來。方要動問。只見匡義趙普喘吁吁的跑進來。將衆人預備的計策說了一遍。匡胤才伸了個懶腰。坐了起來。從帷幕縫中望過去。見了許多將校環立中庭。手裏都露着明晃晃的兵器。大聲喊道。諸將無主。願請太尉做皇帝。替我們作主。匡胤未及答言。早有兩個將校。拿着一件黃袍。披在自己身上。餘人見了。走上一步。跪倒地下。口呼萬歲。不由分說。前呼後擁。掖着匡胤上馬。回汴梁。匡胤攬住馬轡頭說道。你們撥弄我上場。無非爲的各人貪戀富貴。但此後須要聽我的號令行事。否則我決不能做你們的傀儡。衆人下馬。齊聲說道。願請吩咐。匡胤道。此去到了京城。頭一件太后同周主。都是我北面伺候過的。不可有絲毫驚犯。第二件公卿百官。都是我的比肩同寅。不許欺負。第三件朝市府庫。都是公家財產。不許搶掠。是這樣子。事成之後。各有重賞。不然的時候。我可也不能饒恕。衆人暴雷價一聲。都答應了。這纔排起隊伍前進。果然格外整齊嚴肅。第二天便進了汴城。先派楚昭輔騎馬到自己家裏。安慰家人。不必驚恐。一面派客省使潘美到政府去見執政。說明此次來意。原來宮裏早朝還沒有完事呢。得了警信。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沒了主意。范質握了王溥的手說道。這事我們

大錯。當初倉猝遣將。未免失於斟酌。說話時指爪掐進王溥掌心。鮮血淋漓。幾乎透出手背。王溥嚇得不敢出聲。連痛也忘了。只有侍衛都指揮使韓通。素性忠猛。與匡胤誓不兩立。此時聞信。倉皇跑出殿門。要想回去召集官兵。盡力抵禦。被軍校王彥昇看見。想借此邀功。跟在後面追趕。韓通手無寸鐵。三步當兩步的跨進家門。回手來關門時。早被彥昇趕上一脚。踢了進來。舉刀便把韓通砍於地上。妻子出來救護。也被彥昇一刀一個。一齊殺死。彥昇割下三顆首級。報功去了。單說匡胤進了明德門。命甲士暫且歸營。自己也退到公署休息。將士們早把范質簇擁了來。匡胤一見。揮淚說道。我受世宗厚恩。萬無違背之理。這件事。實在是被六軍逼迫。無可奈何。現在事已至此。實無顏面。對着天地。你看怎樣是好呢。范質未及答言。列校羅彥瓌在旁聽了。拔劍在手。大聲喝道。我們沒有主人。不能做事。今日須要拿出天子來給我。其他都可隨後再議。范質等嚇得手足無措。不知怎樣纔好。王溥見機。先降階朝匡胤行了大禮。范質不得已。也跟着跪下磕頭。遂同聲勸進。請匡胤到崇元殿行禪讓禮。派人遍告滿朝文武。已牌時分。陸續到齊。各按品級入班伺候。宰相忽然想起禪詔還沒有撰擬。又驚惶起來。只見翰林承旨陶穀走上來。道。學生却僭擬一篇在此。未知可能用得。說着已從袍袖中摸了出來。衆人大喜。接來看了一遍。沒有不妥之處。就此用了。此時早有宣徽使過來。導引着匡胤上殿。仍朝北面跪了。聽受宣讀禮畢。退了下來。到暖閣裏更換袞衣冕旒。然後命侍臣扶掖升殿。即皇帝位。是爲宋太祖。當下降旨。封周主爲鄭王。上殿謝恩。又封符太后爲周太后。搬到西宮去住。大赦天下。改元建隆。又遣使臣分投遍告郡國藩鎮。各人加官進爵。有差。未幾鎮州來報說。北漢兵本來要來犯邊。得信之後。帶兵回去了。後周自太祖起。傳了兩代。共得九年。五代演義至此。便算告了結束。華山有個得道的隱士。名叫陳搏。聽說宋太祖登極。舉手加額說道。天下從此太平了。當時天下尙分五國三鎮。到了乾德元年。先收了荆南湖南兩鎮。三年平蜀。開寶四年滅南漢。八年滅南唐。太平興國四年滅北漢。吳越王獻地來歸。天下從此乃歸一統。正是

南征北討爲誰忙。
孤兒寡婦最堪傷。

五代紛紛夢一場。
覆轍厓山本已張。

點檢居然作天子。
千古葫蘆依樣畫。

有人執挺長降王。
何須黃雀笑螳螂。

